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孟子全译

eBOOK
网络资源 非同凡响

前 言

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，一百多年后，由于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变得更丰富了，更系统了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苑囿里，终于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。

孟子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中期邹（今山东省邹县）人，大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，在世八十多年。其父早逝，他从小得力于母亲教导和环境熏陶，热爱学习毫不松懈。一生崇拜孔子，自称：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，可说是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。学成之后，面对百家纷争、天下征战的局面，他一方面与杨、墨诸家学说激烈论战，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、滕、齐、梁诸国，向他们阐述“仁政”主张。由于当时“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，以攻伐为贤”，他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，被人视为“迂阔于事”，遭到诸侯的拒绝。于是他更重于设帐授徒，把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作为人生一大乐趣。到了晚年更是专心于著述讲学，写成传世的重要著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关于《孟子》的作者，历来有争论，一说是孟子自著，一说是其弟子共同记述。我们还是同意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中的说法：“（孟子）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即是说，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参与了著述。从全书思想内容和论辩风格的一致性来说，孟子亲自执笔的可能性更大些，至少他也是个润色审订者。

孟子继承了孔子“仁”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。他的“仁”主要体现在政治上，主张通过施行“仁政”去统一天下。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：一是“制民之产”，即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，让他们不饥不寒，养生丧死而无憾。二是“与民同乐”，要统治者注意民心向背，体恤民意，赢得民心。三是“谨庠序之教”，建立人伦规范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。孟子认为“仁政”的核心是“保民”，只有施行“仁政”才能无敌于天下。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，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，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。孟子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，对残害百姓的君王，他痛加指斥，认为可废可弑。这旷古未有的议论，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，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。

孟子不但讲“仁”，也强调“义”。“义”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。孟子把“义”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。利义相比，应轻利取义；生死关头，也要舍生取义。“义”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，但利义选择问题，永远存在。因此孟子的利义观影响深远，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。

“性善”、“性恶”论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。孟子是“性善”论者。他说：“人性之善也，人皆有之；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他把“性善”具体阐述为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这“四心”，认为对应这“四心”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，而是“我固有之”的，但他又说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，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，才能得到。这就是“反求诸己”。其实，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，在长大的过程中，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，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。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，但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。

孟子的“人格”论影响深远。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。主张做人要做有“浩然之气”的“大丈夫”。怎样蓄积“浩然之气”，那就是：一要持志养气，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；二要“动心忍性”，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；三要“存心养性”，就是要清心寡欲。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。浩然之气的“大丈夫”，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，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：“懂得了这个词汇，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。”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二册）

孟子的教学思想也值得后人重视。他认为学习成绩不决定于天资的高低，而决定于学习的态度，他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，告诫学生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。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，不应该“揠苗助长”。他又继承孔子“因材施教”的原则，提出“教亦多术”，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、不同的教学目标，都要因人而异。孟子又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。他有句名言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”就是要求学生不轻信、不盲从书上结论或前人之说，通过积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《孟子》一书在文章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。孟子可以说是个雄辩家。他能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，能用不断的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，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，能用有力的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论点。因此《孟子》文章，总体上具有明快练达，酣畅犀利，气势磅礴的风格特点，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我们在为《孟子》注译的过程中，主要参考了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孟子注疏》，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，清人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，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今人杨伯峻先生的《孟子译注》，同时还参阅了一些大陆和港台注本。我们的注译原则是，广搜博采，会同比较，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，选出我们认为最能表达原文的解释、最恰当的词语、句式。在前人误释或难解之处，我们不因袭旧注含混而过，而是重新考证，作出新的解释。我们着力于译，全书以直译为主，少用意译，以便尽可能减少译文失误，避免以己意掺入文意，同时给初学文言者提供方便。语言力求符合语境、人物、文章风格等，注重简洁晓畅。限于学识和能力，这些原则未必都能做到，文中错误定所难免，殷切期盼专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本书的大部分译注工作由马智强同志承担。

梁惠王上

共七章

(一) 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“老先生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大王，您为什么定要说到那利呢？只有仁义就够了。大王说‘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？’大夫说‘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？’士人平民说‘怎样有利于我自身？’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，那国家就危险了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杀掉国君的，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，杀掉国君的，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，不算是差不多了，如果轻义而重利，他们不夺取（国君的地位和利益）是绝对不会满足的。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，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。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，何必谈利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梁惠王上：《梁惠王》是《孟子》第一篇的篇名，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一样，原无篇名，后人一般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。《孟子》共七篇，东汉末赵岐为《孟子》作注时，将每篇皆分为上、下，后人从之。 梁惠王：即战国时魏惠王魏罃，前369—前319年在位。魏原来都城在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，因秦国的压力，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故魏也被称为梁，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。“惠”是其死后的谥号。 仁义：“仁”是儒家的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，是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，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。“义”，儒家学说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。 大夫：先秦时代职官等级名，国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级。家：大夫的封邑。封邑是诸侯封赐所属卿、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（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），又称采(cì)地。 乘：音shèng，量词，一车四马为一乘。当时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，一辆兵车由四匹马拉，车上有一名武装战士，后有若干步兵。古代常以兵车的多少衡量诸侯国或卿大夫封邑的大小。 餍：满足。

(二) 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站在池塘边上，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，一面问道：“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

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麀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，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，也不会（真正感受到）快乐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文王规划筑灵台，基址方位细安排，百姓踊跃来建造，灵台很快就造好。文王劝说不要急，百姓干活更积极。文王巡游到灵囿，母鹿自在乐悠悠，母鹿肥美光泽好，白鸟熠熠振羽毛。文王游观到灵沼，鱼儿满池喜跳跃。’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，但人民却高高兴兴，把他的台叫做灵台，把他的池沼叫做灵沼，为他能享有麀鹿鱼鳖而高兴。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，所以能享受到（真正的）快乐。《汤誓》中说：‘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？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！’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，（他）纵然拥有台池鸟兽，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？”

【注释】 《诗》：即《诗经》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本只称诗，儒家列为经典，故称《诗经》，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，共三百零五篇，分为风、小雅、大雅、颂四类。本章所引为《大雅·灵台》。 王：此指周文王姬昌，殷王纣时的诸侯，子武王伐纣，灭殷。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。《尚书》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，是儒家经典之一。《汤誓》这一篇，记载商汤讨伐暴君夏桀的誓词。传说，夏桀曾自比太阳，说太阳灭亡他才灭亡。本章所引是百姓诅咒夏桀的话。 时：这。害：同“曷”，何时的意思。 女：同“汝”，你。

（三）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真是够尽心的了。河内发生灾荒，就把那里的（一部分）百姓迁移到河东去，把粮食运到河内去赈济。河东发生灾荒，我也这么办。考察邻国的政务，没有哪个国君能像我这样为百姓操心的了。但是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，而我们魏国的人口并不增多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大王喜欢打仗，请让我拿打仗作比喻。咚咚地擂起战鼓，刀刃剑锋相碰，（就有士兵）丢盔弃甲，拖着兵器逃跑。有的逃了一百步停下来，有的逃了五十步住了脚。（如果）凭着自己只逃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逃了一百步的人，那怎么样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惠王说：“不可以，只不过后面的逃不到一百步罢了，这同样是逃跑呀？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

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懂得这一点，就不要指望魏国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。不耽误百姓的农时，粮食就吃不完；细密的鱼网不放入大塘捕捞，鱼鳖就吃不完；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，木材就用不完。粮食和鱼鳖吃不完，木材用不完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口、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百姓生养死丧没有什么遗憾，这就是王道的开始。

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五亩田的宅地，（房前屋后）多种桑树，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。鸡、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，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。一百亩的田地，不要占夺（种田人的）农时，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。搞好学校教育，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道理，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。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，吃上肉，百姓不挨冻受饿，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，是绝不会有的。

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途有饿莩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‘非我也，岁也’，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‘非我也，兵也’。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（现在，富贵人家的）猪狗吃着人吃的粮食，却不知道制止；道路上有饿死的尸体，却不知道开仓赈济；人饿死了，却说‘这不是我的责任，是收成不好’，这跟把人刺死了，却说‘不是我杀的人，是兵器杀的’，又有什么两样呢。大王请您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，（只要推行仁政）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您这儿来了。”

【注释】 河内：指黄河以北的今河南省沁阳、济源、博爱一带，当时是魏国的领土。 河东：指黄河以东的今山西省西南部，当时是魏国的领土。 兵：兵器。 数罟（Shuò gǔ）：密网。 洿（wū）池：大池。 庠序：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。 莩（piào）：饿死的人。

（四）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梁惠王说：“我乐于听取您的指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用木棍打死人跟用刀杀死人，（性质）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（孟子又问道：）“用刀子杀死人跟用苛政害死人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，为民父母，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厨房里有肥嫩的肉，马棚里有壮实的马，（可是）老百姓面带饥色，野外有饿死的尸体，这如同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！野兽自相残食，人们见了尚且厌恶，而身为百姓的父母，施行政事，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，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？孔子说过：‘最初造出陪葬用的木俑土偶的人，该会断子绝孙吧！’这是因为木俑土偶像人的样子却用来殉葬。（这样尚且不可，）那又怎么能让百姓们饥饿而死呢？”

【注释】 俑：古代用以殉葬的木偶或陶偶。在奴隶社会，最初用活人殉葬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劳动力渐被重视，后来便改用俑来殉葬。孔子不了解这一情况，误认为先有俑殉，后有人殉，故对俑殉深恶痛绝。

（五）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我们魏国，以前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的了，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。（可是）传到我手中，东边败给了齐国，我的长子也牺牲了；西边又丢失给秦国七百里地方；南边被楚国欺侮，吃了败仗。对此我深感耻辱，想要为死难者洗恨雪耻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百里见方的小国也能够取得天下。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，少用刑罚，减轻赋税，（提倡）深耕细作、勤除杂草，让年轻人在耕种之余学习孝亲、敬兄、忠诚、守信的道理，在家侍奉父兄，在外敬重尊长，（这样，）可以让他们拿起木棍打赢盔甲坚硬、刀枪锐利的秦楚两国的军队了。”

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他们（秦、楚）常年夺占百姓的农时，使百姓不能耕作来奉养父母。父母受冻挨饿，兄弟妻儿各自逃散。他们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，（如果）大王前去讨伐他们，谁能跟大王对抗呢？所以（古语）说：‘有仁德的人天下无敌。’大王请不要怀疑这个道理了。”

【注释】 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：指前343年马陵之战，齐威王派田忌、孙臆率军队救韩伐魏，大败魏军于马陵。魏将庞涓自杀，太子申被俘。 比：全，都。洒：同“洗”。

（六）孟子见梁襄王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孟子谒见了梁襄王，退出来后，对人说：“在远处看，他不像个国君，走到跟前也看不出他的威严。他突然发问道：‘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回答道：‘天下统一了就会安定。’（他问：）‘谁能使天下统一？’我答道：‘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使天下统一。’（他又问：）‘谁会归顺服从他呢？’我回答道：‘天下的人没有不归顺服从的。大王了解禾苗生长的情况吗？七八月间遇到天旱，禾苗就枯焉了。（假如这时候）天上忽然涌起乌云，降下大雨来，那么禾苗就又能蓬勃旺盛地生长起来了。果真这样，谁又能阻止它生长呢？当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好杀人的。如果有不好杀人的，天下的老百姓必然都会伸长了脖子期望着他了。果真这么做了，老百姓归顺他，就跟水往低处奔流一样，浩浩荡荡，谁又能阻挡得住呢？’”

【注释】 梁襄王：惠王子，名嗣，前318年—前296年在位。 由同“犹”，如同。

（七）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（称霸诸侯）的事情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、晋文公事情的，因此后世没有传下来，我也就没有听说过。一定要我讲的话，那就谈谈用仁德统一天下的道理好吗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宣王问：“仁德怎样就可以统一天下呢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，就没有谁能阻挡得住他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宣王问：“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做到爱抚百姓吗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可以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宣王问：“从哪里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龔曰，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在胡龔那里听说过这样一件事：（有一次）大王坐在堂上，有个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，大王见了，问：‘把牛牵到哪里去？’（那人）回答说：‘要用它祭钟。’大王说：‘放了它！我不忍心看它惊惧哆嗦的样子，像这么毫无罪过就被拉去杀掉。’（那人）问：‘那么就不要祭钟了吗？’大王说：‘怎么可以不要呢？用羊替代它！’不知是否有这件事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宣王说：“有这回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凭这样的心肠就足以统一天下啦！（用羊代牛祭钟）百姓都以为大王是出于吝啬，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啊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；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宣王说：“是这样，确实有这样议论的百姓。齐国虽然狭小，我怎么吝惜一条牛呢？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惊惧哆嗦的样子，毫无罪过就被拉去杀掉，所以才用羊去替代它的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不要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。用小羊换下大牛，他们哪能理解您的做法？（因为）大王如果可怜牲畜无辜被杀，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宣王笑着说：“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？我并非吝惜钱财而以羊换牛啊。也难怪百姓要说我吝啬了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没什么关系，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方式呢，（因为当时您只）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啊。君子对于禽兽，看到它们活蹦欢跳的，就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；听到它们哀叫悲鸣，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。正因为这样，君子要把厨房安在离自己较远的地方。”

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宣王高兴地说：“《诗》中说：‘别人想什么，我能猜得出。’正像说的老先生啊。我做了这件事，反过来推求为什么这么做，自己心里也闹不明白。先生这番话，使我心里有点开窍了。这样的心理之所以符合王道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如有个人向大王禀告说：‘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，却举不起一片羽毛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，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。’大王会相信这话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宣王说：“不会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如今（大王的）恩惠足以施行到禽兽身上了，而功德却体现不到百姓身上，偏偏是什么原因呢？显然，一片羽毛举不起来，是因为不肯用力气；一车的柴禾看不见，是因为不肯用目力；百姓不被您爱抚，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。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，是不去做，而不是不能做啊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宣王问：“不去做和不能做的表现形式，凭什么去区别呢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用胳膊挟着泰山跳越北海，对人说：‘我不能办到。’这是真的不能。给年长的人弯腰行礼，对人说：‘我不能办到。’这就是不去做，而不是不能做。所以，大王没有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，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越北海一类；大王没有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，这是属于为长者弯腰行礼一类。”

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，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（孟子又说：）“敬爱自己的长辈，进而也敬爱别人的长辈；爱抚自己的孩子，进而也爱抚别人的孩子。（这样）天下就可以在掌心随意转动（要统一它就很容易了）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先给妻子做榜样，再给兄弟好影响，凭这治家和安邦。’是说要把这样的用心推广到各个方面罢了。所以，如果广施恩德就足以安抚天下，不施恩德，连妻子儿女也安稳不住。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远远超过一般人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善于将他们所做的推广开去罢了。现在（大王的）恩德已施行了禽兽身上，而功德却体现不到百姓身上，偏偏是什么原因呢？称一称，然后才知道轻重；量一量，然后才知道长短。万物都是这样，人心更是如此。大王请认真地考虑考虑吧！难道大王要兴师动众，使将士们身陷危险，同别的国家结下怨仇，然后心里才痛快吗？”

王曰：“否，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宣王说：“不，对此我有什么痛快的呢？我想借此来实现我最大的心愿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可得而闻与？”

孟子问：“大王的最大心愿可以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宣王笑而不答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孟子问：“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口腹享受吗？轻软温暖的衣服不够身体穿着吗？艳丽的色彩不够眼睛观赏吗？美妙的音乐不够耳朵聆听吗？左右的侍从不够使唤吗？这些，大王的臣下都足以供给，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吾不为是也。”

宣王说：“不，我不为这些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，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那么，大王的最大心愿可以知道了，就是想扩张疆土，使秦国楚国来朝拜，君临中原、安抚四周的民族。（不过，）凭您的做法去追求实现您的心愿，真好比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宣王说：“像这么严重吗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只怕比这还严重呢！上树捉鱼，虽然捉不到鱼，不会有后患。按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心愿，费尽心力去做了，到头来必定有灾祸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宣王问：“（道理）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孟子说：“邹国跟楚国打仗，大王认为谁会获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宣王说：“楚国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。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孟子说：“是这样，小的一方本来不可以同大的一方敌对，人少的本来不可以同人多的敌对，势力弱的本来不可以同势力强的敌对。天下千里见方的地方有九块，齐国的土地截长补短凑集在一起，占有其中的一块。靠这一块地方去征服其他八块地方，这同邹国跟楚国打仗有什么两样呢？（大王）何不回到（行仁政）这根本上来呢？如果现在大王发布政令、施行仁政，使得天

下做官的人都想到大王的朝廷里任职，农夫都想到大王的田野里耕作，商人都想到大王的市场上做买卖，旅客都想从大王的道路上来往，各国痛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来向您诉说。果真做到这样，谁能阻挡大王统一天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慙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宣王说：“我脑子昏乱，不能进到这一步了。希望先生辅佐我实现大志，明白地教给我方法。我虽然迟钝，请让我试一试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”

孟子说：“没有固定的产业，却有稳定不变的思想，只有士人能做到。至于百姓，没有固定的产业，随之就没有稳定不变的思想。如果没有稳定不变的思想，就会胡作非为，坏事没有不干的了。等到犯了罪，然后用刑法处置他们，这就像是安下罗网坑害百姓。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理的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所规定的百姓的产业，一定要使他对上足够奉养父母，对下足够养活妻儿，好年成就终年能吃饱，坏年成也能免于饿死。这样之后督促他们一心向善，百姓也就乐于听从了。”

“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”

“而现在规定的百姓的产业，上不够奉养父母，下不够养活妻儿，好年成也还是一年到头受苦，坏年成还避免不了饿死。这（就使百姓）连维持生命都怕来不及，哪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？”

“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大王想行仁政，那么何不返回到根本上来呢？五亩的宅地，（房前屋后）栽上桑树，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。鸡、狗、猪等禽畜，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，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。一百亩的田，不要占夺农时，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了。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说明孝顺父母、敬重兄长的道理，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。老年人穿上丝棉吃上肉，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，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，是从来不会有的。”

【注释】 齐宣王：战国时齐国国王田辟疆，前319年—前301年在位。 齐桓、晋文：齐桓公，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小白，前685年—前643年在位，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晋文公，春秋时晋国国君姬重耳，前636年—前628年在位，春秋五霸之一。 衅钟：古代一种祭祀仪式。新钟铸成后，杀牲取血，涂在钟的缝隙处。 馼馼（hú sù）：因恐惧而发抖的样子。 说：同“悦”。

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。以上三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。刑：同“型”，示范。寡妻：嫡妻，正妻。家邦：大夫的封邑，诸侯的封国。盍（hé）：何不。

梁惠王下

共十六章

(一) 庄暴见孟子，曰：“暴见于王，王语暴以好乐，暴未有以对也。”曰：“好乐何如？”

庄暴来见孟子，说：“我被齐王召见，齐王告诉我，他喜爱音乐，我没有话回答他。”庄暴问道：“喜爱音乐怎么样？”

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！”

孟子说：“（如果）齐王非常喜爱音乐，齐国恐怕就有希望了！”

他曰，见于王曰：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

后来的某一天，孟子被齐王接见，问（齐王）道：“大王曾对庄暴说喜爱音乐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王变乎色，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

齐王（不好意思地）变了脸色，说：“我不是喜爱古代先王的音乐，只是喜爱世俗的音乐罢了。”

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几乎！今之乐由古之乐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，齐国恐怕就有希望了！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齐王说：“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曰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

孟子问：“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，哪一种更快乐？”

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

齐王说：“不如同别人一起欣赏快乐。”

曰：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

孟子问：“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，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，哪一种更快乐？”

曰：“不若与众。”

齐王说：“不如同很多人一起欣赏快乐。”

“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籥之音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鼓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请让我为大王谈谈音乐。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，百姓听了大王钟鼓的声音，箫笛的曲调，全都头脑作痛，眉头紧皱，互相议论说：‘我们君王喜爱音乐，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样的极点？父子不能相见，兄弟妻儿离散。’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，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，看到旗帜的华美，全都头脑作痛，眉头紧皱，互相议论说：‘我们君王喜欢打猎，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样的极点？父子不能相见，兄弟妻儿离散。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不和百姓共同快乐的缘故。”

“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籥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鼓乐也？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”

“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，百姓听到钟鼓的声音，箫笛的曲调，都欢欣鼓舞，喜形于色，互相议论说：‘我们君王大概没什么病吧，不然怎么能奏乐呢？’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，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，看到旗帜的华美，都欢欣鼓舞，喜形于色，互相议论说：‘我们君王大概没什么病吧，不然怎么能打猎呢？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和百姓共同快乐的缘故。如果大王能和百姓共同快乐，那就能称王于天下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庄暴：齐国大臣。 王：指齐宣王。 管籥(yuè)：古管乐器名。籥，似笛而短小。 蹙頞(cù)：蹙，紧缩；頞，鼻梁。蹙頞，形容愁眉苦脸的样子。 羽旄：鸟羽和旄牛尾，古人用作旗帜上的装饰，故可代指旗帜。

（二）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见方，有这事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孟子答道：“在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。”

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

宣王问：“竟有这么大吗？”

曰：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百姓还觉得小了呢。”

曰：“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

宣王说：“我的园林四十里见方，百姓还觉得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刍菟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民同之，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，然后敢入。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；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，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，割草砍柴的可以去，捕鸟猎兽的可以去，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，百姓认为太小，不也是很自然的吗？我初到齐国边境时，问明了齐国重要的禁令，这才敢入境。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，杀了其中的麋鹿，就如同犯了杀人罪；这就像是在国内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，百姓认为太大了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”

【注释】 囿：古代畜养禽兽的园林。

（三）齐宣王问曰：“交邻国有道乎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，文王事混夷。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勾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国。《诗》云：‘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’”

孟子答道：“有。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，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，文王曾侍奉混夷。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，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，勾践曾侍奉吴国。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，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；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，是畏惧天命的人。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，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畏惧上天的威严，才能得到安定。’”

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

宣王说：“讲得太好了！（不过）我有个毛病，我喜欢勇武。”

对曰：“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曰：‘彼恶敢当我哉！’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！《诗》云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

安天下之民。《书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宠之，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。按着剑、瞪着眼说：‘他哪敢抵挡我！’这是平常之人的小勇，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。大王请把它扩大开去！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文王勃然发怒，于是整军备武，挡住侵犯莒国的敌人，增我周朝的威福，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。’这就是文王的勇武。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上天降生万民，为他们设君主，立师长，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，天下有罪和无罪的，都有我在（处罚或安抚他们），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分？’有一个人横行天下，武王就感觉到耻辱。这就是武王的勇武。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。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，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！”

【注释】 汤事葛：汤，即商朝的创建者成汤。葛，古国名，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。“汤事葛”，其事详见本书《滕文公下》第五章。 混夷：即昆夷，殷末周初西戎国名。 大（tài）王：也作“太王”，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，周族首领。獯鬻（x nyù）：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周称玁狁（xi ny n），秦汉时称匈奴。 勾（g u）践：春秋时越国君主。前494年，越被吴打败，勾践屈辱事吴，后卧薪尝胆，发愤图强，终于灭掉吴国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。 莒：殷末国名（此从赵岐说），非西周分封、前431年为楚所灭的莒国。 以上五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。 以上六句为《尚书》逸文，伪古文《尚书》放入《泰誓上》篇。 一人：指殷纣王。周武王起兵伐纣灭殷。

（四）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 。王曰：“贤者亦有此乐乎？”

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。宣王问道：“贤人也有这种快乐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有。人不得，则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，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答道：“有。人们得不到这种快乐，就要抱怨他们的君主了。得不到就抱怨他们的君主，是不好的；作为百姓的君主却不与百姓同乐，也是不好的。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，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；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，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。乐，同天下人一起乐，忧，同天下人一起忧，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，是从来不会有的。”

“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：‘吾欲观于转附、朝舞，遵海而南，放于琅邪；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？’晏子对曰：‘善哉问也！天子适诸侯曰巡狩。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述职者，述所职也。无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夏谚曰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今也不然，师行而粮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。睚眦胥谗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饮食若流；流连荒亡，为诸侯忧。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，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，从兽无厌谓之荒，乐酒无厌谓之亡。先王无流连之

乐、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’

“从前，齐景公问晏子道：‘我想去游览转附、朝儻两座山，然后沿着海边往南，一直游览到琅邪；我要怎样修养才能和先王的巡游相比呢？’晏子答道：‘问得好啊！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叫巡狩。所谓巡狩，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。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。所谓述职，就是汇报履行职守的情况。都没有无事外出的。春天视察耕作情况，补助（种子、耕力）不足的人；秋天视察收获情况，周济歉收的人。夏代的民谚说：“我王不出来巡游，我们哪会得到休息？我王不出来视察，我们哪会得到补助？巡游视察，成为诸侯的榜样。”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出巡时兴师动众，征集粮食，使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，劳累的人不得休息。人人侧目而视，个个怨声不绝，百姓就会作乱造反。（这样的巡游）背逆天意，祸害百姓，吃喝浪费如同流水；流连荒亡，成了诸侯的忧患。从上游顺流玩到下游，乐而忘返，这叫流；从下游逆水玩到上游，乐而忘返，这叫连；打猎不知尽兴，这叫荒；喝酒不知满足，这叫亡。先王没有流连的享乐、荒亡的行径。只看您怎么做了。’

“景公悦，大戒于国，出舍于郊。于是始兴发补不足。召大师曰：“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！”盖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是也。其诗曰：‘畜君何尤？’畜君者，好君也。”

“景公听了十分高兴，在都城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然后离开官室搬到郊外住。接着就开仓救济穷人。又召来乐官，吩咐道：‘给我作一首君臣同乐的乐曲！’大概就是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这两首吧。其中有句歌词说：‘畜君有什么过错？’‘畜君’就是爱护君主的意思。”

【注释】 雪宫：齐宣王的离宫（正宫之外临时居住的宫室）。 齐景公：春秋时齐国君主姜杵臼，前547年—前490年在位。晏子：即齐国著名贤臣晏婴。 转附、朝儻：都是山名。 琅邪（yá）：山名，在今山东胶南县南，面临黄海。 慝（tè）：恶。 《徵（zh）招》、《角招》：古代乐曲名。

（五）齐宣王问曰：“人皆谓我毁明堂，毁诸？已乎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人家都建议我毁掉明堂，毁掉它呢，还是不毁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”

孟子答道：“明堂是（施行仁政的）王者的殿堂。大王如果打算施行仁政，就不要毁掉它了。”

王曰：“王政可得闻与？”

宣王说：“仁政的道理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对曰：“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无妻曰鳏，老而无夫曰寡，老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《诗》云：‘哿矣富人，哀此茕独！’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，农民只抽九分之一的税；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，关卡和市场（对商人）只稽查不征税；湖泊池沼不设禁令，（任人捕鱼；）惩办罪人不牵连妻儿。年老无妻叫鰥，年老无夫叫寡，年老无子叫独，年幼无父叫孤。这四种人是天下最困难而又无所依靠的人。文王发布政令、施行仁政，必定先照顾这四种人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富人的生活是称心啦，要怜悯这些孤独无依的人！’”

王曰：“善哉言乎！”

宣王说：“说得好啊！”

曰：“王如善之，则何为不行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觉得好，那么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？”

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货。”

宣王说：“我有个毛病，我爱财。”

对曰：“昔者公刘好货，《诗》云：‘乃积乃仓，乃裹糗粮，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张，干戈戚扬，爰方启行。’故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囊也，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公刘爱钱财，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粮食积聚满囤仓，筹足干粮装囊囊。团结安定声威扬。箭上弦弓开张，干戈斧钺都带上，于是启程奔前方。’这就是说，留守故土的人粮食满囤仓，迁徙新地的人带足干粮，然后才启程远行。大王如果爱财，能和百姓共同享用，那么实行仁政有什么困难的呢？”

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”

宣王说：“我还有个毛病，我好色。”

对曰：“昔者大王好色，爱厥妃。《诗》云：‘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。’当是时也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太王也好色，宠爱他的妃子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古公亶父，清晨骑马奔驰，沿着西边水滨，到了岐山脚下，带着宠妃姜氏女，来勘察可建宫室的地方。’在那时候，内无找不到丈夫的女子，外无打光棍的单身汉。大王如果好色，（同时）也让百姓都有配偶，那么，实行仁政会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明堂：周天子东巡时接受诸侯朝见的地方，在泰山脚下。 岐：地名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。相传周太王古公亶父自豳（陕西旬邑迁此建邑，成为周族居住之处。 以上两

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。笱(g)，同“可”。公刘：周族早期首领，曾率部落从邠迁至豳，周族从此兴旺起来。囊、囊：盛东西的口袋。以上七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。以上六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。

(六) 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，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”

孟子对齐宣王说：“假如大王有个臣子，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，自己到楚国去游历，等他回来时，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，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？”

王曰：“弃之。”

宣王说：“抛弃他！”

曰：“士师不能治士，则如之何？”

孟子说：“司法官管不好他的下级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王曰：“已之。”

宣王说：“罢免他。”

曰：“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宣王扭头去看左右的人，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。

(七) 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王无亲臣矣，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”

孟子谒见齐宣王，说：“所谓故国，不是说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，而是说要有世代（与国家休戚相关）的臣子。现在大王没有亲信的臣子了，过去任用的人，现在不知哪里去了。”

王曰：“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？”

宣王说：“我怎样识别哪些人没有才干而不任用他们呢？”

曰：“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，可不慎与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，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

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，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国人杀之也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国君进用人才，如果不得已，将会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，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，对此能不慎重吗？（对于一个人，）左右侍臣都说他好，还不行；大夫们都说他好，也不行；全国的人都说他好，这才去考察他，见他确实是好，这才任用他。左右侍臣都说不行，不要听信；大夫们都说不行，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不行，这才考察他，见他确实不行，这才罢免他。左右侍臣都说可杀，不要听信；大夫们都说可杀，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可杀，这才考察他，见他确实可杀，这才杀掉他。所以说，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。这样，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。”

（八）齐宣王问曰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有诸？”

齐宣王问道：“商汤流放夏桀，武王讨伐商纣，有这些事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。”

曰：“臣弑其君，可乎？”

宣王问：“臣子杀他的君主，可以吗？”

曰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；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败坏仁的人叫贼，败坏义的人叫残；残、贼这样的人叫独夫。我只听说杀了独夫纣罢了，没听说臣杀君啊。”

【注释】 汤放桀：桀，夏朝最后一个君主，暴虐无道。传说商汤灭夏后，把桀流放到南巢（据传在今安徽省巢县一带）。 武王伐纣：纣，商朝最后一个君主，昏乱残暴。周武王起兵讨伐，灭掉商朝，纣自焚而死。

（九）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为巨室，则必使工师求大木。工师得大木，则王喜，以为能胜其任也。匠人斫而小之，则王怒，以为不胜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学之，壮而欲行之，王曰：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，则何如？今有璞玉于此，虽万镒，必使玉人雕琢之。至于治国家，则曰：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，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？”

孟子谒见齐宣王，说：“建造大房子，就一定要叫工师去寻找大木料。工师找到了大木料，大王就高兴，认为工师是称职的。木匠砍削木料，把木料砍小了，大王就发怒，认为木匠是不称职的。一个人从小学到了一种本领，长大了想运用它，大王却说：‘暂且放弃你所学的本领来听我的’，那样行吗？设想现在有块璞玉在这里，虽然价值万金，也必定要叫玉人来雕琢加工。至于治理国家，却说：‘暂且放弃你所学的本领来听我的’，那么，这和非要玉匠（按您的办法）

去雕琢玉石不可，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【注释】 工师：管理各种工匠的官员。 璞玉：未雕琢加工过的玉。 镒(yì)：古代重量单位，二十两（一说二十四两）为一镒。

（十）齐人伐燕，胜之。宣王问曰：“或谓寡人勿取，或谓寡人取之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。取之，何如？”

齐国攻打燕国，战胜了燕国。齐宣王问道：“有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，有人劝我吞并燕国。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五十天就打了下来，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。不吞并它，必定会有上天降下的灾祸。吞并它，怎么样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亦运而已矣。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吞并了，燕国人民高兴，那就吞并它。古代有人这么做过，武王就是这样。吞并了，燕国人民不高兴，那就不要吞并。古代也有人这么做过，文王就是这样。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百姓带着酒食来迎接大王的军队，难道有别的要求吗？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罢了。如果水更深，火更热，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。”

【注释】 文王是也：指周文王在三分天下有其二时，仍然服事商纣王的事。 箪食壶浆：用箪装着食物用壶装着酒浆。箪，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。

（十一）齐人伐燕，取之。诸侯将谋救燕。宣王曰：“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”

齐国攻打燕国，打下了燕国。别的诸侯国合谋去救燕国。宣王说：“很多诸侯谋划来攻打我，怎么对付他们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。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汤一征，自葛始。’天下信之，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，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‘奚为后我？’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也。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，诛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时雨降，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我后，后来其苏。’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，可不慎与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，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

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，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国人杀之也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我听说凭七十里见方的一大块地方就统一了天下的，商汤就是这样。没有听说凭着千里见方的一大块地方还怕别人的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商汤的征伐，从葛开始。’天下的人都信任商汤，他向东征伐，西边的民族就埋怨，向南征伐，北边的民族就埋怨，（他们埋怨）说：‘为什么（不先征伐我们这里，而要）把我们放到后头呢？’人民盼望他，如同大旱时节盼望乌云虹霓一样。（汤的军队到了一地，）赶集市的照常做买卖，种田的照常干农活。杀了那里的暴君，慰问那里的百姓，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，百姓欣喜若狂。《尚书》上又说：‘等待我们的君王，君王来了，我们就得到新生。’现在，燕国虐待它的百姓，大王去征伐它，百姓都以为会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，所以用竹筐盛了饭，瓦壶装了酒，迎接大王的军队。如果您杀戮他们的父兄，囚禁他们的子弟，毁坏他们的宗庙，搬走他们国家的宝器，那怎么办呢？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，现在齐国扩大了一倍的土地却不施行仁政，这就使得天下的诸侯要出兵攻打您了。大王赶快发布命令，把被抓的老人孩子遣送回去，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，同燕国人商量，选立一个新国君，然后撤离燕国，那么还来得及阻止（各国动兵）。”

【注释】 毁其宗庙：宗庙，天子、诸侯祭祀祖先的地方。国家保存，宗庙就得以保存。故“毁其宗庙”意味着灭其国家。 迁其重器：重器，古代君王所铸造的作为传国宝器的鼎之类。迁其重器，意味着灭亡其国家。 旄倪：旄，同“耄”，古时八十至九十岁称耄，这里泛指老人。倪，儿童。

（十二）邹与鲁哄。穆公问曰：“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诛之，则不可胜诛；不诛，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，如之何则可也？”

邹国与鲁国交战。邹穆公问孟子：“我的官员死了三十三人，而百姓没有一个肯为长官效死的。杀了他们吧，无法杀尽；不杀吧，又恨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死难而不去救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、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，而君之仓廩实，府库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：‘戒之戒之！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’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。君无尤焉。君行仁政，斯民亲其上，死其长矣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饥荒年头，您的百姓，年迈体弱的辗转饿死在荒山沟里，壮年人逃往四方，都快上千人了，然而您的粮仓里粮食满满的，库房里财物足足的，官员们没有一个向您报告（这些情况），这就是对上怠慢国君，对下残害百姓啊。曾子说过：‘警惕啊，警惕啊！你做出的事，后果会反加到你身上。’百姓从今以后可以反过来这样对待他们的长官了。您不要责怪他们了。（如果）您能施行仁政，百姓自然就会亲近他们的长官，愿为长官牺牲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邹与鲁哄：邹，国名，其地在今山东省西南，国都在邹（今邹县），后为楚所灭。鲁，国名，其地在今山东省西南部，国都在曲阜，前 256 年为楚所灭。哄（hòng），斗。几：将近，几乎。 曾子：即曾参，字子舆，孔子弟子。

（十三）滕文公 问曰：“滕，小国也，间于齐、楚。事齐乎？事

楚乎？”

滕文公问道：“滕国是个小国，夹在齐国和楚国的中间，侍奉齐国呢，还是侍奉楚国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。无已，则有一焉：凿斯池也，筑斯城也，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则是可为也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谋划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。一定要我说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：深挖护城河，筑牢城墙，与百姓共同守卫，百姓宁可献出生命也不逃离，这样就好办了。”

【注释】滕文公：战国时滕国国君。滕立国于西周初，其地在今山东滕县西南。

（十四）滕文公问曰：“齐人将筑薛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滕文公问道：“齐国要修筑薛城，我很害怕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择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为善，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强为善而已矣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从前，太王居住在邠地，狄人侵犯那里，他便离开，迁到岐山下居住。不是愿意选择那里居住，迫不得已罢了。（一个君主）如果能施行善政，后代子孙中必定会有称王于天下的。君子创立基业，传给后世，是为了可以继承下去。至于能否成功，那就由天决定了。您怎样对付齐国呢？只有努力推行善政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薛：国名，其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，战国初期为齐所灭，后成为齐权臣田婴、田文的封邑。邠（b n）：地名，在今陕西郴县。狄：即獯鬻，参看本篇第三章注。岐山：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。

（十五）滕文公问曰：“滕，小国也，竭力以事大国，则不得免焉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滕文公问道：“滕国是个小国，竭力去侍奉大国，却不能免除威胁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：‘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，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？我将去之。’去邠，逾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‘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从前，太王居住在邠地，狄人侵犯那里。（太王）拿皮裘丝绸送给狄人，不能免遭侵犯；拿好狗良马送给狄人，不能免遭侵犯；拿珠宝玉器送给狄人，还是不能免遭侵犯。于是召集邠地的父老，对他们说：‘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。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君子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害人。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？我要离开这里了。’于是离开邠地，越过梁山，

在岐山下建城邑定居下来。邠地的人说：‘是个仁人啊，不能失去他啊。’追随他迁居的人，多得像赶集市一般。

“或曰：‘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为也，效死勿去。’

“也有人说：‘（土地）是必须世世代代守护的，不是能自作主张的，拼了命也不能舍弃它。’

“君请择于斯二者。”

“请您在这两种办法中选择吧。”

（十六）鲁平公将出，嬖人臧仓者请曰：“他日君出，则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舆已驾矣，有司未知所之，敢请。”

鲁平公要外出，他所宠幸的近臣臧仓来请示，说道：“往日您外出，总是告诉有关的官员要去的地方。现在车马都已准备好了，官员还不知道您要去哪儿，因此冒昧请示。”

公曰：“将见孟子。”

鲁平公说：“要去见孟子。”

曰：“何哉，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？以为贤乎？礼义由贤者出，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。君无见焉！”

臧仓说：“您降低自己的身份主动去见一个普通人，是为什么呢？是认为他是个贤人吗？礼义的事是由贤人做出来的，然而孟子为母亲办丧事，超过了先前为父亲办丧事。您别去见他！”

公曰：“诺。”

鲁平公说：“好吧。”

乐正子入见，曰：“君奚为不见孟轲也？”

乐正子入朝见鲁平公，问道：“您为什么不去见见孟轲呢？”

曰：“或告寡人曰：‘孟子之后丧逾前丧’，是以不往见也。”

鲁平公说：“有人告诉我说：‘孟子为母亲办丧事超过了为父亲办丧事’，所以我不去见他。”

曰：“何哉，君所谓逾者？前以士，后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后以五鼎与？”

乐正子说：“您所说的超过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先前为父亲办丧事用土礼，后来为母亲办丧事用大夫之礼；先前办丧事用三个鼎，后来用五个鼎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谓棺槨衣衾之美也。”

鲁平公说：“不是的，是指棺槨衣物的华美。”

曰：“非所谓逾也，贫富不同也。”

乐正子说：“这不叫超过，是前后贫富不同的缘故。”

乐正子见孟子，曰：“克告于君，君为来见也。嬖人有臧仓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来也。”

乐正子去见孟子，说：“我告诉过国君，他打算来见您的，宠臣中有个叫臧仓的阻止他，所以国君最终没有来。”

曰：“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（道，）行得通，有某种力量促使它；行不通，有某种力量阻挠它。行和不行，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。我不能被鲁君信用，是天意啊。姓臧的小子怎能使我不被鲁君信用呢？”

【注释】 鲁平公：战国对鲁国国君姬叔，前316年—前297年在位。 乐正子：即乐正克，孟子弟子，当时在鲁国做官。 槨：外棺。衣衾（q n）：这里指死者入殓时所用的衣服被褥。 尼（nì）：阻止。

公孙丑上

共九章

（一）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复许乎？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如果您在齐国掌权，管仲、晏子那样的功业，能再次建立起来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曰：‘吾子与子路孰贤？’曾西蹴然曰：‘吾先子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’曾西赧然不悦，曰：‘尔何曾比予于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。尔何曾比予于是？’”曰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我愿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真是齐国人啊，只知道管仲、晏子罢了。有人问曾西说：‘你和子路相比，谁贤？’曾西不安地说：‘子路是我的先人所敬畏的人。’那人又问：‘那么你和管仲相比谁贤？’曾西顿时很不高兴地说：‘你为什么竟拿我同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是那样专一，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，而功业却是那样卑微。你为什么竟拿我同这个人相比？’”（孟子接着）说：“管仲那样的人是曾西不愿做的，而你以为我会愿意吗？”

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，晏子使他的君主扬名，管仲、晏子还不值得效仿吗？”

曰：“以齐王，由反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凭齐国的条件称王天下，真是易如反掌。”

曰：“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这个学生就更糊涂了。凭文王的德行，寿近百岁才去世，尚且没能（使仁政）遍及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承他的事业，这才（使仁政）遍及到天下。现在您说起称王天下，似乎很容易的样子，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？”

曰：“文王何可当也。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，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，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，皆贤人也，相与辅相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哪可以同文王相比呢。从商汤到武丁，贤圣的君主出了六七个，天下归顺殷朝很久了，久了就难改变了。武丁使诸侯来朝拜，统治天下，就像将它放在手掌中转动一样容易。商纣距武丁的时代不算长，（武丁时代）勋旧世家遗留的习俗，及当时流行的良好风气和仁惠的政教措施，还有留存下来的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，这些都是贤臣，一起辅佐他，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失掉天下。（那时，）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的疆土，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臣民，然而文王还是在百里见方的地方兴起，所以是很困难的。”

“齐人有言曰：‘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，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’今时则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：‘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’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”

“齐国人有俗谚说：‘虽然有智慧，不如趁形势；虽然有锄头，不如等农时。’现在（要称王天下）却是很容易的。夏、殷、周三朝兴盛时，土地没有超过纵横一千里的，而现在齐国有那么大的地方了；鸡鸣狗吠互相听到，一直传到四周的国境，齐国已经有那么多的百姓了。土地不必再扩大，百姓不必再招聚，施行仁政称王天下，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的。况且，仁德的君王不出现，没有比现在隔得更长的了；百姓受暴政折磨的痛苦，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。饥饿的人什么都吃不挑拣，干渴的人什么都喝不挑拣。孔子说：‘德政的流行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快。’当今这个时候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，百姓对此感到喜悦，就像在倒悬着时被解救下来一样。所以，事情只要做古人的一半，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，这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办到。”

【注释】 公孙丑：姓公孙，名丑，孟子弟子。 管仲：名夷吾，字仲，春秋初期政治家，曾任齐桓公的相，在齐国进行许多改革，增强了齐国的国力，辅佐齐桓公，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 曾西：名申，字子西，曾参之子。 子路：姓仲，名由，字子路，孔子弟子。 周公：姓姬，名旦，周武王之弟，因采邑在周（今陕西岐山北），称为周公。曾辅佐武王伐纣灭商，统一天下；后又辅佐成王，巩固了周初的统治。 武丁：商代帝王，后被称为高宗。 微子……胶鬲：微子，商纣王的庶兄，名启。微仲，微启的弟弟。王子比干，纣王叔父，因多次劝谏，被纣王剖心而死。箕子，纣王叔父。胶鬲，纣王之臣。 镃基：锄头。 置邮：驿站。

（二）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如果让您担任齐国的卿相，能够实行您的主张了，那么即使因此而建立了霸业或王业，也不必感到奇怪的了。如果这样，您动心不动心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我四十不动心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我四十岁起就不动心了。”

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如果这样，老师就远远超过孟贲了。”

曰：“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

孟子说：“做到这点不难，告子在我之前就做到不动心了。”

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

公孙丑问：“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？”

曰：“有。北宫黜之养勇也：不肤桡，不目逃；思以一豪挫于人，若捩之于市朝；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；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；无严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犹胜也；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’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黜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。北宫黜这样培养勇气：肌肤被刺不退缩，双目被刺不转睛；但他觉得，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，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鞭打了一般；既不受平民百姓的羞辱，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；把行刺大国君主看得跟行刺普通百姓一样；毫不畏惧诸侯，听了恶言，一定回击。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，他说：‘把不能取胜看作能够取胜；估量了势力相当才前进，考虑到能够取胜再交战，这是畏惧强大的敌人。我哪能做到必胜呢？能无所畏惧罢了。’（培养勇气的方法，）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黜像子夏。这两人的勇气，不知道谁强些，但孟施舍是把握住了要领。从前，曾子对子襄说：‘你喜欢勇敢吗？我曾经在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：反省自己觉得理亏，那么即使对普通百姓，我也不去恐吓；反省自己觉得理直，纵然面对千万人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的保持勇气，又不如曾子能把握住要领。”

曰：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，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“告子曰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。故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告子曾说：‘言论上有所不通，心里不必去寻求道理；心里有所不安，不必求助于意气。’心里有所不安，不必求助于意气，这是可以的；言论上有所不通，心里不寻求道理，这不可以。心志是意气的主帅，意气是充满体内的。心志关注到哪里，意气就停留到哪里。所以说：‘要把握住心志，不要妄动意气。’”

“既曰‘志至焉，气次焉’，又曰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’，何也？”

（公孙丑问：）“既说‘心志关注到哪里，意气就停留到哪里’，又说：‘要把握住心志，不要妄动意气’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”

孟子说：“心志专一就能调动意气，意气专一也能触动心志。譬如跌倒和奔跑，这是意气专注的结果，反过来也使他的心志受到触动。”

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

（公孙丑问：）“请问，老师擅长哪方面？”

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

孟子说：“我能识别各种言论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

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

（公孙丑说：）“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？”

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；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无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‘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长矣！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难说清楚啊。它作为一种气，最为盛大，最为刚强，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，就会充塞天地之间。它作为一种气，要和义与道配合；没有这些，它就会萎缩。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，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。如果行为有愧于心，气就萎缩了。因此我说，告子不曾懂得义，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。（对浩然之气，）一定要培养它，不能停止下来；心里不能忘记它，也不妄自助长它。不要像宋国人那样：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的人，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，对家里人说：‘今天累极了，我帮助禾苗长高啦！’他的儿子赶忙跑到田里去看，禾苗已经枯死了。天下不助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啊。以为（培养浩然之气）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，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；妄自帮助它生长的，就像拔苗助长的人，非但没有好处，反而危害了它。”

“何谓知言？”

（公孙丑问：）“什么叫能识别各种言论？”

“谗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”

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偏颇的言论，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；过激的言论，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；邪曲的言论，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；躲闪的言论，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。（这些言论）从心里产生出来，会危害政治；从政治上表现出来，会危害各种事业。如果有圣人再次出现，一定会赞成我所说的。”

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‘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”

（公孙丑说：）“宰我、子贡擅长言谈辞令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擅长阐述德行。孔子兼有这两方面的特长，（却还）说：‘我对于辞令，是不擅长的。’（老师既然说擅长识别言论，）那么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吧？”

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，孔子不居——是何言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唉呀！这是什么话！从前子贡问孔子道：‘老师是圣人了吧？’孔子说：‘圣人，我不能做到，我只是学习不觉满足，教人不知疲倦。’子贡说：‘学习不觉满足，这样就有智慧；教人不知疲倦，这是实践仁德。既有仁德又有智慧，老师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孔子尚且不敢自居——（你说我是圣人了，）这是什么话呀？”

“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。敢问所安。”

（公孙丑说：）“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特点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具备了圣人所有的特点，只是还嫌微浅。请问您处于哪种情况？”

曰：“姑舍是。”

孟子说：“暂且不谈这个问题。”

曰：“伯夷、伊尹何如？”

公孙丑问：“伯夷、伊尹怎么样？”

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(11)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处世的方法不同。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，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；天下

安定就入朝做官，天下动乱就辞官隐居，这是伯夷的处世方法。可以侍奉不好的君主，可以使唤不好的百姓，天下安定去做官，天下动乱也去做官，这是伊尹的处世方法。该做官就做官，该辞官就辞官，该任职长一些就任职长一些，该赶快辞职就赶快辞职，这是孔子的处世方法。（他们）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还做不到他们这样；至于我所希望的，那就是学习孔子。”

“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乎？”

（公孙丑问：）“伯夷、伊尹相对于孔子来说，是同等级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”

曰：“然则有同与？”

公孙丑问：“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？”

曰：“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得以朝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。如果能有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方而由他们做君主，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；如果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情，杀一个无辜的人而让他们得到天下，他们都是不愿去干的。这些是共同的。”

曰：“敢问其所以异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孔子和他们不同的地方。”

曰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(12)，智足以知圣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、舜远矣(13)。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；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：‘岂惟民哉！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太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；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，即使有所夸大，也不至于阿谀吹捧他们所敬爱的人。宰我说：‘根据我对老师的观察，老师远远超过尧、舜了。’子贡说：‘见了一国礼制，就能知道一国的政治；听了一国的音乐，就能了解一国的德教；即使从一百代以后来评价这一百代的君主，也没有谁能违背孔子这个道理的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’有若说：‘岂只是人类有这样的不同！麒麟对于走兽，凤凰对于飞鸟，泰山对于土丘，河海对于水沟，都是同类的；圣人对于一般的人，也是同类的。（这些）都高出了同类，超出了同群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。’”

【注释】 孟贲：古代著名勇士。 告子：战国时人，名不详。 北宫黝：姓北宫，名黝，

齐国人，事迹不详。孟施舍：姓孟，名施舍；一说姓孟施，名舍。事迹不详。子夏：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，孔子弟子。子襄：曾参弟子。宰我、子贡：都是孔子弟子。宰我，姓宰，名予，字子我。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。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：都是孔子弟子。冉牛，姓冉，名耕，字伯牛。闵子，姓闵，名损，字子騫。颜渊，姓颜，名回，字子渊。子游、子张：都是孔子弟子。子游，姓言，名偃，字子游。子张，姓颛（zhu n）孙，名师，字子张。伯夷、伊尹：伯夷，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。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；死后，叔齐让位给伯夷，伯夷不受，后两人都投奔到周。周武王伐纣时，伯夷兄弟两人拦马谏阻武王；周灭商后，两人隐居首阳山，不食周粟而死。伊尹，商汤之相，曾辅汤灭夏。(11)何：通“可”。(12)有若：姓有，名若，孔子弟子。(13)尧、舜：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两个首领，儒家推崇他们是古代圣君。

（三）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——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凭借武力假托仁义的可以称霸，称霸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；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，称王不必要有大国的条件——商汤凭七十里见方的地方，文王凭百里见方的地方就称王了。靠武力使人服从，不是真心服从，只是力量不够（反抗）罢了；靠道德使人服从，是心里高兴，真心服从，就像七十位弟子敬服孔子那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从西从东，从南从北，无不心悦诚服。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”

【注释】 七十子：孔子办学多年，传说有弟子三千，其中优秀者七十人，这里是举其整数。以上三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。

（四）孟子曰：“仁则荣，不仁则辱。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’今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般乐怠敖，是自求祸也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诗》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’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仁就获得尊荣，不仁就招来耻辱。如今有人厌恶耻辱却又安于不仁，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又安于居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。如果真的厌恶耻辱，就不如崇尚道德、尊重士人，让贤人在位做官，让能人在职办事。国家太平无事，趁这时候修明政教刑法，（这样，）即使大国也必然会怕它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赶上天气没阴雨，取来桑皮拌上泥，窗洞门户细修葺。从今下边的人，有谁再敢把我欺？’孔子说：‘做这篇诗的人，真懂得道啊！能治理好他的国家，谁还敢欺侮他？’如果国家太平无事，趁这时候寻欢作乐，怠惰傲慢，这是自找灾祸啊。祸与福，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永远配合天命，自己求来众多的幸福。’《太甲》说：‘上天降下灾祸，还有办法可躲；自己造下罪孽，那就别想再活。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”

【注释】 以上五句出自《诗经·豳风·鸛鸣》。般（pán）乐：作乐。以上两句出自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《太甲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已失传；现在《尚书》中的《太甲》，系晋人伪作。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，而愿立于其朝矣；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于其市矣；关，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于其路矣；耕者，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于其野矣；廛，无夫里之布，则天下之民皆悦，而愿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尊重贤人，任用能人，杰出的人在位，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，而且愿意到那个朝廷去做官；市场，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租赁税，依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，不使货物积压在货场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那个市场上了；关卡，只检查不征税，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，愿意经过那条道路了；对于种田的人，只要他们助耕公田，不征收私田的赋税，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，愿意在那样的田野里耕种了；人们居住的地方，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，那么天下的人都会高兴，愿意来做那里的百姓了。真能做到这五个方面，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敬仰父母一样敬仰他了。（邻国要想率领这样的百姓来攻打他，那正像是）率领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，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能成功的。像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的人，是奉了上天使命的人。这样还不能称王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”

【注释】 廛（chán）：市中储藏、堆放货物的场所。 助：指助耕公田。相传殷周时代实行一种叫“井田制”的土地制度。一里见方的土地划作“井”字形，成九块，每块百亩，其中一块作为公田，其余八块分给八家，八家同养公田。 夫里之布：即“夫布”、“里布”。“夫布”，一夫的劳役税；“里布”，一户的地税。布，古代的一种货币。

（六）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——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。先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，才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。用不忍伤害别人的心，施行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，那么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转动它那么容易。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，（根据在于，）假如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去了，都会有惊恐同情的心情——不是想借此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，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，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才这么做的。由此看来，没有同情心的，不是人；没有羞耻心的，不是人；没有谦让心的，不是人；没有是非心的，不是人。同情心是仁的开端，羞耻心是义的开端，谦让心是礼的开端，是非心是智的开端。人有这四种开端，就像他有四肢一样。

有这四种开端却说自己不行，这是自己害自己；说他的君主不行，这是害他的君主。凡自身保有这四种开端的，就懂得扩大充实它们，（它们就会）像火刚刚燃起，泉水刚刚涌出一样，（不可遏止。）如果能扩充它们，就足以安定天下；如果不扩充它们，那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。”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匠亦然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’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，无礼、无义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后发；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不仁吗？造箭的唯恐（造的箭不尖利）不能射伤人，造铠甲的唯恐（铠甲不坚硬）使人被射伤。（求神治病的）巫医和（做棺材的）木匠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。所以谋生的职业不能不慎重选择啊。孔子说：‘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好。经过选择却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，哪能算聪明？’仁，是天（赋予人的）最尊贵的爵位，是人最安定的住所。没有谁阻挡他（行仁），他却不仁，这是不明智。不仁、不智，无礼、无义，只配当别人的仆役。当了仆役而觉得当仆役羞耻，就像造弓的觉得造弓可耻，造箭的觉得造箭可耻一样。果真觉得可耻，不如就行仁。行仁的人就如比赛射箭：射箭手先要端正自己的姿势，然后放箭；射不中，不怨恨赢了自己的人，只有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函：铠甲。 巫：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。有的兼给人治病，称为“巫医”。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，则喜。禹闻善言，则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子路，别人指出他的过错，他就高兴。禹，听到善言，就拜谢。伟大的舜又超过了他们，好品德愿和别人共有，抛弃缺点，学人长处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修养自己的品德。舜从当农夫、陶工、渔夫，直到成为天子，没有哪一点长处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吸取众人的长处来修养自己的品德，这又有助于别人培养品德。所以，君子没有比帮助别人培养好品德更好的了。”

【注释】 禹：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，曾奉舜命治理洪水，后成为夏朝开国君主。
与(y)：帮助，赞许。

（九）孟子曰：“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；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；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悯。故曰：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

去已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，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，不是他中意的朋友就不去结交。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，不同恶人交谈。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，同恶人交谈，就觉得像是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。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情推广开去，他就会想，如果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，那人帽子戴得不正，就该生气地离开他，就像会被他玷污似的。因此，诸侯即使有用动听的言辞来请他的，他也不接受。不接受，就是不屑于接近他们。柳下惠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羞耻的事，也不因为官职小而瞧不上；到朝廷做官，不掩藏自己的贤能，必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；被国君遗弃而不怨恨，处境穷困而不忧伤。所以他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即使你赤身裸体地在我身旁，你又哪能玷污我呢？’所以他能高高兴兴地同这样的人处在一起而不失去自己的风度，拉他留下，他就留下。拉他留下他就留下，这也就是不屑于离开罢了。”孟子又说：“伯夷狭隘，柳下惠不严肃。狭隘与不严肃，君子是不效仿的。”

【注释】 柳下惠：春秋时鲁国大夫，姓展，名获，字禽；因封邑在柳下（地名），谥号“惠”，故称为柳下惠。 袒裼（xí）裸裎（chéng）：袒裼，肉体袒露；裸裎，露身。

公 孙 丑 下

共十四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，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坚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利的天时不如有利的地势，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团结。三里的内城，七里的外城，包围起来攻打它，却不能取胜。包围起来攻打它，必定有得天时的战机，然而却不能取胜，这是有利的天时不如有利的地势。城墙不是不高，护城河不是不深，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利，粮食不是不多，（可是敌人一来却）弃城逃离，这便是有利的地势不如人心的团结。所以说，控制人民不迁逃，不靠国家的疆界，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阻，威服天下不靠兵器铠甲的坚利。得到仁义的人，帮助他的就多；失掉仁义的人，帮助他的就少。帮助他的人少到极点，连家里人都背叛他；帮助他的人多到极点，天下的人都归顺他。让天下人都归顺他去攻打连家里人都背叛他的人，（必然所向无敌；）所以君子不战则罢，战则必胜。”

（二）孟子将朝王，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，将视朝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

孟子正要去朝见齐王，齐王派人来说：“我本该来看望您的，但是有畏寒的病，不能吹风。明天早晨，我将临朝听政，不知（您是否肯来）让我见见您吗？”

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我不幸生了病，不能到朝廷上去。”

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不可乎？”

第二天，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去吊丧。公孙丑说：“昨天推说有病，今日却去吊丧，也许不合适吧？”

曰：“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”

孟子说：“昨天有疾，今天好了，怎么不能去吊丧？”

王使人问疾，医来。孟仲子对曰：“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？”

齐王派人来询问病情，医生也来了。孟仲子应付来说：“昨天有王的召令，他不巧有点小病，不能到朝廷去。今天病好了点，急匆匆赶赴朝廷去了，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有？”

使数人要于路，曰：“请必无归，而造于朝！”

孟仲子随即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拦截孟子，告诉他：“请您一定不要回家，赶快到朝廷去！”

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

孟子不得已，就到景丑氏家去歇宿。

景子曰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”

景子说：“在家有父子，在外有君臣，这是人世间最重大的伦理关系。父子关系以慈爱为主，君臣关系以恭敬为主。我看到了齐王对您敬重，却没看到您怎么敬重齐王。”

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，‘是何足与言仁义也’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咳！这是什么话！齐国人没有一个拿仁义的道理去说给齐王听的，难道认为是仁义不好吗？（只是）他们心里在想：‘这个君王哪值得同他去谈仁义！’那么，（对齐王的）不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至于我，不是尧、舜之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，所以齐国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敬重齐王的。”

景子曰：“否，非此之谓也。礼曰：父召，无诺；君命召，不俟驾。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”

景子说：“不，不是说的这个。礼的规定说：父亲召唤，儿子不能用‘诺’应答，（而要恭敬地用‘唯’应答）；君王宣召，臣子不等车子驾好就动身。您本来准备去朝见，听了君王的召令却不去了，这恐怕与礼的规定不大符合吧。”

曰：“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‘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难道能这么说吗？曾子说过：‘晋国、楚国的财富，没法比得上。不过，它们

凭借财富，我凭借我的仁德；它们凭借爵位，我凭借我的道义，我欠缺什么呢？’难道这话没有道理而曾子随便说说的么？这或许是另有一种道理的罢。天下普遍看重的东西有三样：爵位、年纪、道德。在朝廷里，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，在乡里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，辅助君主、管理百姓，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。（他）哪能有了其中一种（爵位）而轻视另两种（年龄、道德）呢？所以想要有大作为的君主，必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，要有事情商议，那就（亲自）前去请教。如果他不像这样（诚心实意）地崇尚道德、喜爱仁义，就不值得同他一起干事。所以汤王对于伊尹，（首先是）向他学习，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，所以不费力气就统一了天下；桓公对于管仲，（首先也是）向他学习；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，所以不费力气就称霸诸侯。现在天下（大的诸侯国）土地相等，德行相似，谁也超不过谁，（之所以如此）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（君主）喜欢任用听从他们使唤的人做臣，而不喜欢任用教导他们的人做臣。汤王对于伊尹，桓公对于管仲，就不敢随意召见。管仲尚且不能随意召见，何况不愿做管仲的人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朝（Zh o）：早晨。 东郭氏：齐国的一个姓东郭的大夫。 孟仲子：孟子的徒弟，又是他的学生。 景丑氏：齐国大夫景丑。

（三）陈臻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

陈臻说：“以前在齐国，齐王送您一百镒好金您不接受；在宋国，送您七十镒，您接受了；在薛，送您五十镒，您接受了。如果以前不接受是对的，那么后来接受就是错的；后来接受如果是对的，那么以前不接受就是不对的。在这两种情况中，您必定处于其中的一种了。”

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，行者必以赆，辞曰：‘馈赆。’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，辞曰：‘闻戒，故为兵馈之。’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都是对的。当在宋国的时候，我将要远行，远行的人必然要用些路费，宋君说：‘送点路费（给你）。’我为什么不接受？当在薛地的时候，我有防备（在路上遇害）的打算，主人说：‘听说需要防备，所以送点钱给你买兵器。’我为什么不接受？至于在齐国，就没有（送钱的）理由。没有理由而赠送，这是收买我啊。哪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？”

【注释】 陈臻：孟子弟子。 金：古代所说的金，多是指黄铜。 镒（yì）：古代的重量单位之一，二十两为一镒。

（四）孟子之平陆，谓其大夫曰：“子之持朝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则去之否乎？”

孟子到了平陆，对那里的长官（孔距心）说：“如果你的卫士一天三次擅离职守，开除不开除他呢？”

曰：“不待三。”

孔距心说：“不必等三次。”

“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年饥岁，子之民，老羸转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。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那么您失职的地方也够多的了。荒年饥岁，您的百姓，年老体弱抛尸露骨在山沟的，年轻力壮逃荒到四方的，将近一千人了。”

曰：“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。”

孔距心说：“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解决的。”

曰：“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，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，则反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视其死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如现在有个人，接受了别人的牛羊而替他放牧，那么必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了。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，那么是把牛羊还给那个人呢，还是就站在哪儿眼看着牛羊饿死呢？”

曰：“此则距心之罪也。”

孔距心说：“这是我的罪过。”

他日，见于王曰：“王之为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”为王诵之。

往后的某一天，孟子朝见齐王说：“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五个，能认识自己罪过的，只有孔距心。”（孟子）给齐王复述了一遍他与孔距心的谈话。

王曰：“此则寡人之罪也。”

齐王说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。”

【注释】平陆：齐国边境的邑，在今山东汶上县北。大夫：这里指地方上的行政长官。

（五）孟子谓蚺蛙曰：“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，似也，为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数月矣，未可以言与？”

孟子对蚺蛙说：“你辞去灵丘地方长官的职务，请求担任法官，似乎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可以（接近齐王向他）进谏了。现在已经几个月了，还不可以进谏吗？”

蚺蛙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。

蚺蛙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，便辞官而去。

齐人曰：“所以为蚺蛙则善矣，所以自为，则吾不知也。”

齐国有人议论说：“孟子替蚺蛙出的主意倒是很好了，他怎么为自己考虑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公都子以告。

公都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。

曰：“吾闻之也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，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有官职的人，如果无法行使他的职责就辞职；有进谏责任的，无法尽到进谏的责任就辞职。我既没有官职，又没有进谏的责任，那么我的行动进退，难道不是宽宽绰绰大有回旋余地了吗？”

【注释】 蚺(chí)蛙：齐国大夫。 灵丘：齐国邑名。士师：官名，掌禁令、狱讼、刑罚，为古代法官之通称。

(六) 孟子为卿于齐，出吊于滕，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。王驩朝暮见，反齐滕之路，未尝与之言行事也。

孟子在齐国担任卿，奉命到滕国去吊丧，齐王派盖地的大夫王驩作为副使与孟子同行。王驩(同孟子)朝夕相见，但在从齐国到滕国的来回路上，孟子不曾同他谈起出使的事情。

公孙丑曰：“齐卿之位，不为小矣；齐滕之路，不为近矣，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，何也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齐国卿的职位不算小了；齐国与滕国之间，路不算近了，往返途中不曾同他谈起出使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那个人既然独自包办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？”

【注释】 盖(g)：齐国邑名，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。王驩：盖邑的地方长官，齐王的宠臣。

(七) 孟子自齐葬于鲁，反于齐，止于嬴。

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去(安葬母亲)，返回齐国时，在嬴地停留。

充虞请曰：“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，严，虞不敢请。今愿窃有请也：木若以美然。”

充虞请问道：“前些日子您不知道我缺乏能力，派我监理打造棺槨的事，当时事情匆迫，我不敢请教。现在想冒昧地问一下：那棺槨似乎太华美了吧？”

曰：“古者棺槨无度，中古棺七寸，槨称之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非直为观美也，然后尽于人心。不得，不可以为悦；无财，不可以为悦。得之为有财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为独不然？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，于人心独无恻乎？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上古时候，棺槨没有规定的厚度，中古时候，棺厚七寸，槨的厚度同棺相称。从天子到平民百姓，（棺槨讲究）不只是为了好看，而是这样才称尽了孝心。（由于等级的限制）不能用（好的棺槨），就不会称心；没有钱财用好的棺槨，也不会称心。既有资格又有钱财，古人就都用好棺槨，为什么偏我不能这样？而且为了避免泥土挨近死者的肌肤（而用厚棺槨），对于孝子之心岂不是一件感到慰藉的事吗？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君子是不会因为爱惜天下财物而从俭办父母的丧事的。”

【注释】 赢：齐国南部邑名，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。 充虞：孟子弟子。

（八）沈同以其私问曰：“燕可伐与？”

沈同以个人名义问道：“燕国可以讨伐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可。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。有仕于此，而子悦之，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，夫士也，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，则可乎？何以异于是？”

孟子说：“可以。子哙不得把燕国让给别人，子之不得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。比方说，这里有个士人，您喜欢他，就不禀告君王而私自把自己的俸禄、爵位让给他，那个士人也不经君王同意，私自从您那里接受俸禄和爵位，这样行吗？（子哙）让君位的事，同这有什么两样？”

齐人伐燕。

齐国攻打燕国。

或问曰：“劝齐伐燕，有诸？”

有人问道：“（您）鼓励齐国攻打燕国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曰：“未也。沈同问‘燕可伐与’，吾应之曰，‘可’，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‘孰可以伐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天吏，则可以伐之。’今有杀人者，或问之曰：‘人可杀与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可。’彼如曰：‘孰可以杀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士师，则可以杀之。’今以燕伐燕，何为劝之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没有。沈同问‘燕国可以征伐吗？’我答复他说‘可以’，他们认为这个说法对，便去征伐燕国。他如果问‘谁能去征伐燕国？’那我将答复他说：‘奉了上天使命的人才可以去征伐。’就好比这里有个杀人犯，如果有人问我：‘这个人该杀吗？’我就回答说：‘可以。’他如果再问：‘谁可以去杀这个杀人犯？’那我就回答他：‘做法官的才可以杀他。’现在，让一个跟燕国一样无道的国家去征伐燕国，我为什么要鼓励它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沈同：齐国大臣。 其事参见《梁惠王下》第十、十一章及本篇下一章。 仕：同“士”。

（九）燕人畔。王曰：“吾甚惭于孟子。”

燕国人反抗（齐国的占领）。齐王说：“对孟子我感到很惭愧。”

陈贾曰：“王无患焉。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？”

陈贾说：“大王不必犯愁。大王如果在仁和智方面同周公相比较，自己觉得谁强一些？”

王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”

齐王说：“咳！这是什么话！”

曰：“周公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尽也，而况于王乎？贾请见而解之。”

陈贾说：“周公派管叔去监察殷人，管叔却带着殷人叛乱。（如果周公）知道他会反叛还派他去，这是不仁；如果不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，这是不智。仁和智，周公还未能完全具备，何况您大王呢？请允许我见到孟子时向他作些解释。”

见孟子，问曰：“周公何人也？”

陈贾见到孟子，问道：“周公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曰：“古圣人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古代的圣人。”

曰：“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诸？”

陈贾说：“他派管叔监察殷人，管叔却带着殷人叛乱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这样。”

曰：“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”

陈贾说：“周公是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的吗？”

曰：“不知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周公）不知道。”

“然则圣人且有过与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（岂不是）圣人也会有过错吗？”

曰：“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”

孟子说：“周公是弟弟，管叔是哥哥，（谁能料到哥哥会背叛呢？）周公的过错，不也是情有可原的吗？况且，古代的君子，犯了过错就改正；现在的君子，犯了过错却照样犯下去。古代的君子，他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，人民都能看到；等他改正后，人民都仰望着他。现在的君子，岂只是坚持错误，竟还为错误作辩解。”

【注释】 齐国占领燕国时，孟子曾向齐宣王提出，为燕立一君主而后撤离。齐王不听。两年内，燕人不服；赵国等诸侯国也反对齐吞并燕，怕齐国因此而变得更强大，于是立燕昭王，燕人拥护，迫使齐军败退撤回。 陈贾：齐国大夫。 周武王灭商后，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其旧都，派其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去监视殷的遗民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幼，周公执政，管叔等和武庚反叛，后周公平定了叛乱。

（十）孟子致为臣而归。王就见孟子，曰：“前日愿见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，甚喜；今又弃寡人而归，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？”

孟子辞掉齐国的官职要回乡。齐王到孟子住处去见他，说：“过去想见您而不可能，（后来）能在一个朝廷里共事，我非常高兴；现在您要撤下我回去了，不知今后还能见到您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我不敢要求（同大王相见）罢了，这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。”

他日，王谓时子曰：“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。子盍为我言之？”

过后的某一天，齐王对时子说：“我打算在都城给孟子一所房屋，用一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弟子，让大夫和百姓都有个效法的榜样。你何不替我去对孟子谈谈这件事呢？”

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，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。

时子通过陈子把（齐王的打算）告诉给孟子，陈子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然，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辞十万而受万，是为欲富乎？季孙曰：‘异哉子叔疑！使己为政，不用，则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为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贵？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。’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啊，时子哪知道这件事是不能做的呢？如果我想富，辞掉了十万钟的俸禄却来接受这一万钟的赏赐，这是想要富吗？季孙说：‘真奇怪啊，子叔疑这个人！想让自己做官，没被任用，那也就算了，却又叫他的子弟去做卿。人们谁个不想富贵？而偏偏在富贵之中有人想独自垄断。’古时候做买卖，是拿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所没有的东西，有关部门的官吏管理这种事罢了。有个下贱的汉子，总要找块高地登上去，用来左右张望，（企图）把集市贸易的好处都捞到。人人都认为他卑鄙，于是就对他征税。对商人征税就是从这个下贱的汉子开始的。”

【注释】 时子：齐国大夫。 钟：古代容量单位，一钟合古代的六石四斗。 陈子：即陈臻，孟子弟子。 季孙：人名，事迹不详。 子叔疑：人名，事迹不详。

（十一）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。有欲为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应，隐几而卧。

孟子离开齐国，在昼邑宿夜。有个想为齐王挽留孟子的人，恭敬地坐着跟孟子说话。孟子不搭理他，靠着小桌子打盹。

客不悦曰：“弟子齐宿而后敢言，夫子卧而不听，请勿复敢见矣。”

客人不高兴地说：“我先斋戒了一天，然后才敢来同您说话，您却睡觉不听我说，今后再不敢来见您了。”（说完，起身要走。）

曰：“坐！我明语子。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坐下，我明白地告诉你，从前，鲁缪公要是没有人在子思身边（伺候致意），就不能使子思安心留下；要是没有贤人在鲁缪公身边，就不能使泄柳、申详（在鲁国）安身。你替我这个长辈着想，却想不到（鲁缪公怎样地对待）子思；（光劝我留下而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，）这是你跟我这个长辈搞僵了呢，还是我这个长辈跟你搞僵了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昼：齐国邑名，在今山东临淄附近。 齐：同“斋”，斋戒。古人在有重大事情前，沐浴更衣，不饮酒，不吃荤，以示诚敬，称斋戒。 鲁缪公是鲁国国君，名显，前409年—前377年在位。子思，名孔伋，孔子之孙。鲁缪公尊敬子思，常派人在子思身边伺候致意，使

子思安心。 泄柳、申详：同为鲁缪公时贤人。泄柳亦称子柳；申详，孔子弟子子张之子。他们二人认为，如果没有贤者在左右维护君主，自身就感到不安。

（十二）孟子去齐。尹士语人曰：“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，则是不明也；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干泽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后出昼，是何濡滞也？士则兹不悦。”

孟子离开齐国。尹士对人说：“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、周武王那样的君主，那就是不明智；知道齐王不可能，然而还是到齐国来，那就是为着期求好处。不远千里地来见齐王，不相投合而离开，在昼邑住了三夜才走，为什么这样滞留迟缓呢？我对（孟子）这一点很不高兴。”

高子以告。

高子把这番话告诉了孟子。

曰：“夫尹士恶知予哉？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岂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昼，于予心犹以为速，王庶几改之，王如改诸，则必反予。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后浩然有归志。予虽然，岂舍王哉？王由足用为善。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，天下之民举安。王庶几改之！予日望之！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谏于其君而不受，则怒，悻悻然见于其面，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那尹士哪会懂得我（的想法）呢？千里迢迢来见齐王，这是我自己愿意的；不相投合而离开，难道也是我愿意的吗？我是不得已罢了。我住了三夜才离开昼邑，在我心里还觉得太快了，（心想）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，齐王如果改变了态度，一定会召我回去。（等到）离开了昼邑，齐王没有（派人）追我回去，我这才毅然下定决心回老家去。我虽然这么做了，难道肯舍弃齐王吗？齐王还是完全可以行善政的。齐王如果任用我，那岂只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安宁，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宁。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！我天天期望着他能改变！我难道像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吗？向君主进谏不被接受，就怒气冲冲，脸上显露出不满的表情，离开时就非得拼尽一天的气力赶路，然后才歇宿吗？”

尹士闻之，曰：“士诚小人也。”

尹士听了这话，说：“我真是个小人啊。”

【注释】 尹士：齐国人。 干：求。 高子：齐国人，孟子弟子

（十三）孟子去齐，充虞路问曰：“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’。”

孟子离开齐国，充虞在路上问道：“老师似乎有些不愉快的样子。以前我听您说过：‘君子不抱怨天，不责怪人。’”

曰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”

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那是一个时候，现在是一个时候。每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出现，这期间也必定会有闻名于世的贤才。从周以来，已经七百多年了。按年数说，已经超过了；按时势来考察，该出现圣君贤臣了。上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罢了，如果想让天下太平，在当今这个时代，除了我，还有谁（能担当这个重任）呢？我为什么不愉快呢？”

【注释】 充虞：孟子弟子。 此句是孔子之语，见《论语·宪问》。

（十四）孟子去齐，居休。公孙丑问曰：“仕而不受禄，古之道乎？”

孟子离开齐国，停住在休地。公孙丑问道：“做了官却不接受俸禄，这是古代的规矩吗？”

曰：“非也。于崇，吾得见王，退而有去志，不欲变，故不受也。继而有师命，不可以请。久于齐，非我志也。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不是的。在崇地，我见到了齐王，回来后就有了离开齐国的想法，我不想改变（这个想法），所以不接受（俸禄）。接着齐国有战事，不便申请离开。长时间呆在齐国，不是我的意愿。”

【注释】 休：地名，在今山东滕县北，距孟子家约百里。 崇：地名，不可考。

滕文公上

共五章

(一) 滕文公为世子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

滕文公做太子时，(有一次)到楚国去，路过宋国时会见了孟子。孟子给他讲人性天生善良的道理，句句都要提到尧、舜。

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成谓齐景公曰：‘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’颜渊曰：‘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’公明仪曰：‘文王，我师也；周公岂欺我哉？’今滕，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《书》曰：‘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’”

太子从楚国返回，又来见孟子。孟子说：“太子怀疑我的话吗？道理就这么一个罢了。成对齐景公说：‘他，是个大丈夫；我，也是个大丈夫，我怕他什么呢？’颜渊说：‘舜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？(但是)有作为的人也能像他这样。’公明仪说：‘文王，是我的老师；(说这话的)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？’现在滕国的土地，截长补短，将近五十里见方，仍然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如果药力不能使病人头晕目眩，那病是治不好的。’”

【注释】 成：齐国勇士。 公明仪：曾参弟子。

(二) 滕定公薨，世子谓然友曰：“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，于心终不忘。今也不幸至于大故，吾欲使子问于孟子，然后行事。”

滕定公去世，太子对然友说：“以前孟子曾经同我在宋国交谈过，我心里始终没有忘记。现在不幸遇到了这大变故，我想让你去请教一下孟子，然后再治办丧事。”

然友之邹问于孟子。

然友到邹国去请教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不亦善乎！亲丧，固所自尽也。曾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可谓孝矣。’诸侯之礼，吾未之学也；虽然，吾尝闻之矣。三年之丧，齐疏之服，粥之食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不是很好吗！父母的丧事，本来就是应该尽到自己的心意去办的事。曾子说过：‘父母在世，以礼侍奉；死了，以礼安葬，以礼祭祀，可以说是孝子。’诸侯的丧礼，我没有学过；虽然这样，我曾听说过。三年的服丧期，穿缝边的粗麻布丧服，喝粥，从天子到百姓，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是这样。”

然友反命，定为三年之丧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志曰：‘丧祭从先祖。’曰：‘吾有所受之也。’”

然友回国作了汇报，太子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。宗室百官都不愿意，说：“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前代君主，没有谁实行过这种丧礼，我们的前代君主也没有谁实行过，到了你身上却要违反传统，那不行。况且有记载说：‘丧礼、祭礼要遵从先祖的规矩。’又说：‘我们（的做法）都是有所继承的。’”

谓然友曰：“吾他日未尝学问，好驰马试剑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尽于大事，子为我问孟子。”

太子对然友说：“过去我不曾讲求学问，喜欢骑马驰骋，比试剑法。现在宗室百官都不满意我，担心我不能竭尽孝道办好丧事，请您替我再向孟子请教。”

然友复之邹问孟子。

然友再次到邹国请教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然，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：‘君薨，听于冢宰，粥，面深墨，即位而哭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’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‘君子之德，风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之风，必偃。’是在世子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的，这是不能求助于别人的。孔子说：‘国君死了，（太子）把政事托付给冢宰处理，喝粥，面色暗黑，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，（这样，）大小官员没有敢不哀伤的，（因为太子）给他们带了头。’在上位的人爱好什么，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。‘君子的道德，好比是风；老百姓的道德，好比是草。风吹到草上，草必定倒伏。’这件事就在于太子了。”

然友反命。

然友返国后作了汇报。

世子曰：“然，是诚在我。”

太子说：“对，这的确在于我自己。”

五月居庐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可，谓曰知。及之葬，四方来观之。颜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吊者大悦。

（于是）太子五个月都住在丧庐里，没有发布过政令诫示。百官和同族的人都赞同，认为太子知礼。到了安葬那天，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。太子面容悲戚，哭声哀伤，使吊丧的人非常满意。

【注释】 滕定公：滕国国君。 世子：指滕文公。然友：滕文公的老师。 宗国：鲁国的始封祖和滕国的始封祖是兄弟，按照宗法制度，滕国尊称鲁国为宗国。 冢宰：官名，原是辅佐天子的官，百官之长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。 （ chuò ）：饮，喝。

（三）滕文公问为国。

滕文公问怎样治理国家。

孟子曰：“民事不可缓也。《诗》云：‘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綯；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’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。阳虎曰：‘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治理百姓的事是不能松劲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白天去割茅草，晚上把绳搓好；赶紧上房修屋，就要播种百谷。’老百姓中形成这样一条准则，有固定产业的人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，没有固定产业的就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。如果没有稳定不变的思想，那么违礼犯法、为非作歹的事，没有不去干的了。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的泥坑，然后使用刑罚处置他们，这就像是布下罗网陷害百姓。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却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、节俭，以礼对待臣下，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制度。阳虎曾说：‘要发财就顾不上仁爱，要仁爱就不能发财。’”

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彻者，彻也；助者，藉也。龙子曰：‘治地莫善于助，莫善于贡。’贡者，按数岁之中以为常。乐岁，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为虐，则寡取之；凶年，粪其田而不足，则必取盈焉。为民父母，使民矜矜然，将终岁勤动，不得以养其父母，又称贷而益之，使老稚转乎沟壑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’惟助为有公田。由此观之，虽周亦助也。”

“夏朝每五十亩地，赋税采用‘贡’法；商朝每七十亩地，赋税采用‘助’法；周朝每一百亩地，赋税采用‘彻’法。其实税率都是十分抽一。‘彻’是‘通’的意思，‘助’是‘借’的意思。龙子说：‘管理土地的税法，没有比助法更好的，没有比贡法更差的。’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，取平均数作为常数，按常数收税。丰年，粮食多得狼藉满地，多征些粮不算暴虐，（相对说来）贡法却征收得少；荒年，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，也不够交税的，而贡法却非要足数征收。（国君）作为百姓的父母，却使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，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，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，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，死在沟壑，（这样的国君）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？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，滕国本来就实行了，（何不再实行助法，使百姓也得到好处呢？）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雨下到我们的公田里，于是也下到我们的私田里。’只有助法才有公田。由此看来，就是周朝也实行助法的。”

“设为庠、序、学、校以教之。庠者，养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是为王者师也。《诗》”

云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’文王之谓也。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国。”

“要设立庠、序、学、校来教导百姓。‘庠’是教养的意思；‘校’是教导的意思；‘序’是习射的意思。（地方学校，）夏代称‘校’，商代称‘序’，周代称‘庠’；‘学’（是中央的学校），三代共用这个名称。（这些学校）都是用来教人懂得伦理关系的。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伦理关系，百姓在下自然就会相亲相爱。（您要这么做了，）如果有圣王出现，必然会来效法的，这样就成了圣王的老师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岐周虽是古老的诸侯国，却新接受了天命。’这是讲的文王。您努力实行吧，也以此来更新您的国家。”

使毕战问井地。

（滕文公）派毕战来问井田的问题。

孟子曰：“子之君将行仁政，选择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经界不正，井地不钧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您的国君打算施行仁政，选派你（到我这里来），你一定要努力啊！行仁政，一定要从划分、确定田界开始。田界不正，井田（的面积）就不均，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就不公平，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乱田地的界限。田界划分正确了，那么分配井田，制定俸禄标准，就可轻而易举地办妥了。”

“夫滕，壤地褊小，将为君子焉，将为野人焉。无君子，莫治野人；无野人，莫养君子。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，余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，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。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；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；若夫润泽之，则在君与子矣。”

“滕国虽然地万狭小，但也要有人做君子，也要有人做农夫。没有（做官的）君子，就没有人来治理农夫；没有农夫，就没有人来供养君子。请考虑在农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，在都市自行交纳十分抽一的赋税。卿以下（的官吏）一定要有可供祭祀费用的五十亩田，对家中未成年的男子，另给二十五亩。（百姓）丧葬迁居都不离乡。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，出入相互结伴，守卫防盗相互帮助，有病相互照顾，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。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，每一井田九百亩地，中间一块是公田。八家都有一百亩私田，（首先）共同耕作公田；公田农事完毕，才敢忙私田上的农活，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。这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；至于如何改进完善，那就在于你的国君和你（的努力）了。”

【注释】 以上四句出自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。 阳虎：又作阳货，春秋末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。 彻者，彻也：彻，通也。是说这种税制在周是天下通行的税制。 助者，藉也：藉，借也。意思是借助民力来耕种公田。 龙子：古代贤人。 粪：扫除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 毕战：滕国的臣子。井地：即井田，相传为古代奴隶社会的一种土地制度。以方九百亩的地为一个单位，划成九区，其中为公田，八家均

私田百亩，同养公田。因形如井字，故名。参见下文所述。

（四）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门而告文公曰：“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廛而为氓。”

有一个奉行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的，从楚国来到滕国，登门谒见滕文公，说：“我这个远方来的人，听说您施行仁政，愿能得到一处住所，做您的百姓。”

文公与之处。其徒数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织席以为食。

文公给了他一处住所。他的门徒有几十个人，都穿粗麻布衣，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。

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，负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“闻君行圣人之政，是亦圣人也，愿为圣人氓。”

陈良的弟子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，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，（对滕文公）说：“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，这样，您也就是圣人了，我愿做圣人的百姓。”

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

陈相见到许行后大为高兴，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所学的东西，改向许行学习。

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曰：“滕君则诚贤君也；虽然，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今也，滕有仓廩府库，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，恶得贤？”

陈相见到了孟子，转述许行的话说：“滕文公倒确实是贤明的君主；虽然如此，他还不懂得（贤君治国的）道理。贤君与人民一起耕作养活自己，一面烧火做饭，一面治理天下。现在，滕国有堆满粮食钱财的仓库，这是侵害百姓来供养自己，哪能称得上贤明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一定是自己种了粮食才吃饭的吗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陈相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一定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许子衣褐。”

答道：“不是，许子穿粗麻编织的衣服。”

“许子冠乎？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戴帽子吗？”

曰：“冠。”

答道：“戴的。”

曰：“奚冠？”

孟子问：“戴什么样的帽子？”

曰：“冠素。”

答道：“戴生丝织的帽子。”

曰：“自织之与？”

孟子问：“自己织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以粟易之。”

答道：“不，用粮食换来的。”

曰：“许子奚为不自织？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？”

曰：“害于耕。”

答道：“会妨碍农活。”

曰：“许子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？”

孟子又问：“许子用锅、甑烧饭，用铁农具耕田吗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自为之与？”

孟子问：“自己造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以粟易之。”

答道：“不是，用粮食换来的。”

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且许子何不为陶冶，舍，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？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？何许子之不惮烦？”

孟子说：“农夫拿粮食交换（生活、生产所需的）器具，不算是侵害陶工冶匠；陶工冶匠也拿他们的器具交换粮食，难道就是侵害了农夫利益了吗？再说，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制陶冶铁，停止交换，样样东西都从自家屋里取来用？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同各种工匠交换呢？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？”

曰：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为也。”

陈相答道：“各种工匠的活计本来就不可能边耕作边干的。”

“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，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。天下之通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既然是这样的道理，那么治理天下的事偏能边耕作边干的吗？有官吏们的事，有小民们的事。再说一个人身上（所需的用品）要靠各种工匠来替他制备，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，这是导致天下的人疲于奔走。所以说：有些人动用心思，有些人动用体力。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，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；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，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。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。”

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，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，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，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而注诸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，得乎？”

“在尧的时代，天下还不太平，洪水横流，到处泛滥，草木遍地丛生，禽兽大量繁殖，庄稼没有收成，禽兽威逼人类，印满兽蹄鸟迹的道路遍布中原各地。尧为此独自忧虑，提拔舜来全面治理。舜派益掌管用火，益在山冈沼泽燃起大火，烧掉草木，禽兽逃窜躲藏。大禹疏通九条河道，治理济水、漯水，将它们导流入海；开通汝水、汉水，疏浚淮水、泗水，将它们导入长江。这样，中原百姓才能（耕种收获）吃上饭。在那时候，大禹八年在外，三次经过自己家的门口都没有进去，即使想亲自耕种，能办到吗？”

“后稷教民稼穡，树艺五谷；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：饱

食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——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叙，朋友有信。放勋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’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

“后稷教人民各种农事，种植五谷；五谷成熟了，人民才能养育。人类生活的通则是：吃饱、穿暖、安居而没有教育，便同禽兽差不多。圣人又忧虑这件事，任命契担任司徒，把伦理道理教给人民——父子讲亲爱，君臣讲礼义，夫妇讲内外之别，长幼讲尊卑次序，朋友讲真诚守信。放勋说：‘慰劳他们，纠正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使他们自得其所，随后赈济他们给他们恩惠。’圣人作为人民操心到这般程度，还有空闲耕作吗？”

“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，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，教人以善谓之忠，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：‘大哉，尧之为君！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！君哉，舜也！巍巍乎，有天下而不与焉！’尧、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”

“尧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虑，舜把得不到禹、皋陶当作自己的忧虑。把耕种不好百亩田地当作自己忧虑的，是农夫。把财物分给人叫惠，教人行善叫忠，为天下物色贤才叫仁。因此，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容易的，为天下物色到贤才是困难的。孔子说：‘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！只有天是伟大的，只有尧能效法天。（尧的功德）浩荡无边啊，人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！真是个好君主啊，帝舜！多么崇高啊！拥有天下却不一一参与政事！’尧舜治理天下，难道是无所用心吗？只是不用在耕作上罢了。”

“吾闻用夏变夷者(11)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陈良，楚产也，悦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学于中国，北方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，彼所谓豪杰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，师死而遂倍之。昔者，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将归，入揖于子贡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，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。江、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(12)，皓皓乎不可尚已！’今也，南蛮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！吾闻‘出于幽谷，迁于乔木’者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《鲁颂》曰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’(13)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学，亦为不善变矣。”

“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文明去改变蛮夷的，没听说过被蛮夷改变的。陈良出生于楚国，爱好周公、孔子的学说，到北边的中原地区来学习，北方的学者没有人超过他的，他真称得上是杰出人物了。你们兄弟拜他为师几十年，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。从前，孔子逝世，（弟子们服丧）三年后，收拾行李将要各自回去，走进子贡住处行礼告别，相对痛哭，泣不成声，这才回去。子贡又回到墓地，在祭场上搭了间房子，独居三年，然后才回家。后来的某一天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认为有若像孔子，要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有若，硬要曾子同意。曾子说：‘不行！（老师的人品）如同经江汉之水洗涤过，盛夏的太阳曝晒过一般，洁白明亮得无人可以比得上的了！’现在，那个话语难听得像伯劳鸟叫似的南方蛮子，攻击先王之道，你却背叛自己的老师去向他学习，

这跟曾子相差太远了。我听说‘（鸟雀）从幽暗的山谷飞出来迁到高树上’的，没听说从高树迁下来飞进幽暗山谷的。《诗经·鲁颂》上说：‘征讨戎狄，惩罚荆舒。’周公尚且要征讨楚国人，你却还向楚国人学习，也真是不善改变的了。”

“从许子之道，则市贾不贰，国中无伪；虽使五尺之童适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，则贾相若；麻缕丝絮轻重同，则贾相若；五谷多寡同，则贾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则贾相若。”

陈相说：“（如果）依照许子的学说实行，那么市场上物价就不会有两样，国中就没有弄虚作假的；哪怕叫小孩上市场（买东西），也不会有人欺骗他。布和绸长短相同，价钱就一样；麻线丝绵轻重相同，价钱就一样；各种粮食多少相同，价钱就一样；鞋子大小相同，价钱就一样。”

曰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？从许子之道，相率而为伪者也，恶能治国家？”

孟子说：“物品千差万别，这是客观情形。（它们的价值）有的相差一倍、五倍，有的相差十倍、百倍，有的相差千倍万倍。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等同看待，这是扰乱天下罢了。做工粗糙的鞋与做工精细的鞋同一个价钱，人们难道还肯做（做工好的鞋）吗？依从了许子的主张，便会使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地干虚假欺骗的勾当，哪还能治理好国家？”

【注释】 神农：上古传说中的人物，相传他首先制造农具，教导人民种田。战国时，提倡重视农业的学派标榜自己奉行神农学说。许行：战国时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 陈良：楚国的儒者。 耒耜（lǐ sī）：古代一种像犁的农具，木柄叫“耒”，犁头叫“耜”。 饔飧（yōng sūn）：早饭叫“饔”，晚饭叫“飧”，这里用作动词，做饭。 甗（zèng）：古代做饭用的一种陶器。 爨（cuàn）：烧火做饭。 益：舜的臣子。 后稷：古代周族的始祖，名弃。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，曾在尧、舜时代做农官，教民耕种。 契（xiè）：传说中商的始祖，曾任舜的司徒，掌管教化。 放勋：尧的称号。 皋陶（gāo yáo）：相传是舜时掌管刑法的官。（11）夏：指当时居住中原地区的民族。夷：古代对东部各族的统称，这里泛指居住于中原地区以外的部族。（12）秋阳：秋天的太阳。周历比现在的农历早两个月，故“秋阳”相当于农历夏季的太阳。（13）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门房 宫》。

（五）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吾固愿见，今吾尚病，病愈，我且往见，夷子不来。”

墨家学派的夷之通过徐辟求见孟子。孟子说：“我本来愿意接见，现在我还病着，等病好了，我将去见他，夷子不必来。”

他日，又求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吾今则可以见矣。不直，则道不见，我且直之。吾闻夷子墨者，墨之治丧也，以薄为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，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，则是以所贱事亲也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夷之又来求见孟子。孟子说：“我现在可以接见他了。（不过，）说话不直截了当，道理就显现不出来，我直截了当地说吧。我听说夷子是墨家学者，墨家办理丧事是以薄

葬作为原则的。夷子想用它来改变天下的习俗，岂不是认为不薄葬就不值得称道吗？然而夷子却厚葬自己的父母，那是用他自己所鄙薄的方式来对待双亲了。”

徐子以告夷子。

徐辟把孟子的话告诉了夷子。

夷子曰：“儒者之道，古之人若保赤子，此言何谓也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。”

夷子说：“按儒家的说法，古代的圣人（爱护百姓）就像爱护初生的婴儿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认为是说，对人爱是不分差别等级的，只是施行起来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。”

徐子以告孟子。

徐辟又把这话转告给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？彼有取尔也。赤子匍匐将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而夷子二本故也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，其亲死，则举而委之于壑。他日过之，狐狸食之，蝇蚋姑嘬之。其颡有泚，睨而不视。夫泚也，非为人泚，中心达于面目，盖归反藁裡而掩之。掩之诚是也，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，亦必有道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夷子真认为爱自己的侄子就像爱邻人的婴儿一样吗？他只抓住了这一点：婴儿在地上爬，就要掉进井里了，这不是婴儿的过错，（所以人人去救。他以为这就是爱不分差别等级。）再说天生万物，使它们只有一个本源，（人只有父母一个本源。）然而夷子（主张爱不分差别等级，）是他认为有两个本源的缘故。大概上古曾有个不安葬父母的人，父母死了，就抬走抛弃在山沟里。后来的一天路过那里，看见狐狸在啃他父母的尸体，苍蝇、蚊虫叮吮着尸体。那人额头上不禁冒出汗来，斜着眼不敢正视。那汗，不是流给人看的，而是内心的悔恨表露在脸上，大概他就回家拿来筐和锹把尸体掩埋了。掩埋尸体确实是对的，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他们亡故的父母，也就必然有（讲究方式的）道理了。”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怵然为间，曰：“命之矣。”

徐子把这番话转告给夷子。夷子怅惘了一会，说：“我受到教诲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墨者：墨家学派的人。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翟。墨家主张“兼爱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等，提倡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，反对“厚葬”。墨家学说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。夷之：姓夷名之。徐辟：孟子弟子。“若保赤子”一语见于《尚书·康诰》。

滕文公下

共十章

(一) 陈代曰：“不见诸侯，宜若小然；今一见之，大则以王，小则以霸。且《志》曰：‘枉尺而直寻’，宜若可为也。”

陈代说：“您不愿谒见诸侯，似乎气量小了些；如果现在谒见一下诸侯，大则凭借他们推行王政，小则凭借他们称霸天下。何况《志》上说：‘委屈一尺却能伸直八尺’，好像是值得去做的。”

孟子曰：“昔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将杀之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寻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则枉寻直尺而利，亦可为与？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，终日而不获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‘天下之贱工也。’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‘请复之。’强而后可，一朝而获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‘天下之良工也。’简子曰：‘我使掌与女乘。’谓王良。良不可，曰：‘吾为之范我驰驱，终日不获一；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。《诗》云：“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。”我不贯与小人乘，请辞。’御者且羞与射者比；比而得禽兽，虽若丘陵，弗为也。如枉道而从彼，何也？且子过矣：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，齐景公打猎，用旌旗召唤看护园圃的小吏，小吏不来，景公要杀他。志士不怕弃尸山沟，勇士不怕丢掉脑袋。孔子（称赞那个小吏，）取他哪一点呢？取的是，不是他应该接受的召唤标志他就是不去。如果我不等诸侯的招聘就主动去谒见，那算什么呢？而且所谓委屈一尺可以伸直八尺，是根据利益来说的。如果只讲利益，那么假使委屈了八尺能伸直一尺而获利，也可以去干么？从前赵简子派王良给自己宠幸小臣奚驾车去打猎，一整天打不到一只鸟。奚回来报告说：‘（王良）是天下最无能的驾车人。’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。王良说：‘请让我再驾一次。’经强求后奚才同意，结果一个早晨就猎获了十只鸟。奚回来报告说：‘王良是天下最能干的驾车人。’简子说：‘我就叫他专门给你驾车。’也对王良说了。王良不肯，说道：‘我为他按规矩驾车，整天打不到一只；不按规矩驾车，一个早上就打到了十只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不违反驾车规矩，箭一出手就能射中。”我不习惯给小人驾车，请同意我辞掉这差使。’驾车的人尚且耻于同（不守规矩的）射手合作，即使这样的合作能猎获堆积如山的禽兽，也不愿去干。如果背离正道去屈从他们诸侯，那算什么呢？而且你错了：使自己变得不正直的人，是不能够使别人正直的。”

【注释】 陈代：孟子弟子。 古代君子召唤臣下，按规定要有相当的物件作标志，如齐景公召管园圃的小吏应以打猎的皮冠，他不遵守规定，小吏就不应召。 赵简子：晋国大夫，名赵鞅。王良：春秋末年著名的驾车能手。奚：人名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车攻》。 贯：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习也。”即今“惯”字。

(二) 景春曰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”

景春说：“公孙衍、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？他们一发怒，诸侯就害怕，他们安居家中，天下就太平无事。”

孟子曰：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？子未学礼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，往送之门，戒之曰：‘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无违夫子！’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哪能算是大丈夫呢？你没有学过礼吗？男子行加冠礼时，父亲训导他；女子出嫁时，母亲训导她，送她到门口，告诫她说：‘到了你家，一定要恭敬，一定要谨慎，不要违背丈夫！’把顺从当作正理，是妇人家遵循的道理。（公孙衍、张仪在诸侯面前竟也像妇人一样！）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‘仁’里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‘礼’上，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‘义’上；能实现理想时，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；不能实现理想时，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。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，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，威武不能压服他的意志，这才叫作大丈夫。”

【注释】 景春：战国时纵横家。 公孙衍：魏国人，号犀首，当时著名的说客。张仪：战国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，主张连横，为秦扩张势力。 古时男子年二十行加冠礼，表示成年。

（三）周霄问曰：“古之君子仕乎？”

周霄问道：“古代君子做官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仕。传曰：‘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；出疆必载质。’公明仪曰：‘古之人三月无君，则吊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做官。古代的记载说：‘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，就惶惶不安；离开这个国家时，必定要带上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。公明仪说过：‘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，那就要去安慰他。’”

“三月无君则吊，不以急乎？”

（周霄说：）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，就要去安慰，不是求官太迫切了吗？”

曰：“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《礼》曰：‘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；夫人蚕缫，以为衣服。牺牲不成，粢盛不洁，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。惟士无田，则亦不祭。’牲杀、器皿、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，则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吊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士失掉了官位，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。《礼》上说：‘诸侯亲自耕种，用来供给祭品；夫人养蚕缫丝，用来供给祭服。（用作祭祀的）牛羊不肥壮，谷米不洁净，礼服不齐备，就不敢用来祭祀。士（失掉了官位就）没有田地俸禄，也就不能祭祀。’（祭祀用的）牲畜、祭

器、祭服都不齐备，不敢用来祭祀，也就不敢宴请，（就像遇到丧事的人一样，）还不该去安慰他吗？”

“出疆必载质，何也？”

（周霄问道：）“离开一国时，定要带上谒见别的国君的礼物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；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士做官，就像农夫种田；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他的农具吗？”

曰：“晋国亦仕国也，未尝闻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难仕，何也？”

周霄说：“我们魏国也是个有官可做的国家，却不曾听说想做官这样急迫的。想做官是这样急迫，君子却又不轻易去做官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；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，与钻穴隙之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男孩一出生，就愿给他找妻室，女孩一出生，就愿给她找婆家；父母的这种心情，人人都是有的。（但是，如果）不等父母的同意，媒人的说合，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，翻过墙头跟人，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人下贱。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，但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。不从正道求官，是同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的。”

【注释】周霄：战国时魏人。公明仪：鲁国贤人。耕助：即“耕藉”。藉，藉田，帝王亲耕之田。古代每到开春，都有耕藉之礼，以示重视农业。其礼先由天子亲耕，然后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依次躬耕。夫人：诸侯的妻子。

（四）彭更问曰：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，不以泰乎？”

彭更问道：“跟随的车子几十辆，随从的人员几百个，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，子以为泰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合道理的，那么一小竹筐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；如果是合理的，那么就是舜接受尧的天下，也不能认为是过分，你认为过分了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”

彭更说：“不，士无所事事吃人白食是不可以的。”

曰：“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补不足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；子如通之，则梓、匠、轮、舆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，子何尊梓、匠、轮、舆而轻为仁义者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设你不流通、交换产品成果，用多余的弥补不足的，那么农夫就会有多余的粮食，织女就会有多余的布匹；如果你互通有无，那么各类工匠都能在你这里（凭工作）换到饭吃。假定这里有个人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在外尊敬兄长，恪守先王之道，以此来教育后辈求学的人，但他在你这里却得不到饭吃，你为什么看重各类工匠而轻视遵行仁义的人呢？”

曰：“梓、匠、轮、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。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？”

彭更说：“各种工匠的动机，就是通过干活找口饭吃。君子修行仁义，动机也是找口饭吃吗？”

曰：“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何必讨论他们的动机呢？他们为你做事，可以给饭吃才给他们饭吃。再讲，你是根据动机给饭吃呢？还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给饭吃呢？”

曰：“食志。”

彭更说：“根据动机给饭吃。”

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定有人在这里毁坏了屋瓦，画脏了新刷的墙，他的动机是找口饭吃，那么你给他饭吃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彭更说：“不给。”

曰：“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不是根据动机，而是根据所做的事给饭吃的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彭更：孟子弟子。 梓、匠、轮、舆：分别是制造木器、宫室、车轮、车箱的木匠。这里代指各类工匠。

（五）万章问曰：“宋，小国也，今将行王政，齐、楚恶而伐之，则如之何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宋国是个小国，现在打算施行仁政，如果齐楚两国憎恨它，出兵攻打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孟子曰：“汤居亳，与葛为邻。葛伯放而不祀。汤使人问之曰：‘何为不祀？’曰：‘无以供牺牲也。’汤使遗之牛羊。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‘何为不祀？’曰：‘无以供粢盛也。’汤使亳众往为之耕，老弱馈食。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，不授者杀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饷，杀而夺之。《书》曰：‘葛伯仇饷。’此之谓也。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，四海之内皆曰：‘非富天下也，为匹夫匹妇复仇也。’‘汤始征，自葛载。’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‘奚为后我？’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归市者弗止，芸者不变，诛其君，吊其民，如时雨降，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我后，后来其无罚。’‘有攸不惟臣，东征，绥厥士女。匪厥玄黄，绍我周王见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’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，其小人箠食壶浆以迎其小人。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而已矣。《太誓》曰：‘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，则取于残，杀伐用张，于汤有光。’不行王政云尔，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，欲以为君；齐、楚虽大，何畏焉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从前汤居住在亳地，同葛国是邻国。葛伯放纵无道，不祭祀先祖。汤派人问他：‘为什么不祭祀？’（葛伯）说：‘没有供祭祀用的牲畜。’汤就派人送给他牛羊。葛伯把牛羊吃了，并不用来祭祀。汤又派人问他：‘为什么不祭祀？’（葛伯）说：‘没有供祭祀用的谷物。’汤就叫亳地的群众去替他耕种，年老体弱的送饭。葛伯带领自己的人拦截带有酒肉饭菜的人进行抢夺，不肯给的就杀掉。有个孩子拿着饭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，（葛伯）杀了孩子，抢走了饭和肉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葛伯仇视送饭的人。’就是说的这件事。因为葛伯杀了这个孩子，汤才去征讨他，普天下的人都说：‘不是要把天下变为自己的财富，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。’‘汤王征讨，从葛国开始。’征讨十一次，天下无敌。向东征讨，西面的民族就埋怨；向南征讨，北面的民族就埋怨。（他们埋怨）说：‘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？’人民盼望他来，就像大旱之年盼望下雨一样。（汤所到之处，）赶集的人络绎不绝，种田的人照常干活，杀掉那里的暴君，安抚那里的人民，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，人民万分喜悦。《尚书》上又说：‘等待我们君王，君王来了我们不再受折磨。’（又说：）‘攸国不称臣，（周武王）向东征讨它，安抚那里的人们。（人们）用竹筐装着黑色、黄色的绢帛迎接周王，愿意侍奉周王而受他恩泽，称臣归附大周国。’那里的官民用筐装满黑色、黄色的绢帛迎接周王的官吏，那里的百姓抬着饭筐提着酒壶迎接周王的百姓。（就因为周王）把那里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，除掉他们的暴君罢了。《太誓》上说：‘我军威武要发扬，攻到于国疆土上，诛除暴君去凶残，杀伐之功震四方，伟绩辉煌胜成汤。’不行仁政便罢了，如果行仁政，普天下的人都将仰起头来盼望他，要拥护他做自己的君主；齐、楚两国尽管强大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

【注释】 万章：孟子弟子。 指宋王偃早期想实行仁政以图强兴国的事，后宋发生内乱，诸大国觊觎，宋为齐所灭。 亳（bó）：邑名，在今河南商丘县境内。 于：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

认为“于即是邾”，古国名。下“取于残”之“于”同。

（六）孟子谓戴不胜曰：“子欲子之王之善与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，则使齐人傅诸？使楚人傅诸？”

孟子对戴不胜说：“你希望你的君王学好吗？我明白地告诉你。假定有个楚国大夫在这里，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话，那么请齐国人教他呢，还是请楚国人教他呢？”

曰：“使齐人傅之。”

戴不胜说：“请齐国人教他。”

曰：“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，虽日挞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谓薛居州，善士也，使之居于王所。在于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善？一薛居州，独如宋王何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齐国人教他，许多楚国人哇啦哇啦干扰他，即使天天鞭打他，逼他学会齐国话，也不可能学会的了。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闹市上住上几年，即使天天鞭打他，要他讲楚国话，也不可能的了。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，让他住在宋王宫中。如果在王宫中的人，不论年龄大小、地位高低，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，宋王还能同谁一起干坏事呢？如果在王宫中的人，不论年龄大小、地位高低，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，宋王又能同谁一起做好事呢？仅仅一个薛居州，能对宋王起什么作用呢？”

【注释】戴不胜：宋国大夫。庄岳：庄，街名；岳，里名，都在齐都城临淄城内。这里代指齐都中的闹市区。薛居州：宋国人。

（七）公孙丑问曰：“不见诸侯何义？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不去求见诸侯，有什么道理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古者不为臣不见。段干木逾垣而辟之，泄柳闭门而不纳，是皆已甚。迫，斯可以见矣。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。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。阳货瞰孔子之亡也，而馈孔子蒸豚；孔子亦瞰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当是时，阳货先，岂得不见？曾子曰：‘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。’子路曰：‘未同而言，观其色赧赧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。’由是观之，则君子之所养，可知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古时候，不是诸侯的臣下，不去谒见诸侯。段干木越墙躲避（魏文侯的来访），泄柳关门不接待（鲁穆公），这么做都太过分了。如果主动来见，这样也是可以见见的。阳货想要孔子来见他，又怕被说成不懂礼数。（按礼节规定，）大夫赠赐礼物给士，（士因故）不能在家接受礼物，（事后）就应该前往大夫家拜谢。阳货探听到孔子不在家时，给孔子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；孔子也探听到阳货不在家时，才上门拜谢。当时，阳货先（送了礼物来），孔子哪能不

去见他呢？曾子说：‘耸起肩膀，装出笑脸，去巴结人，真比大热天在地里干活还难受。’子路说：‘明明合不来还要交谈，看他脸色羞惭得通红的样子，这不是我能理解的。’由此看来，君子所要培养的道德操守，就可以知道了。”

【注释】 段干木：战国初期人，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，曾做过魏文侯的老师。 泄柳：鲁缪公时的贤者。

（八）戴盈之曰：“什一，去关市之征，今兹未能，请轻之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，何如？”

戴盈之说：“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，免去关卡和市场上对商品的征税，今年不能实行了，就先减轻一些，等到明年再废止（现行的税制），怎么样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，或告之曰：‘是非君子之道。’曰：‘请损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’如知其非义，斯速已矣，何待来年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定有个人天天偷邻居的鸡，有人正告他说：‘这不是君子的行为。’那人却说：‘请允许少偷一些，每月偷一只鸡，等到明年再停止偷鸡。’如果知道那样事是不该做的，就该赶快停止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年？”

【注释】 戴盈之：宋国大夫。

（九）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”

公都子说：“外面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，请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；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《书》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；驱蛇龙而放之菑；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？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！天下有人类很久了，总是一时安定，一时动乱。在尧的时候，水势倒流，在中国泛滥，蛇龙到处盘踞，人们无处居住；地势低的地方，就在树上搭窝栖身，地势高的地方，就打相连的洞穴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洚水警诫我们。’洚水，就是洪水。尧派禹治水。禹开挖河道，让洪水流注进大海；驱逐蛇龙，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；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，这就是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和汉水。险阻排除了，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，然后人们才能够左平地上居住。”

“尧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。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；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、污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诛纣，伐奄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。灭国者五十。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，

天下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者，武王烈！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’

“尧舜去世后，圣人之道衰微了，暴君相继出现。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，使人民无处安身；废弃农田改作园林，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。荒谬的学说、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，园林、深池、沼泽多了，禽兽又聚集来了。到了商纣时，天下又大乱了。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，讨伐奄国，三年后除掉了奄君，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。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。把老虎、豹子、犀牛、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，普天之下人心大快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多么辉煌啊，文王的谋略！后继有人啊，武王的功业！扶助、启迪我们后人，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。’

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’

“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，荒谬的学说、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，有臣子杀君主的，有儿子杀父亲的。孔子感到忧惧，编写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（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，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，）这是天子的职权。所以孔子说：‘了解我的，恐怕就在于这部《春秋》吧！怪罪我的，恐怕也就在于这部《春秋》吧！’

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！’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“（如今）圣王不出现，诸侯放纵恣肆，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，杨朱、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。天下的言论，不是归向杨朱一派，就是归向墨翟一派。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，这是心目中没有君王；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，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。心目中没有父无君，这就成了禽兽。公明仪说过：‘厨房里有肥肉，马棚里有肥马，而百姓面黄肌瘦，野外有饿死的尸体，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！’杨朱、墨翟的学说不灭亡，孔子的学说不光大，这会使那说蒙骗人民，堵塞仁义。仁义被堵塞了，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，人与人将互相残食。我为此忧惧，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，批驳杨朱、墨翟的学说，排斥荒诞的言论，使邪说不能产生。邪说从心里产生，就会危害事业；在事业上起了作用，就会危害政治。如果再有圣人出现，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。

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《诗》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

“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，周公兼并了夷狄，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，孔子编写了《春秋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打击戎狄，严惩荆舒，就没有谁敢抗

拒我。’目无父母、君主的人，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。我也想端正人心，扑灭邪说，批判放纵、偏激的行为，排斥荒诞的言论，以此来继承（禹、周公、孔子）三位圣人的事业，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？我是不得已啊。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、墨翟的，才是圣人的信徒啊。”

【注释】 公都子：孟子弟子。 奄：国名，原附属商，其地在今山东省曲阜附近。周公伐奄是周成王时的事。 飞廉：商纣王的宠臣。此处所记驱杀飞廉事，与《史记·秦本纪》所记不同。 《春秋》：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按年记载历史的书，孔子晚年曾对它进行删定。 杨朱：战国初期思想家，魏国人，字子居，又称杨子、阳子或阳生。他主张“为我”、“全性葆真”，不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与墨翟的“兼爱”主张相反。

（十）匡章曰：“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？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无闻，目不见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实者过半矣，匍匐往，将食之，三咽，然后耳有闻目有见。”

匡章说：“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？居住在於陵，三天没吃东西，（饿得）耳朵失去听觉，眼睛失去视觉。井台上有个李子，已被金龟子吃掉大半个了，他爬过去，拿起来吃，咽了三口，耳朵才听得见声音，眼睛才看得见东西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于齐国之士，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。虽然，仲子恶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则蚓而后可者也。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饮黄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筑与？抑亦盗跖之所筑与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树与？抑亦盗跖之所树与？是未可知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在齐国的士人当中，我肯定认为陈仲子是首屈一指的。虽然这样，陈仲子哪能叫作廉洁？要想将他所持的廉洁扩展到（衣、食、住、行）一切方面，那只有变成蚯蚓才能做到。蚯蚓，在地上吃干土，在地下喝泉水（什么都不求人）。而陈仲子住的房子，是伯夷造的呢，还是盗跖造的呢？他吃的粮食，是伯夷种的呢，还是盗跖种的呢？这些都还不知道呢。”

曰：“是何伤哉？彼身织屦，妻辟纆，以易之也。”

匡章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自己编草鞋，妻子绩麻搓线，用它们换取所需要的东西。”

曰：“仲子，齐之世家也。兄戴，盖禄万钟；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，辟兄离母，处于於陵。他日归，则有馈其兄生鹅者，已频曰：‘恶用是者为哉？’他日，其母杀是鹅也，与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‘是之肉也。’出而哇之。以母则不食，以妻则食之；以兄之室则弗居，以於陵则居之，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后充其操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仲子是齐国的世家。他的哥哥陈戴，在盖邑享受禄米一万钟；仲子认为哥哥的禄米是不该得来的，因而不吃，认为哥哥的房屋也是不该得来的，因而不住，避开哥哥，离开母亲，住在於陵。有一天回家，见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，他紧皱着眉头说：‘哪用得着这呱呱叫的东西？’后来，他母亲杀了这只鹅，给仲子吃。他哥哥从外面回来，告诉仲子：‘这就是那呱呱叫的东西的肉呀。’仲子便跑出去把吃的肉呕吐出来。因为是母亲的食物就不吃，因为是妻

子的食物就吃；因为是哥哥的房屋就不住，因为是在於陵就住了，这还称能扩展他那种廉洁吗？像陈仲子那样的人，只有变成了蚯蚓才能扩展他所持的那种廉洁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匡章：齐国人。 陈仲子：齐国人，世称陈仲、田仲，又称於陵仲子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说他“不入洿（同污）君之朝，不食乱世之食，遂饿而死”。 於陵：齐国地名，在今山东邹平县境。 伯夷：见《公孙丑上》第二章注。这里以伯夷代表廉洁的人。 盗跖(zhí)：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领袖，姓展，名跖，因住在鲁国柳下，故又称柳下跖；“盗”是对他的诬称。这里以盗跖代表恶人。 盖(g)：齐国地名，是陈戴的食邑。

离娄上

共二十八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《诗》云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员平直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，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；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智乎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故曰，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；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《诗》曰：‘天之方蹶，无然泄泄。’泄泄犹沓沓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沓沓也。故曰，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谓之敬，吾君不能谓之贼。”

孟子说：“即使有离娄那样的眼力，公输子那样的巧技，不靠圆规和曲尺，也画不出（标准的）方形和圆形；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，不靠六律，不能校正五音；即使有尧、舜之道，不行仁政，不能使天下太平。如果有了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名声，百姓却没有受到他的恩泽，不能被后世效法，是因为他没有实行先王之道。所以说，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，光有好的法度不会自动实行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犯错误，不要遗忘，完全遵循旧规章。’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圣人竭尽了目力，接着用圆规、曲尺、水准器、墨线，来制作方的、圆的、平的、直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用不尽了；圣人竭尽了耳力，接着用六律来校正五音，五音就运用无穷了；圣人竭尽了心思，接着又施行仁政，仁德就遍布天下了。所以说，要想显得高，一定要凭借山陵，要想显得低，一定要凭借河泽；执掌国政不凭借先王之道，能说是聪明吗？因此，只有仁人才应该处在高位。不仁的人处在高位，这会使他把邪恶传播给众人。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，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，朝廷不信仰道义，官吏不信仰法度，君子触犯理义，小人触犯刑律，国家还能生存的，只是由于侥幸罢了。所以说，城墙不坚固，军队不够多，不是国家的灾难；土地没有扩大，财富没有积聚，不是国家的祸害。在上的不讲礼义，在下的不学礼义，作恶的百姓日益增多，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上天正要颠覆王朝，群臣不要吵吵闹闹。’吵吵闹闹，就是说话放肆随便。侍奉君主不讲义，一举一动不合礼，张口就诋毁先王之道，便是放肆随便。所以说，责求君王施行仁政，这叫恭敬；向君王陈述好的意见，堵塞他的邪念，这叫尊重；认为君王不能行善，这叫坑害君王。”

【注释】 离娄：相传是黄帝时一个视力特别好的人。 公输子：即公输班（或作公输般、公输盘），春秋末年鲁国人，故又称鲁班，是古代著名的建筑工匠。 师旷：春秋时晋平公的乐师，名旷，相传他的辨音能力特别强。 六律：指十二律中的六个阳律。十二律是古人用十二根律管所定的十二个标准音，分为阴阳两类，阴律又叫六吕，阳律又叫六律。这里的六律代指十二律。 五音：中国古代音乐所定的五个音阶，具体名称是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 这两句出自

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。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。

（二）孟子曰：“规矩，方员之至也；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欲为君，尽君道；欲为臣，尽臣道。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‘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’暴其民甚，则身弑国亡；不甚，则身危国削，名之曰‘幽’、‘厉’，虽孝子慈孙，百世不能改也。《诗》云：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圆规、曲尺，是方和圆的最高标准；圣人，是做人的最高典范。想成为好君主，就要尽到做君主的道理；想成为好臣子，就要尽到做臣子的道理。二者都效法尧、舜就行了。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来侍奉君主，就是不敬重他的君主；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，就是残害他的百姓。孔子说：‘道路只有两条，仁和不仁罢了。’对百姓残暴太厉害，就会自身被杀、国家灭亡；即使不太厉害，也会自身危险、国家削弱，死后被加上‘幽’、‘厉’这类恶谥，即使他有孝顺的子孙，一百代也无法更改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殷朝的借鉴不远，就在前代的夏朝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

【注释】幽、厉：谥号名。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说：“动祭乱常曰幽，杀戮无辜曰厉。”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。

（三）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酒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得天下，是由于仁；他们失掉天下，是由于不仁。国家衰败、兴盛、生存、灭亡的原因，也是这样。天子不仁，不能保住天下；诸侯不仁，不能保住国家；卿大夫不仁，不能保住宗庙；士人和百姓不仁，不能保住自身。如果害怕死亡，却又乐意干不仁的事，这就像害怕喝醉却硬要多喝酒一样。”

（四）孟子曰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《诗》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爱别人，别人不来亲近，就要反问自己仁的程度；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，就要反问自己智的程度；礼貌待人，别人却不理睬，就要反问自己恭敬的程度。行为有得不到预期效果的，都要反过来求问自己。自身端正了，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他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永远配合天命，自己求来众多的幸福。’”

【注释】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，‘天下国家。’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们有句常说的话，都这么说，‘天下国家。’天下的根本在于国，国的根本在于家，家的根本在于自身。”

（六）孟子曰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国慕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”

孟子说：“搞好政治不难，不得罪贤明的卿大夫就行了。他们所爱慕的，全国都会爱慕；全国所爱慕的，天下都会爱慕；因而德教就会浩浩荡荡充溢于天下了。”

（七）孟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；天下无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强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齐景公曰：‘即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绝物也。’涕出而女于吴。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。如耻之，莫若师文王。师文王，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。’孔子曰：‘仁不可为众也。夫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。’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？’”

孟子说：“天下有道时，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，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；天下无道时，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，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。这两种情况，符合天理。顺从天理的生存，违逆天理的灭亡。齐景公说过：‘我既不能命令别人，又不愿听别人命令，这就同别人断绝了关系。’景公不得已哭着把女儿嫁到吴国去。现在，小国效法大国，却又耻于接受大国命令，这就好比学生耻于接受老师的命令一样。如果真的感到羞耻，那就不如效法文王。效法文王，大国不出五年，小国不出七年，一定能在天下掌权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商朝子子孙孙，不下十万余人。上帝既有命令，都向周朝归顺。都向周朝归顺，就因天命没有定论。殷朝的臣子，不论是漂亮的聪明的，都行裸献之礼，助祭在周王京城。’孔子说：‘仁的力量，不在于人多。国君爱好仁德，就能天下无敌。’如果想无敌于天下而又不凭借仁，这就像热得受不了而又不肯洗澡一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谁能热得受不了，不去洗个澡？’”

【注释】 事见《说苑·权谋》记载。齐景公惧怕吴王阖庐伐齐，不得已把女儿嫁给阖庐。送别女儿时，哭着说：“余死不汝见矣”，又说：“余有齐国之固，不能以令诸侯，又不能听，是生乱也。寡人闻之，不能令，则莫若从。”这八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裸（guàn），宗庙祭祀的一种仪式，把郁鬯（chàng）酒浇在地上以迎接鬼神。将，助。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柔桑》。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不仁者可与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乐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与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纓，浊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’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。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仁的人还能同他讲什么吗？他们面临危险还自以为安全，灾祸临头还自以为

得利，把导致亡国败家的事当作快乐。不仁的人如果还能同他谈什么，哪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？从前有个孩子唱道：‘沧浪的水碧清哟，可以洗我的帽带；沧浪的水浑浊哟，可以洗我的脚。’孔子说：‘弟子们听着！水清就洗帽带，水浊就洗脚了。这是由水自己招来的。’一个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，人家才来侮辱他；一个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毁败，人家才来毁败它；一个国必然是自己招致讨伐，别人才来讨伐它。《太甲》上说：‘上天降灾，还可以躲；自己作孽，别想再活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（九）孟子说：“桀、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，尔也。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圯也。故为渊驱鱼者，獯也；为丛驱爵者，鹵也；为汤、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则诸侯皆为之驱矣。虽欲无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。苟为不畜，终身不得。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《诗》云：‘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桀和纣失天下，是由于失去了人民；失去人民，是由于失去了民心。得天下有办法：得到人民，就能得到天下了；得人民有办法：赢得民心，就能得到人民了；得民心有办法：他们想要的，就给他们积聚起来；他们厌恶的，不加给他们，如此罢了。人民归向于仁，如同水往下方流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。所以，替深水赶来鱼的是水獭；替树丛赶来鸟雀的是鹞鹰；替汤王、武王赶来百姓的，是夏桀和商纣。如果现在天下的国君有爱好仁德的，那么诸侯们就会替他吧人民赶来。哪怕他不想称王天下，也不可能了。现在想称王天下的人，好比害了七年的病要找存放多年的艾来治。如果平时不积存，那就终身得不到。如果不立志在仁上，必将终身忧愁受辱，以至子死亡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那怎能把事办好，只有一块儿淹死了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

【注释】 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桑桑》。

（十）孟子曰：“自暴者，不可与有言也；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谓之自弃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

孟子说：“自己戕害自己的人，不可能同他有什么话说；自己抛弃自己的人，不可能同他有所作为。说话诋毁礼义，这叫自己戕害自己；自认为不能守仁行义，这叫自己抛弃自己。仁是人们最安全的住所，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。空着安全的住所不住，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，真可悲啊！”

（十一）孟子曰：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：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”

孟子说：“道路就在眼前，却向远处去寻找；事情本来容易，却找难的去做法：只要人人爱父母、敬长辈，天下就会太平。”

（十二）孟子曰：“居下位而不获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：不信于友，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：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。”

悦亲有道：反身不诚，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，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。要取得上司信任有办法：如果不被朋友信任，也就不会得到上司信任了。要被朋友信任有办法：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欢心，也就不会被朋友信任了。要父母欢心有办法：如果反省自己不诚心诚意，也就得不到父母欢心了。要使自己诚心诚意有办法：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行，也就不会使自己诚心诚意了。所以，诚是天然的道理，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。极端诚心而不能使人感动，是从不会有的事；不诚心是没有谁会被感动的。”

（十三）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内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伯夷躲避纣王，隐居在北海边，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‘何不去投奔西伯呢！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。’太公躲避纣王，隐居在东海边，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‘何不去投奔西伯呢！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。’这两位老人，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，（他们）投奔了西伯，这就使天下做父亲的都去投奔西伯了。天下做父亲的都投奔了西伯，他们的儿子还能往哪里去呢？诸侯中如果有施行文王那样的仁政的，不出七年，一定能在天下执掌政权。”

【注释】北海之滨：其地在今濒临渤海的河北昌黎一带。西伯：即周文王。太公：即姜太公，因祖先曾封于吕地，故又姓吕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号太公望。曾辅佐文王、武王灭商建立周朝。东海之滨：其地在今山东莒县东部。

（十四）孟子曰：“求也为季氏宰，无能改于其德，而赋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‘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’由此观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弃于孔子者也，况于为之强战？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故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冉求当了季氏的家臣，不能改变季氏的德行，征收田赋反而比过去增加一倍。孔子说：‘冉求不是我的学生，弟子们，你们可以擂起鼓来声讨他！’由此看来，君主不施行仁政，反而去帮他聚敛财富的人，都是孔子所鄙弃的，更何况为他卖命打仗的人呢？为争夺一块地方打仗而杀人遍野，为争夺一座城池打仗而杀人满城，这就叫作领着土地来吃人肉，罪恶之大，将他处死都嫌不够的。所以善于打仗的人该受最重的刑罚，唆使诸侯拉帮结伙打仗的人，该受次一等的刑罚，强令百姓垦荒耕种的人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。”

【注释】求也为季氏宰：求，冉求，孔子弟子。季氏，指季康子，鲁国卿。

（十五）孟子曰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

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观察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察他的眼睛。眼睛掩藏不了他（内心）的邪恶。心胸正直，眼睛就明亮；心胸不正，眼睛就浊暗。听他说话，同时观察他的眼睛，这个人的善恶还能隐藏到哪里去呢？”

（十六）孟子曰：“恭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。侮夺人之君，惟恐不顺焉，恶得为恭俭？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恭敬的人不欺侮别人，节俭的人不掠夺别人。欺侮人、掠夺人的君主，唯恐别人不顺从，怎么能做到恭敬和节俭？恭敬和节俭难道可以靠声音笑貌强装出来的吗？”

（十七）淳于髡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

淳于髡说：“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接东西，是礼法的规定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礼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礼法的规定。”

曰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

淳于髡又问：“如果嫂子落水了，那么能用手拉她吗？”

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，这就如同豺狼了。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，这是礼法的规定；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，这是对礼法的变通。”

曰：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”

淳于髡说：“现在，天下的人都掉落水中了，您不去救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天下的人都落水了，要用王道去救；嫂子落水了，要用手去救。你难道想用手去救天下的人吗？”

【注释】 淳于髡(k n)：姓淳于，名髡，战国时齐国有名的辩士，曾在齐威王、齐宣王时做官。

（十八）公孙丑曰：“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君子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，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势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；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。继之以怒，则反夷矣。‘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’则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则恶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间不责善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因为情理上行不通。（父亲）教育（儿子）必然要用正确的道理；用正确的道理行不通，接着便会动怒。一动怒，就反而伤了感情了。（儿子会说：）‘你用正确的道理教育我，而你自己的做法就不正确。’这样，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。父子之间伤了感情，就坏事了。古时候相互交换儿子进行教育，父子之间不求全责备。相互求全责备，会使父子关系疏远，父子疏远，那就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。”

（十九）孟子曰：“事，孰为大？事亲为大；守，孰为大？守身为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闻之矣；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未之闻也。孰不为事？事亲，事之本也；孰不为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必请所与；问有余，必曰‘有’。曾皙死，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不请所与；问有余，曰‘亡矣’，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哪一种侍奉最重要？侍奉父母最重要；哪一种守护最重要？守护自身（的善性）最重要。不丧失自身（善性）而能侍奉好父母的，我听说过；丧失了自身（善性）而能侍奉好父母的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哪个长者不该侍奉？但侍奉父母才是侍奉的根本，哪种好品德不该守护？但守护自身（的善性）是守护的根本。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，每餐必定有酒肉。撤除食物时，必定要请示（剩下的酒肉）给谁；父亲问有没有剩余，必定说‘有’。曾皙死后，曾元奉养他的父亲曾子，每餐也必定有酒肉。撤除时，不请示剩余的给谁；父亲问有没有剩余，就回答说‘没有了’，准备拿吃剩的下顿再进奉给父亲。这叫作对父母的口体奉养。像曾子那样，就可以称为对父母心意的奉养了。侍奉父母能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。”

【注释】 曾子：即曾参，春秋时鲁国人，与他的父亲曾皙同为孔子的弟子。

（二十）孟子曰：“人不足与适也，政不足问也。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；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那些在位的小人，不值得去指责，他们的政事不值得去非议。只有大仁大德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。君主仁，没有谁不仁；君主义，没有谁不义；君主正，没有谁不正。一旦使君主端正了，国家就安定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适：同“谪”，谴责，指责。

（二十一）孟子曰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料想不到的赞誉，有吹毛求疵的毁谤。”

（二十二）孟子曰：“人之易其言也，无责耳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说话随随便便，那就不值得责备他了。”

（二十三）孟子曰：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。”

（二十四）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。

乐正子跟随王子敖来到齐国。

乐正子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子亦来见我乎？”

乐正子去见孟子。孟子说：“你也来看我吗？”

曰：“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”

乐正子说：“先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？”

曰：“子来几日矣？”

孟子问：“你来了几天了？”

曰：“昔者。”

乐正子说：“前些日子。”

曰：“昔者，则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前些日子就来了，那么我说这话不也是应该的吗？”

曰：“舍馆未定。”

乐正子说：“（因为）住所没有定下来。”

曰：“子闻之也，舍馆定，然后求见长者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听说过，（非要）住所定下来了，才去求见长辈的吗？”

曰：“克有罪。”

乐正子说：“我有过错。”

（二十五）孟子谓乐正子曰：“子之从于子敖来，徒餽啜也。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餽啜也。”

孟子对乐正子说：“你跟着王子敖来，只是为了混饭吃罢了。我没有想到，你学习古人的道理，竟是用它来混饭吃。”

（二十六）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舜不告而娶，为无后也，君子以为犹告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孝的事有三件，其中没有子孙后代是最大的不孝。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，就因为怕没有后代，所以君子认为他如同禀告了一样。”

【注释】 不孝有三：据赵歧注，不孝的三件事是：一、对父母的过错“阿意曲从”，使父母陷入“不义”；二、家境贫困，父母年老，却不愿当官求俸禄以供养父母；三、不娶妻子，没有儿子，断绝了后代。舜不告而娶：传说舜的父亲凶狠愚蠢，舜如果告诉他娶妻的事，肯定得不到他同意。不禀告不合礼，没有后代又是最大的不孝，两相权衡，只好“不告而娶”。

（二十七）孟子曰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；乐之实，乐斯二者，乐则生矣；生则恶可已也，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；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；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；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、态度恭敬；乐的实质是乐于做这两方面的事，快乐就产生了；一产生就抑制不住，抑制不住，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。”

【注释】 “乐之实”三句：前一“乐”，读yuè，后二“乐”，读lè。

（二十八）孟子曰：“天下大悦而归己，视天下悦而归己，犹草芥也，惟舜为然。不得乎亲，不可以为人；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。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。此之谓大孝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地要来归附自己，把这种情景看得如同草芥的，只有舜是这样。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，不可以做人；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意，不能做儿子。舜竭尽全力按侍奉父母的道理去做，终于使他的父亲瞽瞍高兴了；瞽瞍高兴了，天下的人由此受到感化；瞽瞍高兴了，天下父子之间应有的关系就确定了。这叫作大孝。”

【注释】 瞽瞍(g s u)：舜的父亲，其事可参《万章上》二、四章。底(zhí)：致。豫：乐。

离娄下

共三十三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，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，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，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生在诸冯，迁居到负夏，死在鸣条，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。文王生在岐周，死在毕郢，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。两地相距一千多里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，但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所推行的，像符节一样吻合，先出的圣人和后出的圣人，他们（所遵循的）法度是一样的。”

【注释】 诸冯：与下文的负夏、鸣条，皆古地名，具体所在已无法确指，传说都在今山东省。 岐周：岐，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岐山；“周”是国名。 毕郢：地名，在今陕西咸阳市东部。 符节：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，用金、玉、竹、铜、木等制作，形状不一，上写文字，剖分为二，双方各执一半，使用时将两半相合以验真假。 揆（kuí）：尺度，准则。

（二）子产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、洧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岁十一月，徒杠成；十二月，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
子产治理郑国的政事，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。孟子说：“（子产）仁惠却不懂治理政事的方法。（如果）十一月份把走人的桥修好，十二月份把行车的桥修好，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。在上位的人搞好了政治，出行时让行人回避自己都可以的，哪能一个个地帮别人渡河呢？所以治理政事的人，对每个人都一一去让他喜欢，时间也就太不够用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子产：春秋时郑国的贤相，姓公孙，名侨，字子产。 溱（zhēn）、洧（wǐ）：郑国的两条河流名。

（三）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
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；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；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，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。”

王曰：“礼，为旧君有服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

宣王说：“礼制规定，（已经离职的臣下）要为先前侍奉过的君主服孝，君主怎样做，臣下就能为他服孝呢？”

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，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之于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仇。寇仇，何服之有？”

孟子说：“（臣下在职时）有劝谏，君主就听从，有建议，君主就采纳，使君主恩泽遍及百姓；（臣子）有原因离职（到别国去），君主就派人领他出境，并且派人先到他要去的的地方作好安排；离开三年还不回来，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。这叫三次有礼。这样，臣下就愿意为他服孝了。如今做臣下的，有劝谏，君主不接受，有建议，君主不肯听，（因此）恩泽不能遍及百姓；有原因离去，君主就要捉拿他，还想法使他在所去的地方陷入困境；离开的当天，就没收了她的封地房屋。这样就叫作仇人。（成了）仇人，哪有什么要服孝的呢？”

（四）孟子说：“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；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。”

孟子说：“无罪而杀士人，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；无罪而杀百姓，那么士人就可以迁走。”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主仁，就没有谁不仁；君主义，就没有谁不义。”

（六）孟子曰：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符合礼的‘礼’，不符合义的‘义’，有道德的人是不遵行的。”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，故人乐有贤父兄也。如中也弃不中，才也弃不才，则贤不肖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寸。”

孟子说：“道德行为合乎法度的人要教育、熏陶不合法度的人，有才能的人要教育、熏陶没有才能的人，所以人们都乐于有贤能的父兄。如果道德行为合乎法度的人鄙弃不合法度的人，有才能的人鄙弃没有才能的人，那么贤能的人与不贤能的人之间的距离，就近得不能用寸来度量了。”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有所不为，然后才能有所为。”

（九）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

孟子说：“说人家缺点，招来了后患怎么办？”

（十）孟子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者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仲尼不做过头的事。”

（十一）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德行的君子，说话不一定都兑现，做事不一定都彻底，只要落实在‘义’上就行。”

（十二）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德行的君子，是不失掉婴儿般纯真天性的人。”

（十三）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奉养父母还算不上大事，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大事。”

（十四）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深造，是想使他自己获得道理。自己获得的道理，就能牢固掌握它；牢固掌握了它，就能积蓄很深；积蓄深了，就能左右逢源取之不尽，所以君子想要自己获得道理。”

（十五）孟子曰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广博地学习，详细地阐述，是要由此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。”

（十六）孟子曰：“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；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靠善来使人心服，没有能使人心服的；靠善来教育感化人，才能使天下的人心服。天下的人不心服却能统治好天下的，是从来不会有的。”

（十七）孟子曰：“言无实不祥。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说话没有事实根据是不好的。不祥的后果由阻碍进用贤者的人承受。”

（十八）徐子曰：“仲尼亟称于水，曰‘水哉，水哉！’何取于水也？”

徐子说：“孔子多次称赞水，说道‘水啊，水啊！’对于水，孔子取它哪一点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。苟为无本，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，可

立而待也。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源头里的泉水滚滚涌出，日夜不停，注满洼坑后继续前进，最后流入大海。有本源的事物都是这样，孔子就取它这一点罢了。如果没有本源，像七八月间的雨水那样，下得很集中，大小沟渠都积满了水，但它们的干涸却只要很短的时间。所以，声望超过了实际情况，君子认为是可耻的。”

【注释】 徐子：姓徐，名辟，孟子弟子。

（十九）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，一般的人丢弃了它，君子保存了他。舜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，明察人伦关系，因此能遵照仁义行事，而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。”

（二十）孟子曰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汤执中，立贤无方。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未之见。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；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”

孟子说：“禹讨厌美酒而喜欢善言。汤掌握住中原则，选拔贤人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。文王看待百姓，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，（总是同情抚慰；）望见了‘道’却像没有看见一样，（总是不断追求。）武王不轻慢近臣，不遗忘远臣。周公想要兼有三代圣王的功业，实践（上述）四个方面的美德；要是有不合当时情况的，就仰首思索，夜以继日；幸而想通了，就坐等天亮（以便立即实行）。”

【注释】 方：义同“常”。泄迩：泄，狎；迩，近。

（二十一）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梲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后，诗就没有了；诗没有之后，就出现了《春秋》一类史书。晋国的《乘》，楚国的《梲杌》，鲁国的《春秋》，都是一样的：上面记载的是齐桓公、晋文公之类的事，上面的文字，都是由史官记录而成。孔子说：‘各国史书（褒贬善恶）的原则，我私下里取来（运用到《春秋》中去）了。’”

【注释】 迹：当为“ 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 ，古之道人。”道人是古代采集歌谣的官吏。《春秋》：各国史书的通称。又，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《春秋》，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编年体鲁《春秋》。据上下文，这里的《春秋》似指前者。《乘》：晋史书名。下文梲杌（táo wù）、《春秋》分别是楚国、鲁国史书名。

（二十二）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道德风尚的影响，五代以后就断绝了；小人道德风尚的影响，五代以后也就断绝了。我没能（赶上）做孔子的门徒，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习（孔子的道德学问）的。”

（二十三）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；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可以拿，可以不拿，拿了就伤害了廉洁；可以给，可以不给，给了就伤害了恩惠；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死了就伤害了勇敢。”

（二十四）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孟子曰：“是亦羿有罪焉。”

逢蒙向羿学射箭，完全学会了羿的技术，他想到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，于是杀害了羿。孟子说：“这件事羿也有过错。”

公明仪曰：“宜若无罪焉。”

公明仪说：“好像不该有过错吧。”

曰：“薄乎云尔，恶得无罪？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，卫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，吾死矣夫！’问其仆曰：‘追我者谁也？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也。’曰：‘吾生矣。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，卫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吾生，何谓也？’曰：‘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’庾公之斯至，曰：‘夫子何为不执弓？’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’曰：‘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虽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废。’抽矢，扣轮，去其金，发乘矢而后反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过错小一点罢了，哪能说没有过错？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，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。子濯孺子说：‘今天我的病发作了，不能拿弓，我是必死无疑的了。’问他的驾车人：‘追我的人是谁？’驾车的说：‘是庾公之斯。’子濯孺子说：‘我能活了！’驾车的说：‘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；您（反而）说“我能活了”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’子濯孺子说：‘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，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射箭。尹公之他是正派人，他看中的朋友一定也是正派的。’庾公之斯追到跟前，说：‘先生为什么不拿弓？’子濯孺子说：‘今天我的病发作了，无法拿弓。’庾公之斯说：‘我向尹公之他学射箭，尹公之他是向您学射箭，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技术反过来伤害您。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今天这事，是国君交付的事，我不敢不办。’说完便抽出箭来，在车轮上敲，敲掉箭头，射了四箭之后返身回去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逢蒙学射于羿：逢蒙，羿的学生，后背叛羿，帮助有穷国的相寒浞杀死了羿。羿，传说是古代有穷国的国君，以善射闻名。子濯孺子郑国大夫。庾公之斯：卫国大夫。尹公之他（tu）：卫国人。

（二十五）孟子曰：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；虽有恶人，

齐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如果）西施蒙上了脏东西，那么人人都会掩着鼻子走过她跟前；即使长得丑陋的人，只要（诚心）斋戒沐浴，那么也可以祭祀上帝。”

【注释】 齐（zhī）：繁体为“𡇗”，与斋字的繁体“齋”形近，故得假借为斋。

（二十六）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为本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天下之人所说的本性，无非指万物固有的道理而已。固有的道理是以顺乎自然作根本的。（有时）之所以要讨厌聪明，是因为它穿凿附会。如果聪明得能像禹使水顺势流泄那样，那就不会讨厌聪明了。禹使水顺势流泄，做的是不用穿凿而顺其自然的事。如果聪明人也能做不用穿凿而顺其自然的事，那聪明也就大得了不起了。天是很高的，星辰是很远的，如果能推求它们固有的（运行）规律，那么一千年后的冬至，也是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。”

【注释】 日至：这里指冬至。

（二十七）公行子有子之丧，右师往吊。入门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。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曰：“诸君子皆与驩言，孟子独不与驩言，是简驩也。”

公行子为儿子办丧事，右师前去吊丧。进了门，就有走上来同他说话的，（坐下后，）又有走近他的座位来同他说话的。孟子不同右师说话，右师不高兴地说：“大夫们都来同我说话，只有孟子不同我说话，这是怠慢我。”

孟子闻之，曰：“礼，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，不逾阶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礼，子敖以我为简，不亦异乎？”

孟子听了这话，说：“按礼的规定，在朝廷上不能越过位次相互交谈，不能越过台阶相互作揖。我是想按礼办事，子敖却认为我怠慢了他，不也奇怪吗？”

【注释】 公行子：齐国大夫。 右师：官名，这里指王。王，字子敖。

（二十八）孟子曰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忧则有之：舜，人也；我，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。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

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，是因为他保存在心里的思想不同。君子把仁保存在心里，把礼保存在心里。仁人爱人，有礼的人尊敬人。爱人的人，别人就一直爱他；尊敬人的人，别人就一直尊敬他。假设有个人，他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我，那么君子必定会反省自己：我（对他）一定还有不仁的地方，无礼的地方，要不这种态度怎么会冲着我来呢？反省后做到仁了，反省后有礼了，那人的粗暴蛮横仍然如此，君子必定再反省：我（待他）一定还没有尽心竭力。经过反省，做到了尽心竭力，那人的粗暴蛮横还是这样，君子就说：‘这不过是个狂人罢了。像他这样，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？’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，没有一时的担心。至于终身忧虑的事是：舜是人，我也是人；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，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，我却仍然不免是个平庸的人，这是值得忧虑的。忧虑了怎么办？像舜那样去做罢了。至于说到君子（一时）所担心的，那是没有的。不仁的事不干，不合礼的事不做。即使有一时的担心，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了。”

（二十九）禹、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孔子贤之。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，孔子贤之。孟子曰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斗者，救之，虽被发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纓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；虽闭户可也。”

禹、后稷处在太平时代，三次路过家门都不进去，孔子称赞他们。颜子处在乱世，居住在僻陋的巷子里，一个小竹筐装饭吃，一个瓢子舀水喝，别人忍受不了那种清苦，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，孔子称赞他。孟子说：“禹、后稷、颜回（遵循）同一个道理。禹一想到天下的人有淹在水里的，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淹在水里似的；后稷一想到天下的人还有挨饿的，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挨了饿似的，所以才那样急迫（地去拯救他们）。禹、后稷和颜回如果互换一下处境，也都会这样的。假设现在有同室的人打架，（为了）阻止他们，即使（匆忙得）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乡邻中有打架的，也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，那就太糊涂了；（对这种事，）即使关起门来（不管它）也是可以的。”

【注释】 颜子：即颜回，孔子弟子，以贤著称。 被发纓冠：古人戴帽子要先束发，然后用簪子把帽子固定在头发上，再系好帽带。披散着头发戴帽，这里是形容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像正常时那样戴帽子。救：止。

（三十）公都子曰：“匡章，通国皆称不孝焉，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，敢问何也？”

公都子说：“（齐国的）匡章，全国都说他不孝，您却同他交往，还对他很客气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；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；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；从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，四不孝也；好勇斗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于是乎？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。”

责善，朋友之道也；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？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。是则章子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世俗所说的不孝，有五种情况：四肢懒惰，不顾父母的生活，这是一不孝；喜欢赌博喝酒，不顾父母的生活，是二不孝；贪图钱财，偏爱老婆孩子，不顾父母的生活，是三不孝；放纵于寻欢作乐，使父母蒙受羞辱，是四不孝；逞勇好斗，危及父母，是五不孝。章子在这五种不孝中犯有哪一种吗？章子是因为父子之间互相责求善行而不能相处在一块的。责求善行，这是朋友相处的原则；父子之间责求善行，却是大伤感情的事。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？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，不能亲近他，（不得已）把妻子儿女赶出了门，终身不要他们侍奉。他心里设想，不这么做，就是更大的罪过。这就是章子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戮：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“戮，羞辱也。”

（三十一）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曰：“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”寇退，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”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“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，则先去以为民望；寇退，则反，殆于不可。”沈犹行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”

曾子居住在武城，越国军队来侵犯。有人说：“敌人要来了，何不离开这里？”（曾子临离开时）说：“不要让人住到我家来，毁坏了这里的树木。”敌人退走了，曾子就说：“修好我的墙屋，我要回来了。”敌人退走后，曾子回来了。他身边的人议论说：“（武城人）对我们先生这样忠诚而恭敬，敌人来了，先生却先离开，给百姓做了这么个榜样；敌人退走了，他才回来，（这么做）恐怕不好。”沈犹行说：“这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。从前，（先生曾住在我们那里，）沈犹家遭遇负刍作乱的祸事，跟随先生的七十个弟子，没有一个出事的，（因为他们是老师和客人，让他们先离开）。”

子思居于卫，有齐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子思曰：“如伋去，君谁与守？”

子思居住在卫国，有齐国军队来侵犯。有人说：“敌人要来了，您何不离开这里？”子思说：“如果我也离开，国君同谁来守城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”

孟子说：“曾子和子思遵行相同的道理。曾子是老师，是长辈；子思是臣，身份低。如果曾子、子思互换了地位，也都会这样的。”

【注释】武城：鲁地名，在今山东费县境内。沈犹行：曾子弟子，姓沈犹，名行。负刍：人名，或说是背柴草的人。子思：孔子之孙，名伋。

（三十二）储子曰：“王使人夫子，果有以异于人乎？”孟

子曰：“何以异于人哉？尧、舜与人同耳。”

储子说：“齐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，（您）果真有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哪有什么同别人不一样的呢？尧、舜都是同普通人一样的嘛。”

【注释】 储子：齐国人，曾任齐相。 （jiàn）：窥视。

（三十三）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则必饜酒肉而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“良人出，则必饜酒肉而后反；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来，吾将良人之所之也。”

齐国有个一妻一妾住在一起的人家。她们的丈夫每次出门，必定是喝足了酒、吃饱了肉之后才回家。妻子问同他一起吃喝的是什么人，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。妻子告诉他的妾说：“丈夫每次出去，总是酒足肉饱后回来；问他同谁一起吃喝，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，可是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，我打算暗暗地察看他去什么地方去。”

蚤起，施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阡，祭者，乞其余；不足，又顾而之他，此其为饜足之道也。

（第二天）一早起来，（妻子）暗中跟着丈夫到他要去的地方，走遍全城没有一个站住了跟他说话的。最后走到了东门外的一块墓地中间，（见他）跑到祭坟的人那里，讨些残剩的酒菜吃；没吃饱，又东张西望上别处去乞讨，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。

其妻归，告其妾，曰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！”与其妾讪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

妻子回家后，（把情况）告诉了妾，并说道：“丈夫，是我们指望终身依靠的人，现在他竟像这样！”（说罢）同妾一起嘲骂丈夫，在庭中相对而泣。而丈夫还不知道，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，向妻妾摆架子。

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几希矣。

从君子看来，人们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手段，能使他们妻妾不感到羞耻、不相对而泣的，恐怕是很少的。

【注释】 施（yì）：斜行，这里形容暗暗尾随着别人走的样子。 阡（fán）：坟墓。 施施（yìyì）：得意的样子。

万章上

共九章

(一) 万章问曰：“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，何为其号泣也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舜走到田里，对着天诉说、哭泣，他为什么要诉说、哭泣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怨慕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因为他（对父母）既抱怨又眷念。”

万章曰：“‘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。’然则舜怨乎？”

万章说：“‘父母喜欢自己，高兴而不忘记父母；父母讨厌自己，忧愁而不抱怨父母。’（按您这么说，）那么舜是抱怨父母吗？”

曰：“长息问于公明高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’公明高曰：‘是非尔所知也。’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愬：我竭力耕田，共为子职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哉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。为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天下之士悦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忧；贵，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忧。人悦之、好色、富贵，无足以解忧者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以前）长息曾问公明高：‘舜到田里去，我听您解说过了；对天诉说、哭泣，这样对父母，我还不理解。’公明高说：‘这不是你能明白的了。’公明高认为，孝子的心是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：我竭力耕田，恭敬地尽到做儿子的职责就行了，（要是）父母不喜欢我，我有什么责任呢？（舜却不是这样。）帝尧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带着大小官员、牛羊、粮食，到田野中侍奉舜，天下的士人投奔他的也很多，帝尧还将把整个天下让给他。（舜却）因为不能使父母顺心，而像走投无路的人无所归宿似的。天下的士人喜欢他，这是人人想得到的，却不足消除他的忧愁；漂亮的女子，这是人人想得到的，舜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，却不足以消除他的忧愁；财富，是人人想得到的，舜富有天下，却不足以消除他的忧愁；地位尊贵，是人人想得到的，舜尊贵到当了天子，却不足以消除他的忧愁。士人的喜欢、漂亮的女子、财富和尊贵，没有一样足以消除忧愁的，只有顺了父母心意才能消除忧愁。人在幼小的时候，就依恋父母；懂得找对象了，就倾慕年轻美貌的女子；有了妻子，就眷念妻子；做了官就思念君主，得不到君主信任，心里就热辣辣地难受。具有最大孝心的人，才能终身眷念父母。到了五十岁上还眷念父母的，我在伟大的舜的身上看到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长息、公明高：长息，公明高的弟子；公明高，曾参的弟子。 愬(jiá)：无
忧无愁的样子。 妻帝之二女：传说尧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。

(二) 万章问曰：“《诗》云，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’。信
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，‘娶妻应该怎么做？一定先要禀告父母’。信守这道理的，
应该没有人能比得上舜的。（可是）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；如告，则废人之
大伦，以怙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禀告了，就娶不成了。男女成婚，是人类重大的伦理关系；如果舜禀告了（而
娶不成妻），就废掉了这种伦理关系，反而引起对父母怨恨，所以不禀告。”

万章曰：“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
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舜不禀告就娶妻，我已领教了您的解释，帝尧把女儿嫁给舜，却也不告诉舜的
父母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帝尧也知道，告诉了他们就嫁不成了。”

万章曰：“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揜
之。象曰：‘谗盖都君咸我绩。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
朕，弧朕，二嫂使治朕栖。’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‘郁陶思
君尔。’忸怩。舜曰：‘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’不识舜不知象之
将杀己与？”

万章说：“父母叫舜修理粮仓，（等他爬上仓后，）拿掉了梯子，（他父亲）瞽瞍放火烧
粮仓，（想把舜烧死。）又曾叫舜淘井，（舜已经逃）出了井，（瞽瞍不知道，）随即就填井，
（想把舜埋在井里。）象说：‘谋害舜都是我的功劳。（害死了他，他的）牛羊归父母，粮食归
父母，干戈归我，琴归我，弓归我，让两个嫂嫂替我整理床铺。’象走进舜的住房，（不料舜没
有死，）舜正在床上弹琴。象（赶忙掩饰）说：‘我可想念你啦！’神情很不自然。舜说：‘我
惦念着这些臣仆，希望你来帮我管理。’我不知道，舜真的不晓得象要杀害他吗？”

曰：“奚而不知也？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”

孟子说：“怎么会不知道呢？（舜看重兄弟情义，）象忧愁，他也忧愁；象高兴，他也高
兴。”

曰：“然则舜伪喜者与？”

万章说：“这么说，舜是假装高兴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；攸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。从前有人送条活鱼给郑国的子产，子产叫管理池塘的小吏把它放养到池塘里。小吏把鱼煮熟吃了。回来报告说：‘刚放它时，半死不活的；不一会儿就摇摆着尾巴游开了；一转眼就游不见了。’子产说：‘得着它的好去处了！得着它的好去处了！’小吏出来后说：“谁说子产聪明？我都把鱼煮熟吃掉了，他还说：得着它的好去处了，得着它的好去处了。’所以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，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。象装着敬爱兄长的样子来了，所以舜真诚地相信他，而且感到高兴，怎么是假装的呢？”

【注释】 这两句出自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。象：人名，相传是舜的同父异母弟。盖：“害”的假借字。都君：指舜。郁陶：思念之状。

（三）万章问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立为天子则放之，何也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象天天都把谋杀舜当作自己要干的事，舜做了天子后，只是流放了他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孟子曰：“封之也；或曰放焉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封他当诸侯；有人说是流放罢了。”

万章曰：“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杀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。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：在他人则诛之，在弟则封之？”

万章说：“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，把驩兜流放到崇山，把三苗的君主驱逐到三危，把鲧诛死在羽山，将这四个人治了罪，天下便都归服，因为惩处的是不仁的人。象是最不仁的人，却封给他有庠。有庠的百姓有什么罪呢？仁人本该这么做的吗：对旁人就严加治罪，对弟弟就封他诸侯？”

曰：“仁人之于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亲爱之而已矣。亲之，欲其贵也；爱之，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贵之也。身为天子，弟为匹夫，可谓亲爱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仁人对于自己的弟弟，不藏怒气在心里，不留怨恨在胸中，只知道要亲他爱他罢了。亲他，就想让他尊贵；爱他，就想让他富有。把有庠封给他，就是要让他既富有又尊贵。

自己当了天子，弟弟却做百姓，能说是亲他爱他吗？”

“敢问或曰放者，何谓也？”

万章又问道：“请问，有人说是流放，这话怎么讲呢？”

曰：“象不得有为其国，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，故谓之放。岂得暴彼民哉？虽然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源源而来，‘不及贡，以政接于有庠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象不能在他的国家里任意行事，天子派了官吏去治理他的国家，收取那里的贡税，所以说是流放。象哪能对他的百姓施行暴政呢？虽然这样，舜还想常常见到象，所以象不断地来。（古书上说：）‘不必等到朝贡的日子，（平常就）以政事为名接见有庠的国君。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”

【注释】 共工：相传为尧的大臣。驩兜：相传是尧、舜时的大臣。三苗：国名。鯀（g n）：传说是禹的父亲，尧曾派他治水，但没有治成功。有庠：传说是象的封地。这两句可能是《尚书》逸文

（四）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，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

咸丘蒙问道：“俗话说：‘很有道德的人，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下，父亲不能把他当作儿子。’舜做了天子，尧率领诸侯朝见他，他父亲瞽瞍也朝见他。舜见了瞽瞍，神色很不安。孔子说：‘在这个时候呀，天下真是危险到极点啦！’不知这句话真这么说过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尧老而舜摄也。《尧典》曰：‘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，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’孔子曰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舜既为天子矣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，是二天子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这不是君子说的话，是齐国东边乡下人说的话。尧老了，舜代行天子职权。《尧典》上说：‘（舜代行天子职权）二十八年，尧才去世，群臣如同死了父母一般，服丧三年，天下不闻音乐之声。’孔子说：‘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人间没有两个帝王。’（如果）舜当时已经做了天子，却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，这就同时有两个天子了。”

咸丘蒙曰：“舜之不臣尧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

咸丘蒙说：“舜没有把尧当作臣，我已领教了您的解释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普天之下，没有哪里不是天子的土地；四海之内，没有哪个不是天子的臣民。’舜已经做了天子了，瞽瞍却

不是他的臣民，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曰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，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，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’。故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；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如以辞而已矣，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。’信斯言也，是周无遗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；尊亲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。’此之谓也。《书》曰：‘祗载见瞽瞍，夔夔斋栗，瞽瞍亦允若。’是为‘父不得而子’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这首诗，不是说的这个意思，（是说作这首诗的人）公事劳碌以致于不能奉养父母。（意思是）说，‘这些没有一件不是公事，却只有我最劳碌’。所以解说诗的人，不能因为字面的解释而损害词句的意思，不能因为词句的解释而损害全诗的意思；要用自己的体会去揣度作者的原意，这样才能把握住诗意。如果只拘泥于词句的解释，（那么，）《云汉》这首诗说：‘周朝剩下的百姓，没有一个留存。’相信了这句话，这就成了周朝没有一个人留存了。孝子最大的孝，莫过于使父母尊贵；使父母尊贵的最高标准，莫过于用天下奉养父母。做了天子的父亲，这是最尊贵的地位了；用天下奉养父亲，这是最高的奉养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永远行孝道，孝道就是法则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舜恭恭敬敬地去见瞽瞍，谨慎而又畏惧，瞽瞍也就真的顺心了。’这是‘父亲不能把他当儿子’吗？”

【注释】 咸丘蒙：姓咸丘，名蒙，孟子弟子。 八音：中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。指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等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。这里指代音乐。 以上四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。 《云汉》：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一篇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。 以上三句是《尚书》逸文。

（五）万章曰：“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尧把天下送给舜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”

孟子说：“没有。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人。”

“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”

万章问：“那么，舜拥有的天下是谁给的呢？”

曰：“天与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天给他的。”

“天与之者，谆谆然命之乎？”

万章问：“所说天给他的，是天反复告诉他的吗？”

曰：“否，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天不说话，凭舜的行动和办事表明是天给了他天下罢了。”

曰：“以行与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”

万章问：“凭舜的行动和办事表明天给了他天下，这怎么说？”

曰：“天子能荐人于天，不能使天与之天下；诸侯能荐人于天子，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；大夫能荐人于诸侯，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。昔者，尧荐舜于天，而天受之；暴之于民，而民受之。故曰，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天子能把人推荐给天，不能让天把天下给这个人；诸侯能把人推荐给天子，不能让天子把诸侯的职位给这个人；大夫能把人推荐给诸侯，不能让诸侯把大夫的职位给这个人。从前，尧把舜推荐给天，天接受了；把舜介绍给百姓，百姓接受了。所以说，天不说话，凭舜的行动和办事表明天把天下给了他罢了。”

曰：“敢问荐之于天，而天受之；暴之于民，而民受之，如何？”

万章问：“请问，把舜推荐给天，天接受了；把舜介绍给百姓，百姓接受了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曰：“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与之，人之之，故曰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舜相尧二十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，天下诸侯朝觐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讼狱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，故曰，天也。夫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而居尧之宫，逼尧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与也。《泰誓》曰：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叫舜主持祭祀，百神都来享用祭品，这表明天接受了他；叫舜主持政事，政事办得妥帖，百姓对他放心，这表明百姓接受了他。天授给他，人授给他，所以说，天子不能把天下送给人。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，不是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，而是天的旨意。尧去世了，三年服丧结束，舜避开尧的儿子，到了南河的南面，（可是）天下诸侯来朝见天子的，却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，而到舜那里去；打官司的，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，而到舜那里去；讴歌的人，不讴歌尧的儿子而讴歌舜，所以说，这是天的旨意。舜这才回到国都，登上天子的位子。（如果他当初）搬住进尧的宫室，逼迫尧的儿子让位，这就是篡位了，不是天授给他的了。《泰誓》上说：‘天的看法来自我们下民的看法，天的听闻来自我们下民的听闻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【注释】 南河：即漯河，因在尧都濮州的南面，故称南河。 《泰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。下引两句是《泰誓》逸文。

（六）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，‘至于禹而德衰，不传于贤而传于子。’有诸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人们有这样的说法，‘到了禹的时候道德就衰败了，（帝位）不传给贤人却传给儿子。’有这种情况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也。天与贤，则与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。昔者，舜荐禹于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丧毕，禹避舜之子于阳城，天下之民从之，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。禹荐益于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。’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。’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尧、禹之相舜也，历年多，施泽于民久。启贤，能敬承继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于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远，其子之贤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、禹，而又有天子荐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继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废，必若桀、纣者也，故益、伊尹、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，汤崩，大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大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放之于桐。三年，大甲悔过，自怨自艾，于桐处仁迁义，三年，以听伊尹之训己也，复归于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犹益之于夏、伊尹之于殷也。孔子曰：‘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天要传给贤人，就传给贤人；天要传给儿子，就传给儿子。从前，舜把禹推荐给天，十七年后，舜去世了，三年丧期完后，禹避开舜的儿子到阳城，天下百姓都跟着他，就像尧去世后百姓不跟随尧的儿子却跟随舜一样。禹把益推荐给天，七年后，禹去世了，三年丧期完后，益避开禹的儿子，到了箕山北面。来朝见的诸侯及打官司的人不到益那里去，而到启那里去，（他们）说：‘（他是）我们君主的儿子。’讴歌的人不讴歌益而讴歌启，说：‘（他是）我们君主的儿子。’（尧的儿子）丹朱不成器，舜的儿子也不成器，（继承不了帝位。）舜辅佐尧、禹辅佐舜，经历了很多年，施给百姓恩泽的时间也长。启很贤明，能恭敬地继承禹的做法。益辅佐禹的年数少，施给百姓恩泽的时间不长。舜、禹、益之间相距的时间有长有短，他们的儿子有好有差，这都出自天意，不是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。没有人能做到的却做到了，这是天意；没有人招致它来却来到了，这是命运。一个普通百姓却能得到天下，他的德性必然像舜和禹那样，而且还要有天子推荐他，所以仲尼（虽然圣贤，没有天子推荐）不能够得到天下。继承上代而得到了天下，天意却要废弃的，必然是像桀、纣那样的君主，所以益、伊尹、周公（虽然圣贤，但他们所辅佐的不是这样的君主，）就不能够得到天下。伊尹辅佐汤称王天下，汤死后，大丁没有继位（就死了），外丙在位两年，仲壬在位四年，大甲（继位后）破坏了汤的典章法度，伊尹把他流放到桐邑。三年后，大甲悔过，怨恨自己，改正自己，在桐邑做到心不离仁，行合乎义，三年后，已能听从伊尹的训导了，才又回到亳都（做天子）。周公不能得天下，（原因）正像益处在夏朝、伊尹处在殷朝（没有可能得天下）一样。孔子说：‘唐尧、虞舜让位给贤人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由子孙继位，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’”

【注释】 益：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，因助禹治水有功，被选为继承人。 箕山：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。 启：禹的儿子。禹死后，他即继位，从此确立了传子制度。 丹朱：传说中尧之子，名朱，因居丹水，名为丹朱。传说他傲慢荒淫，尧因禅位给舜。 大（tài）丁：即太丁，

汤的长子。 外丙：太丁的弟弟。下句仲壬，外丙的弟弟。 大（tài）甲：即太甲，汤的嫡长孙，太丁之子。 桐：地名，在今河南虞城县南，一说在山西荣河县。 亳（bó）：地名，商汤的国都，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北。 唐虞：相传尧建立的朝代叫“唐”，舜建立的朝代叫“虞”。

（七）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，‘伊尹以割烹要汤。’有诸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人们有这样的说法，‘伊尹以当厨子来求得汤的任用。’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；系马千驷，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汤使人以币聘之，嚣然曰：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？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？’汤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，曰：‘与我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？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？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觉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，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。非予觉之，而谁也？’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之沟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。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，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，或近，或去，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。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，未闻以割烹也。《伊训》曰：‘天诛造攻自牧宫，朕载自亳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伊尹原在有莘国的郊野耕作，喜爱尧舜之道。（如果）不符合义，不符合道，即使把天下当作俸禄给他，他也不理睬；即使有四千匹马拴在那里，他也不看一眼。（如果）不符合义，不符合道，一根草也不拿去送人，一根草也不拿别人的。汤派人带了礼物去聘请他，他无动于衷地说：‘我要汤的聘礼干什么？哪如我生活在田野中，像这样把尧舜之道当作快乐呢？’汤又多次派人去聘请，不久他完全改变了态度，说：‘与其隐居在田野中，把尧舜之道当作快乐，哪如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呢？哪如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呢？哪如亲眼见到尧舜那样的盛世呢？上天生育这些人民，就要使先知者帮助后知者觉悟，先觉者帮助后觉者觉悟。我，上天所生人民中的先觉者，我将用这尧舜之道去使人民觉悟。不是我使他们觉悟，又有谁呢？’他想到天下的人民中，要是有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没有享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的，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了山沟似的。他就像这样把天下的重任担在自己肩上，所以到汤那里劝说他讨伐夏桀，拯救人民。我未听说自己不正却能匡正别人的，更何况侮辱自己来匡正天下呢？圣人的行为是有不同的，有的远离君主，有的接近君主，有的离开朝廷，有的不离开朝廷，但都归结到使自身洁净罢了。我只听说他是凭尧舜之道去求汤任用的，没听说是靠当厨子去求官做的。《伊训》上（伊尹）说：‘上天诛灭夏桀，原因来自夏桀本人，我只是从亳都开始谋划（讨伐）罢了。’”

【注释】 有莘：莘，古国名，“有”是词头。故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。传说商汤娶有莘氏之女。 《伊训》：《尚书》篇名。牧宫：桀所居之宫。

（八）万章问曰：“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，于齐主侍人瘠环，有诸乎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有人说，孔子在卫国时寄住在痈疽家里，在齐国时寄住在瘠环家里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也；好事者为之也。于卫主颜雠由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弥子谓子路曰：‘孔子主我，卫卿可得也。’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‘有命。’孔子进以礼，退以义，得之不得曰‘有命’，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是无义无命也。孔子不悦于鲁、卫，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，微服而过宋。是时孔子当厄，主司城贞子，为陈侯周臣。吾闻观近臣，以其所为主；观远臣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何以为孔子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不是这么回事；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。孔子在卫国寄住在颜雠由家。弥子瑕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姐妹。弥子瑕曾对子路说：‘孔子来住在我家，卫国卿的职位就可以得到。’子路把这话告诉给孔子。孔子说：‘由命决定。’孔子做官与不做官，根据礼义行事，能不能得到官职，说要‘由命决定’，如果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那里，这便是无视礼义、命运了。孔子在鲁国、卫国感到不快，又遇到宋国的桓司马企图在半路上杀害他，就改换了衣着悄悄通过宋国。这时孔子正遭危难，便寄住到司城贞子家里，做了陈侯周的臣子。我听说过，观察在朝的臣子，看他所接待的客人；观察外来的臣子，看他所寄居处的主人。如果孔子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家里，把他们当作主人，怎么还能算是孔子？”

【注释】 痈疽：人名，又作雍渠、雍鉏、雍雠，卫灵公宠幸的宦官。 瘠环：人名，齐景公宠幸的宦官。 颜雠由：卫国大夫，有贤名。 弥子：即弥子瑕，卫灵公的宠臣。 桓司马：即宋国的司马桓魋（tuí）。司马，官职名，掌管军政和军赋。 司城贞子：陈国大夫。 陈侯周：陈国国君，名周。

（九）万章问曰：“或曰，‘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，食牛以要秦穆公’，信乎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有人说，‘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代价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，替他喂牛，以此（寻找机会）求得秦穆公任用’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；好事者为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谏，百里奚不谏。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，可谓智乎？不可谏而不谏，可谓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谓不智也。时举于秦，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谓不智乎？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不贤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乡党自好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为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；是好事者编造的。百里奚是虞国人。当时晋国用垂棘所产的美玉和屈地所产的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。宫之奇劝告（虞公不要答应），百里奚不劝告。他知道虞公不会听从劝告，就离开虞国到了秦国，当时已经七十岁了，（如果）竟不知道靠替人喂牛求得秦穆公任用是污浊的，能说他聪明吗？（知道虞君）不会听从劝告就不去劝告，能说不聪明吗？知道虞公就要亡国而先离开，不能说不聪明啊。一旦在秦国受提拔，就知道穆公是个可以

同他干一番事业的君主而辅佐他，能说不聪明吗？做了秦国的相而使他君主的威望显赫于天下，并且可以流传到后世，不是贤者能做到这一步吗？卖掉自己去成全君主，乡里自爱的人也不愿干的，倒能说贤者肯这么干吗？”

【注释】 百里奚：虞国大夫，后在秦国任相，辅助秦穆公建立霸业。 秦穆公：又作秦缪公，秦国国君，公元前 659 年—前 621 年在位。 宫之奇：虞国大夫。晋国曾两次向虞国借路以攻打虢国，宫之奇用“唇亡齿寒”的道理劝告虞公拒绝晋的要求，虞公不听。结果晋灭虢后，接着灭掉了虞国。虞公，虞国国君。

万章下

共九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伯夷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则进，乱则退。横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与乡人处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，眼睛不看妖艳之色，耳朵不听淫靡之声。不是他中意的君主，不去侍奉，不是他中意的百姓，不去使唤。世道太平就入朝做官，世道混乱就辞官隐居。暴政施行的国家，暴民居住的地方，他不忍居住。他觉得同乡人处在一起，就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。在纣王当政时，他隐居在北海边上，等待天下太平。所以听说了伯夷风尚节操的，贪心的人变廉洁了，懦弱的人能立志了。”

“伊尹曰：‘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’治亦进，乱亦进，曰：‘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，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。’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”

“伊尹说：‘可以侍奉不好的君主，可以使唤不好的百姓。’世道太平他在朝做官，世道混乱，也在朝做官，还说：‘上天生育这些民众，要叫先知的人帮助后知的人觉悟，先觉的人帮助后觉的人觉悟。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的先觉者，我将用这尧舜之道使这些民众觉悟起来。’每想到天下民众中的一男或一女还有没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的，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了山沟似的。他自己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上。”

“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与乡人处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。”

“柳下惠不认为侍奉昏君羞耻，不因为官小而推辞。在朝做官不隐藏自己的贤能，一定按自己的原则办事。被君主遗弃而不怨恨，处境困窘而不自悲。同乡里人相处，自得其乐不忍离去。（他说）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即使你赤身露体在我旁边，又哪能玷污我呢？’所以听说了柳下惠风尚节操的人，狭隘的变得宽广了，刻薄的变得敦厚了。”

“孔子之去齐，接淅而行；去鲁，曰：‘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’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”

“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，（不等生火做饭，）捞起淘的米就上路；离开鲁国时却说：‘我要慢慢地走啊，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。’该快点儿离开就快点儿离开，该久留就久留，该闲居就闲居，该做官就做官，这就是孔子。”
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

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智，譬则巧也；圣，譬则力也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，非尔力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，伊尹是圣人中有责任感的人，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，孔子是圣人中重时势的人。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的。所谓集大成，（就像奏乐时）先由铸钟奏出声音，后用玉磬收束。铸钟的声音，是旋律节奏的开始；玉磬收束，是旋律节奏的终结。开始奏出旋律节奏，靠智慧；最后奏出旋律节奏，靠圣德。智慧好比技巧，圣德好比力气。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，射到那个地方，是靠你的力气；射中那个目标，就不是单靠你的力气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金：这里指青铜所铸的铸钟；铸钟是一种形状似钟的乐器，演奏时单独悬挂（有别于编钟）。玉：这里指玉制的特磬，一种乐器，演奏时也单独悬挂（有别于编磬）。

（二）北宫锜问曰：“周室班爵禄也，如之何？”

北宫锜问道：“周朝规定的官爵、俸禄的等级是怎样的？”

孟子曰：“其详不可得闻也，诸侯恶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；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；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。天子之卿受地视侯，大夫受地视伯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。大国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次国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国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所获：一夫百亩，百亩之粪，上农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。”

孟子说：“详细情况不能知道了，诸侯讨厌它妨害自己，把那些典籍都毁掉了；不过，我曾经听说过它的大致情况。天子一级，公爵一级，侯爵一级，伯爵一级，子爵、男爵同一级，共五个等级。（诸侯国里，）国君一级，卿一级，大夫一级，上士一级，中士一级，下士一级，共六个等级。天子的土地规模，一千里见方；公爵、侯爵都是一百里见方，伯爵是七十里见方，子爵、男爵是五十里见方，共四等。不足五十里见方的国家，不同天子直接联系，而是附属于诸侯，叫做‘附庸’。天子的卿，受封土地同侯爵相等，大夫受封的土地同伯爵相等，元士受封的土地同子爵、男爵相等。大国的土地有百里见方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一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一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一倍，下士的俸禄同在官府当差的百姓相同，数量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。中等国家的土地有七十里见方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一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一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一倍，下士同在官府当差的同等俸禄，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。小国的土地有五十里见方，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，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，大夫是上士的一倍，上士是中士的一倍，中士是下士的一倍，下士

同在官府当差的百姓俸禄相等，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。种田人的收入：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，一百亩地施肥耕种，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人，次于上等的可以养活八人，中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七人，比这差一点的可以养活六人，下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五人。在官府当差的百姓，他的俸禄是按这种区别来分等级。”

【注释】 北宫铸：卫国人。 元士：天子直辖区域内的上士。

（三）万章问曰：“敢问友。”

万章问道：“请问怎样交友。”

孟子曰：“不挟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孟献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，乐正裘、牧仲，其三人则予忘之矣。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，无献子之家者也；此五人者，亦有献子之家，则不与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，虽小国之君亦有之。费惠公曰：‘吾于子思，则师之矣；吾于颜般，则友之矣；王顺、长息则事我者也。’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，虽大国之君亦有之。晋平公之于亥唐也，入云则入，坐云则坐，食云则食；虽蔬食菜羹，未尝不饱，盖不敢不饱也。然终于此而已矣。弗与共天位也，弗与治天职也，弗与食天禄也，士之尊贤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贤者也。舜尚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，亦飨舜，选为宾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下敬上，谓之贵贵；用上敬下，谓之尊贤。贵贵尊贤，其义一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倚仗年龄大，不倚仗地位高，不倚仗兄弟（的富贵）去交友。所谓交友，是同他的品德交朋友，是不可以有所倚仗的。孟献子是有百辆车马的大夫，他有五个朋友，乐正裘、牧仲，其他三人我忘了。献子同这五个人交友，没有自己是大夫的想法；这五个人，要是心里有献子是大夫的想法，也就不同他交友了。不仅是拥有百辆车马的大夫是这样，就是小国的君主也有这样的。费惠公说：‘我对于子思，把他当作老师；对于颜般，就把他当作朋友了；王顺、长息不过是侍奉我的人罢了。’不仅小国的君主是这样，就是大国的君主也有这样的。晋平公对于亥唐（非常尊敬），（亥唐）叫他进去就进去，叫他坐就坐，叫他吃就吃，即使粗饭菜汤，也没有不吃饱的，因为不敢不吃饱。然而最终也就到这一步罢了。没有给他官位，没有给他职务，没有给他俸禄，这就如同士人的尊贤，而不是王公的尊贤。舜去见尧帝，尧帝把这位女婿安排在别墅住，并且款待他，（舜有时也请尧来，）两人轮流充当宾主，这是天子同平民百姓交朋友。地位低的尊敬地位高的，叫作尊敬有地位的人；地位高的尊敬地位低的人，叫作尊敬贤人。尊敬有地位的人和尊敬贤人，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【注释】 孟献子：鲁国大夫。 费（bì）惠公：战国时小国费的国君。 晋平公：春秋时晋国国君，姓姬名彪。亥唐：晋国人。

（四）万章问曰：“敢问交际何心也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请问，同别人交往要抱什么样的心情？”

孟子曰：“恭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恭敬的心情。”

曰：“‘却之却之为不恭’，何哉？”

万章问：“（常言道：）‘（对别人的礼物）拒绝了又拒绝是不恭敬的’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尊者赐之，曰：‘其所取之者义乎，不义乎？’而后受之。以是为不恭，故弗却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地位的人赐给的礼物，（接受前暗自）说：‘他得来这些东西是符合义的呢，还是不符合义的呢？’然后才接受。（人们）认为这是不恭敬的，所以不拒绝。”

曰：“请无以辞却之，以心却之，曰：‘其取诸民之不义也’，而以他辞无受，不可乎？”

万章说：“如果不用言语拒绝，而在心里拒绝，（暗自）说：‘他从百姓那里取来这些东西是不义的’，然后用别的理由拒绝接受，不行吗？”

曰：“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礼，斯孔子受之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他以正当的理由送礼，按礼节规定送礼，这样，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。”

万章曰：“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馈也以礼，斯可受御与？”

万章说：“如果有个在城外拦路抢劫的人，他以正当理由送礼，按礼节赠送，这样也可以接受他抢来的东西吗？”

曰：“不可。《康诰》曰：‘杀越人于货，闵不畏死，凡民罔不。’是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辞也；于今为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行。《康诰》上说：‘杀人抢劫，强横不怕死的人，人们没有不痛恨的。’这种人是 不必等候教育就可以处死的。（这种规定，）殷朝从夏朝继承来，周朝从殷朝继承来，没有拒绝继承的；到现在更是要继承它，怎么还能接受他的东西呢？”

曰：“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，犹御也。苟善其礼际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问何说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现在的诸侯从百姓那里掠取财物，就像拦路抢劫一样。如果他们按照礼节交往，这样君子就可以接受他们的礼物，请问这又怎么说呢？”

曰：“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后

诛之乎？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，充类至义之尽也。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，孔子亦猎较。猎较犹可，而况受其赐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认为如果有圣王出现，他将会把现在的诸侯统统杀掉呢，还是把经过教育仍不悔改的诸侯杀掉呢？认为不是他该有的东西他拿了，这就是抢劫，这是把‘抢劫’的含义范围扩大到最尽头了。孔子在鲁国做官时，鲁国人有打猎时争夺猎物的习俗，孔子也去争夺了。争夺猎物尚且可以，何况接受别人赠给的礼物呢？”

曰：“然则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与？”

万章说：“那么孔子做官，不是为了行道吗？”

曰：“事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为了行道。”

“事道奚猎较也？”

“行道何必去争夺猎物呢？”

曰：“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先用文书规定该用的祭器，（规定）不用四方珍奇的猎物充作祭品。（所以要用打猎争夺来的猎物作祭品，以避免祭品短缺。）”

曰：“奚不去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孔子为什么不辞官离开呢？”

曰：“为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而不行，而后去。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见行可之仕，有际可之仕，有公养之仕。于季桓子，见行可之仕也；于卫灵公，际可之仕也；于卫孝公，公养之仕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为了试行（自己的主张）。试行的结果足以行得通，君主却不推行，这才离开那里。所以孔子不曾有过在一个国君那里呆满三年的。孔子或者看到有行道的可能而去做官，或者因为君主对他以礼相待而去做官，或者因为君主能供养贤士而去做官。对于季桓子，是有行道的可能而去做官；对于卫灵公，是他能以礼相待而去做官；对于卫孝公，是他能供养贤士而去做官。”

【注释】 《康诰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。 猎较：古代风俗，打猎时争夺猎物，以所得用作祭祀。 季桓子：鲁国的正卿。 卫灵公：卫国国君，前 534 年—前 493 年在位。 卫孝公：不见于史书记载，可能即卫出公辄；辄是卫灵公之孙，继灵公即位。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仕非为贫也，而有时乎为贫；娶妻非为养也，而

有时乎为养。为贫者，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，恶乎宜乎？抱关击柝。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：‘会计当而已矣。’尝为乘田矣，曰：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’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做官不是因为贫穷，但有时却是因为贫穷；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，但有时却是为了奉养父母。因为贫穷而做官，就该不做大官而做小官，不要高薪只求薄禄。不做大官做小官，不要高薪求薄禄，干哪样最适宜呢？守门打更就行了。孔子曾经做过管仓库的小吏，说道：‘账目对头就行了。’又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，说道：‘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。’地位低下而议论朝政，是罪过；在君主的朝廷上做官，而政治主张不能推行，是耻辱。”

（六）万章曰：“士之不托诸侯，何也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士人不能寄居到别国诸侯那里靠禄米生活，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不敢也。诸侯失国，而后托于诸侯，礼也；士之托于诸侯，非礼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因为不敢。诸侯丢了国家后，寄居到别国诸侯那里生活，是合乎礼的；士人寄居到别国诸侯那里靠禄米生活，是不合乎礼的。”

万章曰：“君馈之粟，则受之乎？”

万章问：“如果是国君送给他谷米，那么能接受吗？”

曰：“受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能接受。”

“受之何义也？”

万章问：“能接受是根据什么道理？”

曰：“君之于氓也，固周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国君对于别国迁居来的人，本来就该周济的。”

曰：“周之则受，赐之则不受，何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周济他，就接受，赏赐他，就不接受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

曰：“不敢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因为不敢。”

曰：“敢问其不敢何也？”

万章问：“请问，不敢接受是什么原因？”

曰：“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，无常职而赐于上者，以为不恭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守门打更的人都有一定的职务，因此靠上面供养，没有一定的职务而接受上面赏赐，被认为是不恭敬的。”

曰：“君馈之，则受之，不识可常继乎？”

万章问：“国君送来的就接受，不知是否可以经常这么做？”

曰：“繆公之于子思也，亟问，亟馈鼎肉。子思不悦。于卒也，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，曰：‘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。’盖自是台无馈也。悦贤不能举，又不能养也，可谓悦贤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鲁繆公对于子思，多次问候，多次赠送肉食。子思很不高兴。最后，把繆公派来的人赶出大门外，面朝北跪下磕头，然后拱手拜了两拜，拒绝接受礼物，说：‘如今才知道君王是把我当犬马一样畜养的。’打这以后就不给予子思送东西了。喜爱贤士，却既不提拔任用他，又不能按恰当的方式供养他，能说是喜爱贤士吗？”

曰：“敢问国君欲养君子，如何斯可谓养矣？”

万章说：“请问，国君想要供养君子，怎样做才算是适宜的供养呢？”

曰：“以君命将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后廩人继粟，庖人继肉，不以君命将之。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，非养君子之道也。尧之于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养舜于畎亩之中，后举而加诸上位，故曰，王公之尊贤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开始时，）以国君名义送去，他便拱手拜两拜，跪下磕头接受。以后就让粮仓的小吏不断送粮去，厨师不断送肉去，而不必再以国君名义去送。（这样可以免得烦琐的礼节。）子思认为，那点儿肉，使得自己一次接一次地跪拜行礼，这不是供养君子的恰当做法。尧对于舜，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侍奉他，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百官、牛羊、粮食都齐备，在田野中供养他，然后提拔他，让他居于很高的职位。所以说，这是天子诸侯尊敬贤人的正确方法。”

【注释】 鼎肉：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云：“鼎肉，熟肉也。” 稽首再拜：稽首，古代跪拜礼，行礼时两手拱至地，头至手，不触及地。再拜，拜两次。据考，稽首再拜称为“凶拜”，而下文再拜稽首称为“吉拜”。 台：始。

（七）万章曰：“敢问不见诸侯，何义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请问，（士人）不去谒见诸侯，有什么道理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谓庶人。庶人不传质为臣，不敢见于诸侯，礼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不在职的士人，）住在都城的，叫市井之臣，住在农村的，叫草莽之臣，都算是百姓。百姓不向诸侯传送见面礼而成为臣属，就不敢谒见诸侯，这是礼的规定。”

万章曰：“庶人，召之役，则往役；君欲见之，召之，则不往见之，何也？”

万章说：“百姓，召他服役，就去服役；国君要见他，召他去，却不去见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往役，义也；往见，不义也。且君之欲见之也，何为也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去服役，是应该的；（不是臣属而）去见国君，是不应该的。再说国君要召见他，是因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为其多闻也，为其贤也。”

万章说：“因为他见识广博，因为他贤能。”

曰：“为其多闻也，则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？为其贤也，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。缪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‘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？’子思不悦，曰：‘古之人有言，曰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？’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‘以位，则子，君也，我，臣也，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？’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与？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将杀之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因为他见识广博，那么天子也不能召见老师的，何况诸侯呢？因为他贤能，那么我还没听说过，要见贤人竟去召唤他来的。鲁缪公多次去见子思，对他说：‘古代有千辆兵车的国君去跟士人交朋友，怎么样？’子思很不高兴，说：‘古人有句话，认为只能说（把他当老师）侍奉他，哪能声称同他交朋友呢？’子思之所以不高兴，难道不是说：‘论地位，你是国君，我是臣，我怎么敢同国君交朋友呢？论道德，那么你该把我当老师侍奉，怎么可以说同我交朋友？’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要求同他交朋友尚且办不到，更何况召他来见呢？（从前）齐景公打猎，用旌旗召唤管理园圃的小吏，小吏不来，（齐景公）要杀他。志士不怕弃尸山沟，勇士不怕丧失头颅。孔子赞扬他哪一点呢？赞扬他，不是该接受的召唤标志他就不去。”

曰：“敢问招虞人何以？”

万章问：“请问，召唤管理园圃的小吏该用什么？”

曰：“以皮冠。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；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岂敢往哉？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？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，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夫义，路也；礼，门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门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；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’”

孟子说：“用皮帽子。召唤百姓用大红绸的曲柄旗，召唤士人用有铃铛的旗，召唤大夫用饰有羽毛的旌旗。用召唤大夫的旌旗去召园圃的小吏，小吏是死也不敢去的；用召唤士人的旗子去召百姓，百姓难道敢去吗？更何况用不尊重人的召唤方式去召唤贤人呢？想见贤人而不按合适的方式，那就像要人进来却又把他关在门外。义，好比是路；礼，好比是门。只有君子能沿着这条路走，从这座门进去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大路平得像磨刀石，直得像箭；君子所走的道路，小人也会看着走。’”

万章曰：“孔子，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然则孔子非与？”

万章说：“孔子，国君召见他，他不等车马驾好就动身。那么，孔子是错了吗？”

曰：“孔子当仕有官职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那时）孔子正在做官，有官职，而（国君）是按他的官职召见他的。”

【注释】 传质：求见君主的人，将献给君主的见面礼品交给通报的人，由他传送进去，称为“传质”。 参见《滕文公下》第一章注。 以上四句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。

（八）孟子谓万章曰：“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，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”

孟子对万章说：“一乡中的优秀人物，和这一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；一国中的优秀人物，和这一国的优秀人物交朋友；天下的优秀人物，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。认为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，就又上溯历史，评论古代的人物。吟诵他们的诗，读他们的著作，（但）不了解他们的为人，行吗？所以还要研究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。这就是同古人交朋友。”

（九）齐宣王问卿。

齐宣王问有关公卿的问题。

孟子曰：“王何卿之问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问哪一种公卿呢？”

王曰：“卿不同乎？”

宣王问：“公卿还有不同的吗？”

曰：“不同。有贵戚之卿，有异姓之卿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同。有（和国君同宗的）贵戚之卿，有异姓之卿。”

王曰：“请问贵戚之卿。”

宣王说：“请问贵戚之卿（应该怎样）。”

曰：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作为贵戚之卿，）国君有了重大错误，就要劝谏，反复劝谏还不听，就另立国君。”

王勃然变乎色。

宣王一下子变了脸色。

曰：“王勿异也。王问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对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不要奇怪。大王问我，我不敢不直话回答您。”

王色定，然后问异姓之卿。

宣王脸色恢复了正常，然后问异姓之卿（应该怎样）。

曰：“君有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作为异姓之臣，）国君有过错，就要劝谏，反复劝谏而不听，就离开。”

告子上

共二十章

（一）告子曰：“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桮棬也；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桮棬。”

告子说：“人的本性好比杞柳，义好比杯盘；使人性变得仁义，就像把杞柳做成杯盘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？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，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？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，必子之言夫！”

孟子说：“你能顺着杞柳的性状把它做成杯盘呢，还是要伤害了它的性状把它做成杯盘呢？如果是伤害了它的性状而把它做成杯盘，那么也要伤害了人的本性使它变得仁义吗？率领天下的人给仁义带来灾难的，必定是你这种论调吧！”

【注释】杞(q)柳：树名，枝条柔韧，可以编制箱筐等器物。桮棬(bìquān)：器名。先用枝条编成杯盘之形，再以漆加工制成杯盘。

（二）告子曰：“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

告子说：“人性好比湍急的水，在东边开个口就往东流，在西边开个口就往西流。人性本来就不分善与不善，就像水流本来不分向东向西一样。”

孟子曰：“水信无分于东西，无分于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水流确实是本来不分向东向西的，难道也不分向上向下吗？人性的善，就好比水朝下流一样。人性没有不善的，水没有不向下流的。水，拍打一下叫它飞溅起来，也能使它高过人的额头；阻挡住它叫它倒流，可以使它流到山上。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？是形势导致这样的。人之所以可以使他变得不善，他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。”

（三）告子曰：“生之谓性。”

告子说：“天生的称作天性。”

孟子曰：“生之谓性也，犹白之谓白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天生的称作天性，就像白的称作白吗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告子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白羽之白也，犹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白羽毛的白，就像白雪的白；白雪的白就像白玉的白吗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告子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那么，狗的天性就像牛的天性，牛的天性就像人的天性吗？”

（四）告子曰：“食、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；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”

告子说：“食欲、性欲，是人的天性。仁是生自内心的，不是外因引起的；义是外因引起的，不是生自内心的。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谓仁内义外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凭什么说仁是生自内心而义是外因引起的呢？”

曰：“彼长而我长之，非有长于我也；犹彼白而我白之，从其白于外也，故谓之外也。”

告子说：“他（比我）年长，我便尊敬他，不是预先就有‘尊敬他’的念头在我心里的；好比他（肤色）白，我便认为他白，是由于他的白显露在外的缘故，所以说（义）是外因引起的。”

曰：“异于白马之白也，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；不识长马之长也，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？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白马的白，没有什么区别于白人的白；不知道对老马的尊敬，也没有什么区别于对长者的尊敬的吗？再说，是认为长者那里存在义呢，还是尊敬他的人那里存在义呢？”

曰：“吾弟则爱之，秦人之弟则不爱也，是以我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内。长楚人之长，亦长吾之长，是以长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外也。”

告子说：“是我弟弟，我就爱他；是秦国人的弟弟，就不爱他，这是由我决定爱谁的，所以说（仁）是生自内心的。尊敬楚国人中的长者，也尊敬我自己的长者，这是由对方年长决定的，

所以说（义）是外国引起的。”

曰：“耆秦人之炙，无以异于耆吾炙，夫物则亦有然者也，然则耆炙亦有外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爱吃秦国人烧的肉，同爱吃自己烧的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其他事物也有这种情况，那么爱吃肉也是由外因引起的吗？”

【注释】 耆：同“嗜”。

（五）孟季子问公都子曰：“何以谓义内也？”

孟季子问公都子说：“为什么说义是生自内心的呢？”

曰：“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。”

公都子说：“（义是）表达我的敬意，所以说是生自内心的。”

“乡人长于伯兄一岁，则谁敬？”

（孟季子问：）“有个同乡人比你大哥大一岁，那么先尊敬谁？”

曰：“敬兄。”

公都子说：“尊敬大哥。”

“酌则谁先？”

（孟季子又问：）“（如果在一起喝酒，）先给谁斟酒？”

曰：“先酌乡人。”

公都子说：“先给那个同乡人斟酒。”

“所敬在此，所长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

（孟季子说：）“内心要敬重的（大哥）在这里，实际敬重的（同乡人）在那里，（可见义）果然是外因引起的，不是生自内心的。”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

公都子不能回答，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敬叔父乎，敬弟乎？彼将曰，‘敬叔父。’曰，‘弟为

尸，则谁敬？’彼将曰，‘敬弟。’子曰，‘恶在其敬叔父也？’彼将曰，‘在位故也。’子亦曰，‘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（你反问他，）应该尊敬叔父呢，还是尊敬弟弟？他会说，‘尊敬叔父。’（你再）问，‘弟弟充当了受祭的代理人，那该尊敬谁？’他会说，‘尊敬弟弟。’你就再问，‘（如果这样）尊敬叔父又体现在哪里呢？’他会说，‘因为弟弟处在受祭代理人地位的缘故。’你也就说，‘因为（那个同乡人）处在该受尊敬的地位上的缘故。平时尊敬的是大哥，这会儿该尊敬的是同乡人。’”

季子闻之，曰：“敬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

季子听说了这番话，说：“该尊敬叔父时就尊敬叔父，该尊敬弟弟时就尊敬弟弟，（可见义）果然在于外因，不是生自内心的。”

公都子曰：“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，然则饮食亦在外也？”

公都子说：“冬天要喝热水，夏天要喝凉水，那么需要吃喝，也在于外因吗？”

【注释】 孟季子：朱熹云：“疑是孟仲子之弟也。”或说为任国国君之弟季任。尸：古代祭祀时，代死者受祭、象征死者神灵的人，以臣下或死者的晚辈充任。后世改为用神主、画像。

（六）公都子曰：“告子曰：‘性无善无不善也。’或曰：‘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；是故文、武兴，则民好善；幽、厉兴，则民好暴。’或曰：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；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；以瞽瞍为父而有舜；以纣为兄之子，且以为君，而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。’今日‘性善’，然则彼皆非与？”

公都子说：“告子说：‘天性没有善良、不善良的区别。’有人说：‘天性可以变得善良，可以变得不善良；所以文王、武王得了天下，百姓就爱好善良；幽王、厉王统治了天下，百姓就变得凶暴。’又有人说：‘有天性善良的，有天性不善良的；所以以尧为君主，却有象（这样的臣民）；以瞽瞍为父亲，却有舜（这样的儿子）；以纣为侄儿，并且以他为君主，却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。’现在您说‘天性善良’，那么他们所说的都错了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‘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’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则；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至于说到人的（天生的）情性，那是可以认为是善的，这就是我说的天性善良。至于有人变得不善，不是天性的过错。同情心，人人都有；羞耻心，人人都有；恭敬心，人人都有；是非心，人人都有。同情心就是仁；羞耻心就是义；恭敬心就是礼；是非心就是智。（可见）仁、义、礼、智不是由外界赠给我的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，只是不去思考这些罢了。所以说，‘探求就能得到它们，放弃就会失掉它们。’有人（同别人比）相差一倍、五倍甚至无数倍，这是不能充分表现他的天性的缘故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上天生养众民，有事物便有法则。众民保持了常性，所以爱好美德。’孔子说：‘作这篇诗的，是懂得道的啊！有事物便有法则；众民保持了常性，所以爱好美德。’”

【注释】 幽、厉：指周幽王、周厉王，周代两个暴君。 微子启、王子比干：微子启，据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记载，是纣王的庶兄。王子比干，纣王叔父，因劝谏而被纣王剖心而死。以上四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民》。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富岁，子弟多赖；凶岁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麦，播种而之，其地同，树之时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于日至之时，皆熟矣。虽有不同，则地有肥磽，雨露之养、人事之不齐也。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，与我同类者。故龙子曰：‘不知足而为屨，我知其不为蒺也。’履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于味，有同嗜也；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？至于味，天下期于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，至于声，天下期于师旷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，至于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；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故曰，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、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、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丰年，青年子弟大多懒惰；荒年，青年子弟大多凶暴，不是天生的情性有这种不同，是那影响思想的环境使他们变得这样的。比如种大麦，播了种，耙了地，种的地方相同，种的时间又相同，麦子蓬勃地生长，到夏至的时候，都成熟了。即使有所不同，也是因为土地的肥瘦、雨露的滋养、人工的管理不一样的缘故。所以凡是同类的，全都是相似的，为什么一说到人，偏偏要怀疑这一点呢？圣人是和我们同类的，所以龙子说：‘不知道脚样而编鞋，我知道不会把它编成草筐的。’草鞋的相似，是因为天下之人的脚形是相同的。口对于味道，有同样的嗜好；易牙是最先掌握了我们口味上共同嗜好的人。假使口对于味道，生来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就像狗、马和我们不同类一样，那么天下的人为什么都追随易牙的口味呢？说到口味，天下的人都期望尝到易牙烹调的菜肴，这说明天下人的口味是相似的。耳朵也是这样，说到声音，天下的人都期望听到师旷演奏的乐曲，这说明天下之人的听觉是相似的。眼睛也是这样，说到子都，天下没有不知道他俊美的；不知道子都俊美的，是不长眼睛的人。所以说，口对于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耳朵对于声音，有相同的听觉；眼睛对于容貌，有相同的美感。说到心，偏偏会没有相同的爱好吗？心的共同爱好是什么？就是理，就是义。圣人最先觉悟到我们人心的相同爱好罢了。所以理义能使我们心理愉悦，正像牛羊猪狗的肉能使我们享到口福一样。

【注释】 龙子：见《滕文公上》第三章注。 易牙：齐桓公的宠臣，传说他擅长烹饪。 师旷：春秋时晋平公的乐师，生而目盲，善辨音律。 子都：传说是古代的一个美男子。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牛山之木尝美矣，以其郊于大国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润，非无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见其濯濯也，以为未尝有材焉，此岂山之性也哉？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则其旦昼之所为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；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孔子曰：‘操则存，舍则亡；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。’惟心之谓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牛山的树木曾经很繁茂，因为它处在大都市的郊外，常用刀斧砍伐它，还能保持繁茂吗？那山上日夜生长，受雨露滋润的树木，不是没有嫩芽新枝长出来，但牛羊接着又放牧到这里，因此成了那样光秃秃的了。人们见它光秃秃的，就以为这山不曾长过成材的大树，这难道是牛山的本性么？就说在人的身上，难道会没有仁义之心吗？有些人之所以丧失了他的善心，也就像刀斧砍伐树木一样，天天砍伐，还能保住善心的繁茂吗？（尽管）他日夜有所滋生的善心，接触了天明时的晨气，而使他的好恶之心同一般人也有了少许的相近，（可是）他白天的所作所为，又将它搅乱、丧失了。反复地搅乱，那么他夜里滋生的那点善心就不足以保存下来；夜里滋生的善心不足以保存下来，那他离禽兽就不远了。人们见他像禽兽，就以为他不曾有过善良的天性，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？所以如果得到好好的养护，没有东西不能生长；如果失去护养，没有东西不会消亡。孔子说：“把握着就存在，放弃了就丧失；出去进来没有定时，无人知道它的去向。”大概就是说的心吧？”

【注释】 梏：通“搅”，可参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。

（九）孟子曰：“无或乎王之不智也。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见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？今夫弈之为数，小数也；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，其一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。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而射之，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。为是其智弗若与？曰：非然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对于君王的不聪明，不必奇怪。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，（如果）晒它一天，冻它十天，没有能生长的。我见君王的次数很少，我一离开他，那些给他泼冷水的人马上又围上去了，（这样，）我对他刚有的那点善心的萌芽又能怎么样呢？（好比下棋，）下棋作为技艺，是小技艺；不专心致志，就学不到手。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。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，其中一人专心致志，一心只听弈秋讲解。另外一人虽然也在听讲，却一心以为有只天鹅要飞来了，想着拿弓箭去射它，虽然他同另一人一起在学，却不如人家学得好。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人家吗？当然不是这样。”

【注释】 缴（zhuó）：拴在箭上的生丝绳，这里指代箭。

（十）孟子曰：“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

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为也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，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一箪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，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。万钟于我何加焉？为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所识穷乏者得我与？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宫室之美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妻妾之奉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谓失其本心。”

孟子说：“鱼是我所喜爱的，熊掌也是我所喜爱的；两样不可能同时得到，就舍弃鱼而要熊掌。生存是我所喜爱的，义也是我所喜爱的；两样不能同时兼顾，就放弃生存而要义。生存是我所喜爱的，但所喜爱的有超过生存的，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；死亡是我所憎恶的，但我所憎恶的有超过死亡的，所以有些祸患我不躲避。假使人们所喜爱的没有什么超过生存的了，那么凡是可以保命的手段，哪样不采用呢？假使人们所憎恶的没有什么超过死亡的了，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祸患的事，哪样不去干呢？按这么做就能生存，然而有人却不去做，按这么做就能避开祸患，然而有人却不干，由此可见，所喜爱的有超过生存的，所憎恶的有超过死亡的。不仅仅是贤人有这样的思想，人人都是有的，只是贤人能不丧失它罢了。一筐饭，一碗汤，得到就能活，得不到就饿死，（但如果）吆喝着施舍给人，路上的饿汉也不愿接受；（如果）用脚踢着施舍给人，那就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的。一万钟的俸禄，（有人）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。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是为了住宅的华美、妻妾的侍奉和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？本该宁死也不接受的，现在却为了住宅的华美而接受了；本该宁死也不接受的，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；本该宁死也不接受的，现在却为了让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而接受了，这些行径不也应该停止了么？这就叫丧失了他的本性。”

【注释】 豆：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皿，形似高脚盘。 钟：古代量器，六石四斗为一钟。得：通“德”，此处作动词。

（十一）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仁是人的（善）心，义是人的（正）路。放弃了他的正路而不走，丢失了他的善心而不寻找，可悲啊！有人走失了鸡狗还知道去寻找；有人丢失了善心却不知道去寻找。求学请教的道理不在于别的，在于找回他丢失了的善心罢了。”

（十二）孟子曰：“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，如有能信之者，则不远秦楚之路，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，此之谓不知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如果现在有个人无名指弯曲了不能伸直，（虽然）既不疼痛又不妨碍做事，但

如果有人能使它伸直，那么即使赶到秦国楚国去（医治），也不会嫌路远，为的是手指不如别人。手指不如别人，知道厌恶它；心不如别人，却不知道厌恶，这叫不懂轻重。”

【注释】 信：同“伸”。 不知类：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云：“言不知轻重之等也。”译文从之。

（十三）孟子曰：“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养之者。至于身，而不知所以养之者，岂爱身不若桐梓哉？弗思甚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两把粗的桐树梓树，人们要想让它们生长，都知道该怎样去培养。至于本身，反倒不知道怎样培养自己，岂不是爱自己还不如爱桐树梓树吗？真是太不会考虑问题了。”

（十四）孟子曰：“人之于身也，兼所爱。兼所爱，则兼所养也。无尺寸之肤不爱焉，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岂有他哉？于己取之而已矣。体有贵贱，有小大。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今有场师，舍其梧槁，养其楸棘，则为贱场师焉。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，而不知也，则为狼疾人也。饮食之人，则人贱之矣，为其养小以失大也。饮食之人无有失也，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人对于自己的身体，是各部分都爱护的。都爱护，便都加以保养。没有哪儿肌肤不爱护，便没有哪儿肌肤不保养。用来考察他保养得好不好，难道有别的方法吗？在于看他注重保养哪一部分罢了。身体有重要部分和次要部分，有小的部分和大的部分。不能因为（保养了）小的部分而损害了大的部分，不能因为（保养了）次要部分而损害了重要部分。只保养小的部分的，是小人，能保养大的部分的，是君子。如果现在有有这么个园艺师，放弃培植梧桐槁树，去培植酸枣荆棘，那他就是个顶蹩脚的园艺师。（如果有人）保养了自己一个手指却丧失了肩背的功能，自己还不清醒，那他就是个顶糊涂的人。专讲吃喝的人，人们鄙视他，是因为他保养了小的部分而丧失了大的部分。如果讲究吃喝的人没有丢弃（善心的培养），那么他的吃喝难道还只是为了保养一尺一寸的肌肤吗？”

【注释】 体有贵贱，有小大：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云：“贱而小者，口腹也；贵而大者，心志也。” 狼疾：同“狼藉”，散乱、错杂的样子。这里是昏愤糊涂的意思。

（十五）公都子问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”

公都子问道：“同样是人，有的成了君子，有的成了小人，是什么原因？”

孟子曰：“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”

孟子说：“能依从重要器官的就成为君子，依从次要器官的就成为小人。”

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”

公都子又问：“同样是人，有人能依从重要器官，有人却依从次要器官，为什么呢？”

曰：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耳朵、眼睛这些器官不会思考，（容易）被外物蒙蔽。因此一与外物接触，就被引诱过去。心这个器官是会思考的，思考就能得到（善性），不思考就得不到（善性）。这是天赋予我们的（最重要的）器官。先抓紧这个重要器官，那么（耳朵眼睛之类）次要器官就不会被（外物的引诱）夺走了。这就是成为君子的道理罢了。”

（十六）孟子曰：“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。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弃其天爵，则惑之甚者也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天爵，有人爵。仁义忠信，好善不倦，这就是天爵；公卿大夫，这些是人爵。古代的人修养他的天爵，而人爵就随天爵来了。现在的人修养天爵，是用它来获取人爵；一旦得了人爵，就丢弃了他的天爵，那是实在太糊涂了，最终（他的人爵）也一定会丧失的。”

【注释】 天爵、人爵：天爵指仁义忠信等，孟子认为这些是天然就值得尊贵的。人爵指通常所说的爵位。

（十七）孟子曰：“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矣。人之所贵者，非良贵也。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。《诗》云：‘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；令闻广誉施于身，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想要尊贵，这是人们共同的心理。人人都有可尊贵的东西，只是不去想到它罢了。别人给予的尊贵，不是真正的尊贵。赵孟给予了一个人尊贵，赵孟也能使他低贱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既供奉美酒使他陶醉，又献上仁德使他满足。’这是说仁义满足了，所以就不羡慕别人的美味佳肴了；美好的名声、广泛的赞誉落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就不羡慕别人的锦绣衣裳了。”

【注释】 赵孟：即赵盾，字孟。春秋时晋国正卿，掌握晋国的实权，因而他的子孙后来也称赵孟。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，是周代祭祖时祭辞中的两句。今人高亨认为“德”字当作“食”，古德字作“惠”，与食形近而误（说见其《诗经今注》）。

（十八）孟子曰：“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；不熄，则谓之水不胜火，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，亦终必亡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仁能战胜不仁，就像水能战胜火一样。而现在一些行仁的人，好比用一杯水去浇灭一车木柴燃起的大火；火不熄灭，就说水不能战胜火。这反而助长了那些最不仁的人，（而他原来那点仁）也最终会丧失的。”

（十九）孟子曰：“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，苟为不熟，不如萑稗。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五谷是庄稼中的好品种，但如果不成熟，那还不如稗子之类野草。仁，也在于使它成熟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萑（tí）：即稗，稗类植物。

（二十）孟子曰：“羿之教人射，必志于彀；学者亦必志于彀。大匠诲人必以规矩，学者亦必以规矩。”

孟子说：“羿教人射箭，一定要求把弓拉满；学射的人也力求自己把弓拉满。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，一定要用圆规和曲尺；学手艺的人也一定要使用圆规和曲尺。”

【注释】 彀（gòu）：把弓拉满。

告子下

共十六章

(一)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

任国有个人问屋庐子道：“礼节和吃饭哪样重要？”

曰：“礼重。”

屋庐子说：“礼节重要。”

“色与礼孰重？”

那人又问：“娶妻和礼节哪样重要？”

曰：“礼重。”

回答说：“礼节重要。”

曰：“以礼食，则饥而死；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亲迎，则不得妻；不亲迎，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”

那人又问：“按照礼节求饭吃，却吃不上而饿死；不按礼节求饭吃，却吃上了饭，那么也一定要按礼节行事吗？按亲迎礼娶亲，却娶不到妻子；不按亲迎礼，却能娶到妻子，那么也一定要行亲迎礼吗？”

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以告孟子。

屋庐子不能回答，第二天就到邹国去，把问题告诉给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于答是也，何有？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往应之曰：‘紵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紵，则不得食，则将紵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，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’”

孟子说：“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？不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，只比较它们的末端，那么寸把长的木块也能使它高过尖顶的高楼。金属比羽毛重，难道是就一只金属带钩和一车子羽毛相比来说的吗？拿吃饭的重要问题同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，何止是吃饭重要？拿娶妻的重要问题同礼节的细小方面相比，何止是娶妻重要？你去这样回答他：‘扭住哥哥的胳膊夺他的饭吃，就能得到饭吃；不扭就得不到饭吃，那么就该扭他吗？翻过东边人家的墙头，搂抱那家的闺女，就能得到妻子；不去搂抱，就得不到妻子，那么就该去搂抱吗？’”

【注释】 屋庐子：姓屋庐，名连，孟子弟子。 亲迎：古代结婚六礼之一，新郎亲自至女家，迎新娘入室，行交拜合卺之礼。 翹：同“啻”，止。 紵(zhū)：扭。

(二) 曹交问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有诸？”

曹交问道：“人人都能成为尧、舜，有这说法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然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的。”

“交闻文王十尺，汤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长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则可？”

曹交又问：“我听说文王身长十尺，汤身长九尺，我曹交有九尺四寸多高，只知道吃饭罢了，怎样才可以（成为尧、舜）呢？”

曰：“奚有于是？亦为之而已矣。有人于此，力不能胜一匹雏，则为无力人矣；今曰举百钧，则为有力人矣。然则举乌获之任，是亦为乌获而已矣。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？弗为耳。徐行后长者谓之弟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岂人所不能哉？所不为也。尧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诵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呢？只要去做就行了。如果有个人，力气提不起一只小鸡，那他就是个没有力气的人了；如果说能举起三千斤的东西，那就是个很有力气的人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只要能举起乌获举过的重量，这样也就成为乌获了。一个人可担心的，难道在于不能胜任吗？在于不去做罢了。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，叫作悌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，叫作不悌。慢慢走，难道是一个人不能做到的吗？不去做罢了。尧、舜之道，孝和悌而已。（如果）你穿尧所穿的衣服，说尧所说的话，做尧所做的事，这样也就成为尧了。（如果）你穿桀所穿的衣服，说桀所说的话，做桀所做的事，这样就变成桀了。”

曰：“交得见于邹君，可以假馆，愿留而受业于门。”

曹交说：“我能见到邹君，可以向他借个住处，愿意留下来在您门下学习。”

曰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尧舜之）道就像大路一样，哪里是难懂的呢？就怕人们不去寻求罢了。你回去寻求吧，会有很多老师的。”

【注释】 曹交：人名，生平不详。 乌获：人名，传说是古代的一个大力士。

（三）公孙丑问曰：“高子曰：《小弁》，小人之诗也。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高子说：《小弁》是小人（所作）的诗。（对吗？）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

孟子说：“凭什么这么说呢？”

曰：“怨。”

（公孙丑）说：“因为诗中有怨恨。”

曰：“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！有人于此，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则己谈笑而道之；无他，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己垂涕泣而道之；无他，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，亲亲也；亲亲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为诗也！”

孟子说：“高老先生的论诗太呆板了！如果有一人，越国人拉开弓去射他，（事后）他可以笑着说这件事；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和越国人关系疏远，（可以由他去犯罪。）如果是他哥哥拉开了弓射他，（事后）他就会哭哭啼啼地讲这件事；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和哥哥关系亲近，（不愿让他犯罪。《小弁》的怨恨，出自热爱亲人热爱亲人就是仁。太呆板了，高老先生这样的论诗！”

曰：“《凯风》何以不怨？”

公孙丑问：“《凯风》这首诗为什么没有怨恨情绪？”

曰：“《凯风》，亲之过小者也；《小弁》，亲之过大者也。亲之过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亲之过小而怨，是不可矶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矶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‘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《凯风》这首诗，是写母亲的小过错；《小弁》所写的是父亲的大过错。父母过错大而不怨恨，这是更加疏远父母；父母过错小而怨恨，这是一点都不能受刺激。更加疏远父母，这是不孝；不能受（父母）一点刺激，也是不孝。孔子说过：‘舜是最孝顺的了，到了五十岁上还眷恋着父母。’”

【注释】高子：生平不详。《小弁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一篇。旧说是指责周幽王的诗。周幽王先娶申后，生宜臼，立为太子；后宠褒姒，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，废申后及太子宜臼。此诗述说的就是宜臼的哀伤、怨恨之情。传说是宜臼的老师所作。《凯风》：《诗经·邶风》中的一篇。旧说卫国个已有七个儿子的母亲想改嫁，于是七个儿子作此诗来自责不孝，以使母亲感悟。

（四）宋 将之楚 ，孟子遇于石丘，曰：“先生将何之？”

宋 要到楚国去，孟子在石丘遇到了他，问道：“先生准备上哪儿去？”

曰：“吾闻秦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。楚王不悦，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。二王我将有所遇焉。”

宋 说：“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交战，我想去见楚王，劝说他停战，如果楚王不高兴听，我再去见秦王，劝说他停战。两位君王中，我总会遇到能说得通的吧。”

曰：“轲也请无问其详，愿闻其指。说之将何如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不想问个详细，只了解你的主要想法。你打算怎样去劝说呢？”

曰：“我将言其不利也。”

宋 说：“我将向他们指出交战的不利之处。”

曰：“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，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仁义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”

孟子说：“先生的用心诚然是好极了，先生的说法却不行。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、楚王，秦王、楚王喜欢利而让军队休战，这样也就使三军官兵因为追求利才乐于停战。（要是都这样，）做臣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国君，做儿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父亲，做弟弟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哥哥，这会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最终背离仁义，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。这样的国家却不灭亡，是从来没有的。先生（如果）用仁义去劝说秦王、楚王，秦王、楚王喜爱仁义而让军队休战，这就会使三军官兵因为喜爱仁义而乐于停战。（要是都这样，）做臣子的心怀仁义侍奉国君，做儿子的心怀仁义侍奉父亲，做弟弟的心怀仁义侍奉哥哥，这样就会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掉求利的念头，而怀着仁义之心相互对待了。这样的国家还不能称王天下的，是从来没有的。何必要说利呢？”

【注释】 宋（k ong）：宋国人，也叫宋、宋荣，战国时著名学者。

（五）孟子居邹，季任为任处守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处于平陆，储子为相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他日，由邹之任，见季子；由平陆之齐，不见储子。屋庐子喜曰：“连得间矣。”问曰：“夫子之任，见季子；之齐，不见储子，为其为相与？”

孟子居住在邹国（的时候），季任正在任国代理国政，送礼物来结交孟子，孟子收了礼物却不回谢。（孟子）居住在平陆（的时候），储子担任齐国的相，送礼物来结交孟子，孟子收了

礼也不回谢。后来，孟子从邹国到了任国，拜访了季子；从平陆到了齐国，却不拜访储子。屋庐子高兴地说：“我发现老师的差错了。”问道：“老师到了任国，拜访了季子；到了齐国，不拜访储子，是因为储子只是担任相吗？”

曰：“非也。《书》曰：‘享多仪，仪不及物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’为其不成享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是的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进献礼品看重礼仪，礼仪配不上礼品，就叫没有进献，因为心意不在进献上。’这是因为它不成为进献的缘故。”

屋庐子悦。或问之，屋庐子曰：“季子不得之邹，储子得之平陆。”

屋庐子听了很高兴。有人问他这件事，屋庐子说：“季子（在代理国政，）不能亲自到邹国去，而储子（作为卿相）是能亲自到平陆去的。”

【注释】 季任：任国国君的弟弟。 平陆：齐国地名，即今山东省汶上县。 连：屋庐子的名。

（六）淳于髡曰：“先名实者，为人也；后名实者，自为也。夫人在三卿之中，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”

淳于髡说：“重视名望功业的，是为了天下的人；轻视名望功业的，是为了自己（的清白）。先生的地位在齐国的三卿之中，但就名望功业来说，上不能匡正君主，下不能拯救百姓，就辞职而去了，仁人本该就是这样的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居下位，不以贤事不肖者，伯夷也；五就汤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；不恶污君，不辞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趋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，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

孟子说：“处在低下的地位，不以贤人的身份侍奉不贤的君主，这是伯夷的态度；五次到汤那里做事，五次到桀那里做事，这是伊尹的态度；不讨厌昏庸的君主，不拒绝微小的官职，这是柳下惠的态度。三个人做法不同，方向是一致的。一致的是什么？就是仁。君子只要仁就行了，何必要处处相同？”

曰：“鲁缪公之时，公仪子为政，子柳、子思为臣，鲁之削也滋甚，若是乎，贤者之无益于国也！”

淳于髡说：“鲁缪公的时候，公仪子掌管政事，子柳、子思也在朝做臣，然而鲁国疆土被别国侵夺却更加严重，贤人无益于国家就像这样的呀！”

曰：“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（从前，）虞国因为不用百里奚而亡国，秦穆公用了他就称霸，（可见）不用

贤人就会亡国，（到那时，只是想）割让点地方办得到吗？”

曰：“昔者王豹处于淇，而河西善讴；绵驹处于高唐，而齐右善歌；华周、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。有诸内，必形诸外。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髡未尝睹之也。是故无贤者也，有则髡必识之。”

淳于髡说：“从前王豹居住在淇水边，河西的人因此而善于唱歌；绵驹居住在高唐，齐国西部的人因此而善于唱歌；华周、杞梁的妻子，为丈夫的死而哭得异常伤心，因而改变了一国的风气。内心有什么，必然会显露在外面。做了那件事而不见那件事的功效，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呢。所以现在是没贤人，要有，我一定会知道的。”

曰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，从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税冕而行。不知者以为为肉也，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，不欲为苟去。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，不受信任，有一次跟随（鲁君）去祭祀，祭肉不按规定送来，于是顾不上脱掉祭祀时所戴的礼帽就走了。不了解孔子的，以为他是为了那点祭肉而离开的，了解孔子的，只认为他是因为鲁国的失礼而离开的。至于孔子，却正想担点儿（这一类的）小罪名离开，不想随便弃官而去。君子所做的事，一般人本来就是不理解的。”

【注释】 淳于髡：见本书《离娄上》第十七章注。 三卿：指上卿、亚卿、下卿，都是爵位。 公仪子：即公仪休，曾任鲁国的相。 子柳、子思：子柳，即泄柳，曾任鲁缪公的卿。子思，孔子之孙，名伋。 王豹：卫国人，善于唱歌。淇水，卫国河流名。 绵驹：一位善于唱歌的人。高唐：齐国邑名。 华周、杞梁：齐国大夫，在齐国攻打莒国时战死，传说他们的妻子闻讯后，对着城墙痛哭，把城墙哭塌了；齐国人受到感染，以至善哭成风。 燔肉：祭时用的熟肉。古礼，天子和诸侯祭祀后，要将一部分祭肉赐给大夫。 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：这句隐含的意思是，孔子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弃官而去都是鲁国执政者的过错，因为这样做是失礼的。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适诸侯曰巡狩，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养老尊贤，俊杰在位，则有庆，庆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掊克在位，则有让。一不朝，则贬其爵；再不朝，则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则六师移之。是故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伐而不讨。五霸者，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，故曰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，桓公为盛。葵丘之会，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，诛不孝，无易树子，无以妾为妻。再命曰，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三命曰，敬老慈幼，无忘宾旅。四命曰，士无世官，官事无摄，取士必得，无专杀大夫。五命曰，无曲防，无遏籴，无有封而不告。曰，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。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，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长君之恶其罪小，逢君之恶其罪大。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，故曰，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五霸是三王的罪人，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，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。”

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叫作巡狩，诸侯朝见天子叫作述职。（天子巡狩，）春天视察耕种情况，补助（种子、劳力）不足的农户；秋天视察收获情况，救济缺粮农户。进入某个诸侯国，（那里）土地开垦得多，田野整治得好，老人得到赡养，贤人受到尊敬，有才能的人在位做官，那就有奖赏，拿土地奖赏。进入某个诸侯国，（如果那里）土地荒芜，遗弃老人，排斥贤人，贪官污吏在位，那就给予责罚。（诸侯）一次不朝见（天子），就降他的爵位；两次不朝见，就削减他的封地；三次不朝见，就派军队去。所以，天子（对于有罪的诸侯，只是）发布命令声讨他的罪行，而不（亲自）征伐；诸侯（是奉天子之命去）征伐而不声讨。五霸却是胁迫诸侯去讨伐别的诸侯，（破坏了三王规矩，）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。五霸中，齐桓公最强。在葵丘盟会上，诸侯们捆绑了牺牲，把盟书放在它身上，并不歃血。（盟书）第一条说，责罚不孝的人，不得擅自自立太子，不得把妾立为正妻。第二条说，尊重贤人，培育人才，用来表彰有德行的人。第三条说，要敬老爱幼，不要忘了来宾和旅客。第四条说，士人不能世代做官，公职不能兼任，选用士人一定要得当，不得擅自杀戮大夫。第五条说，不得到处修筑堤坝，（垄断水利，）不得阻止邻国来买粮食，不能私自封赏而不报告盟主。盟书最后说，凡是我们同盟的人，盟会之后都恢复友好关系。现在的诸侯都违背了这五条誓约，所以说，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。（因为顺从君王而）助长了君王的过错，这个罪行还算小的；（故意）逢迎君王的过错，这个罪行就大了。现在的大夫都逢迎君王的过错，所以说，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。”

【注释】 五霸：指春秋时代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，具体哪五个诸侯，说法不一；据《孟子》原书考察，可能是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公、吴王阖庐。葵丘之会：葵丘，地名，在今河南兰考县东。会，盟会，古代诸侯间聚会而结盟。盟会时要用牛作祭品，或杀，或不杀。歃（shà）血：结盟时的一种仪式。立盟时杀牲取血，盟誓者口含其血，或涂于口旁，表示诚信。如果不歃血，则表示相信与盟的人不敢背约。

（八）鲁欲使慎子为将军。孟子曰：“不教民而用之，谓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于尧舜之世。一战胜齐，遂有南阳，然且不可。”

鲁国想叫慎子担任将军。孟子说：“不先训练百姓就用他们打仗，这叫坑害百姓。坑害百姓的人，在尧、舜时代是不容许存身的。（现在即使鲁国）一仗就打赢了齐国，收回了南阳，这样也还是不行。”

慎子勃然不悦曰：“此则滑 所不识也。”

慎子顿时不高兴地说：“这真是我慎滑 所不明白的了。”

曰：“吾明告子。天子之地方千里；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诸侯。诸侯之地方百里；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。周公之封于鲁，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，而俭于百里。太公之封于齐也，亦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也，而俭于百里。今鲁方百里者五，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则鲁在所损乎，在所益乎？徒取诸彼以与此，然且仁者不为，况于杀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务引其君以当道，志于仁而已。”

孟子说：“我来明白地告诉你。天子的土地千里见方；不到千里见方，就不够条件接待诸侯。诸侯的土地百里见方；不足百里见方，就不够条件奉守宗庙里的典籍。（当年）周公分封在鲁地，是百里见方的一块；土地不是不够，但也只不过百里见方。太公分封在齐地，也是百里见

方的一块；也不是土地不够，却只不过百里见方。现在鲁国的土地有五个百里见方那么大，你认为，如果有圣王出现，那么鲁国是在土地应该削减之列呢，还是在应该增加之列呢？不费力就把那里的土地取来并入这里，这样的事仁人尚且不干，何况用杀人来求取土地呢？君子侍奉君主，只该专心一意地引导君主走正道，立志在仁上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慎子：名滑，据说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。 南阳：地名，在泰山西南面，本属于鲁，后被齐侵夺。 典籍：这里指记载先祖典章法度的文册。

（九）孟子曰：“今之事君者皆曰：‘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‘我能为君约与国，战必克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为之强战，是辅桀也。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虽与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现在那些侍奉君主的人都说：‘我能为君主开辟土地，增加财富。’现在所说的良臣，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。君主不向往道德，不立志行仁，（做臣的）却谋求让他富足，这好比是让夏桀富足。（这些人又说：）‘我能替君主纠集盟国，每战必胜。’现在所说的良臣，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。君主不向往道德，不立志行仁，（做臣的）却为他拼命打仗，这好比是帮夏桀打仗。沿着现在这条路走，不改变现在这种风气，即使把天下给了他，也是一天都坐不安稳的。”

（十）白圭曰：“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”

白圭说：“我想采用二十抽一的税率，怎么样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子之道，貉道也。万室之国，一人陶，则可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的做法是貉国的做法。有一万户的国家，只有一个人制作陶器，那行吗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”

白圭说：“不行，陶器会不够用的。”

曰：“夫貉，五谷不生，惟黍生之；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之礼，无诸侯币帛饗餼，无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国，去人伦，无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为国，况无君子乎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；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那个貉国，五谷不能生长，只有黍能生长；没有城墙、宫室、宗庙和祭祀的礼仪，没有诸侯之间赠礼宴请之类交际往来，没有各种官府、官吏，所以二十抽一也就够了。而现在你居住在中国，（却要像貉国那样）抛弃人伦，废掉官吏，怎么能行呢？制作陶器的人少了，尚且不能治国，何况没有官吏呢？想使税率比尧、舜的标准还低的，是大大小小貉那样的国家；想使税率比尧、舜的标准还高的，是大大小小桀那样的暴君。”

【注释】 白圭：姓白，名丹，字圭，曾任魏相。 貉：北方的一个小国名。

（十一）白圭曰：“丹之治水也愈于禹。”

白圭说：“我治水的方法胜过大禹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子过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，是故禹以四海为壑。今吾子以邻国为壑。水逆行谓之洚水，洚水者，洪水也，仁人之所恶也。吾子过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你错啦。大禹治水，是顺应水性，所以大禹把四海当作蓄水场所。现在你却是把邻国当作蓄水场所。倒流泛滥的水叫洚水，洚水就是洪水，是仁人最讨厌的。你错啦！”

【注释】 以邻国为壑：据《韩非子·喻老》篇说，白圭治水注重修筑和保护堤防，致使水无出路，流入邻国。

（十二）孟子曰：“君子不亮，恶乎执？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不讲求诚信，还有什么操守呢？”

【注释】 亮：同“谅”，诚信。

（十三）鲁欲使乐正子为政。孟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喜而不寐。”

鲁国想让乐正子管理国家政事。孟子说：“我听了这消息，高兴得睡不着。”

公孙丑曰：“乐正子强乎？”

公孙丑问：“乐正子刚强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答道：“不。”

“有知虑乎？”

“有智慧谋略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答道：“不。”

“多闻识乎？”

“见多识广吗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答道：“不。”

“然则奚为喜而不寐？”

（公孙丑于是说：）“既然如此，（先生）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呢？”

曰：“其为人也好善。”

答道：“他这个人啊，爱听好意见。”

“好善足乎？”

“爱听好意见就够了吗？”

曰：“好善优于天下，而况鲁国乎？夫苟好善，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；夫苟不好善，则人将曰：‘訑訑，予既已知之矣。’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。士止于千里之外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。与谗谄面谀之人居，国欲治，可得乎？”

答道：“爱听好意见，治理天下就绰绰有余，何况治理一个鲁国？如果爱听好意见，那么天下的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赶来把好意见告诉他；如果不爱听好意见，那么人们就会（模仿他的腔调）说：‘唔唔，我早就知道了。’那种腔调脸色早把别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。士人千里之外止步不来，那么喜欢进谗言和阿谀献媚的人就会凑到跟前来。同这帮人混在一起，想治理好国家，可能吗？”

【注释】 訑訑（yí）：听别人意见时的不耐烦声音。

（十四）陈子曰：“古之君子何如则仕？”

陈子问道：“古代君子怎样才肯做官？”

孟子曰：“所就三，所去三。迎之致敬以有礼；言，将行其言也，则就之。礼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则去之。其次，虽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礼，则就之。礼貌衰，则去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，君闻之，曰，‘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从其言也，使饥饿于我土地，吾耻之。’周之。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去做官有三种情况，辞去官职有三种情况。（君主）恭敬礼貌地迎接他，并将按他所说的去实行，那就去做官。礼貌没有衰减，却不再按他说的去做了，那就辞去官职。其次，虽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，但也恭敬礼貌地迎接他去，那就去做官。一旦礼貌也衰减了，那就辞去

官职。最差的是，早上没饭吃，晚上也没饭吃，饿得出不了门；君主知道后说，‘我在大政方针上不能实行他的主张，又不能听取他的言论，致使他在我的国土上又饥又饿，对此我感到耻辱。’于是周济他。这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是为了免于饿死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陈子：即陈臻，孟子弟子。

（十五）孟子曰：“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征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在田野中兴起，傅说从筑墙的苦役中提拔出来，胶鬲从鱼盐贩子中提拔出来，管夷吾从狱官手中提拔出来，孙叔敖从海边的隐居生活中提拔出来，百里奚从买卖场所提拔出来。所以上天要把重大的担子加给这个人，必定要先使他的心志受困苦，使他的筋骨受劳累，使他的肌体受饥饿，使他的身子受困乏，使他每做一事都受干扰、被打乱，以此来使他心理受震动、性格变坚韧，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。一个人常有过失，才能改正；心志遭困苦，思虑被阻塞，才能发愤有为；表露在脸色上，抒发在言语中，才能使人了解。国内没有执法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士人，国外没有势均力敌的国家和外患的威胁，国家常常会灭亡。这样，就能明白忧患中能获得生存、安乐中会遭致灭亡的道理了。”

【注释】 傅说(yuè)：传说是商代一位贤人，因罪服刑，在傅险筑墙；后被商王武丁访求到而提拔为相。版筑：古代筑墙的方法，用两版相夹，填入泥土，用杵捣实，拆版后即成土墙。

胶鬲：传说是商纣王的臣，他怎么被提拔、被谁提拔，已不见于记载。管夷吾：即管仲。原是齐国公子纠的家臣，纠与公子小白（即后来的齐桓公）争夺君位，失败后逃至鲁国而遭杀；管仲也被鲁人囚禁押回齐国。后由鲍叔牙推荐，被桓公提拔为相。孙叔敖：楚国隐士，后被楚庄王提拔为令尹。百里奚：见本书《万章上》第九章注。拂：违背，不顺。拂(bì)：通“弼”，辅佐。

（十六）孟子曰：“教亦多术矣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教育也是有多种方式的，（对某个人，）我不屑去教诲他，这也是教诲他的一种方式罢了。”

尽心上

共四十六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尽自己的善心，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。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，就是懂得了天命。保存自己的善心，养护自己的本性，以此来对待天命。不论寿命是长是短都不改变态度，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，这就是确立正常命运的方法。”

（二）孟子曰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；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没有一样不是天命（决定），顺从天命，接受的是正常的命运；因此懂天命的人不会站立在危墙下面。尽力行道而死的，是正常的命运；犯罪受刑而死的，不是正常的命运。”

【注释】 岩墙：就要倾塌的墙。 桎梏：拘禁犯人的刑具。

（三）孟子曰：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；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寻求就能得到它，舍弃就会失掉它；这样寻求就有益于得到，因为所寻求的存在于我本身之内的缘故。寻求它有方法，得到它靠命运，这样寻求无益于得到，因为所寻求的在我本身之外的缘故。”

（四）孟子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万物之理我都具备了。反问自己，所具备的道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，求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。”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做了而不明白，习惯了而不觉察，一辈子走这条路，却不知道那是条什么路，这种人是一般的人。”

（六）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不能没有羞耻心。把没有羞耻心当作羞耻，那就不会有耻辱了。”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。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不

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”

孟子说：“羞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。玩弄权术诡计的人，是到处不讲羞耻的。不认为不如别人是羞耻，怎么能赶上别人呢？”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；古之贤士何独不然？乐其道而忘人之势，故王公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得亟见之。见且由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古代的贤君好善而忘记自己的权势；古代的贤士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他们乐于行道而忘记了别人的权势，所以王公大人不恭敬尽礼，就不能常常见到贤士。相见尚且不可多得，更何况要把他们当臣属呢？”

（九）孟子谓宋勾践曰：“子好游乎？吾语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；人不知，亦嚣嚣。”

孟子对宋勾践说：“你喜欢游说吗？我告诉你游说（的态度）。人家理解，我悠然自得无所求；人家不理解，我也悠然自得无所求。”

曰：“何如斯可以嚣嚣矣？”

宋勾践问道：“怎样就能做到悠然自得无所求呢？”

曰：“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穷不失义，故士得己焉；达不离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崇尚德，爱好义，就能悠然自得无所求。所以士人穷困时不丢掉义，得志时不背离道。穷困时不丢掉义，所以士人能保持自己的操守；得志时不背离道，所以不会使百姓失望。古代的人，得志时，施给人民恩泽；不得志时，修养品德立身在世。穷困时，独自保持自己的善性，得志时还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。”

【注释】 宋勾践：人名，身世不详。

（十）孟子曰：“待文王而后兴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”

孟子说：“等文王（那样的圣君）出现才奋发的，是平凡的人。至于杰出人物，即使没有文王出现，也能奋发有为的。”

（十一）孟子曰：“附之以韩魏之家，如其自视然，则过人远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把韩魏两大家的财富增加给他，如果他还自认为没有什么，那他就远远超过一

般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 韩魏之家：指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中的韩魏两家。这两家当时拥有很大的权势和很多的财产。 (k n)：“坎”的假借字，视盈若虚的意思。

(十二) 孟子曰：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。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。”

孟子说：“依据（让百姓）安逸的原则去役使百姓，百姓即使劳累也不怨恨；依据（让百姓）生存的原则去杀人，被杀的人虽死不怨杀他的人。”

(十三) 孟子曰：“霸者之民驩虞如也，王者之民皞皞如也。杀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。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霸主的百姓愉快欢乐，圣王的百姓心旷神怡。（圣王的百姓）被杀而不怨恨谁，得了好处而不报答谁，一天天趋向于善，却不知道谁使他们这样。圣人经过哪里，哪里就受感化；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奇的变化，造化之功上与天齐下与地同，难道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？”

(十四) 孟子曰：“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，民畏之；善教，民爱之。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，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心。良好的政治，百姓害怕（违背）它；良好的教育，百姓乐于接受它。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。”

(十五) 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；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不经学习就能做的，那是良能；不经思考就能知道的，那是良知。年幼的孩子，没有不知道要爱他们父母的；长大后，没有不知道要敬重他们兄长的。爱父母就是仁，敬兄长就是义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（仁和义）是通行于天下的。”

(十六) 孟子曰：“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。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居住在深山里，与树木、石头作伴，与鹿、猪相处，他区别于深山里不开化百姓的地方是很少的。（可是）等他听了一句善言，见了一种善行，（就会立即照着去做，）像决了口的江河一般，澎湃之势没有谁能阻挡得住的。”

(十七) 孟子曰：“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要让他干不想干的事，不要让他想不想得的东西，这就行了。”

（十八）孟子曰：“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疾疢。独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德行、智慧、谋略、见识的人，常常是因为他生活在患难之中。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，他们持有警惧不安的心理，考虑忧患很深远，所以通达事理。”

【注释】 疢(chèn)疾：义同灾患。 孤臣孽子：孤臣，受疏远的臣；孽子，非嫡妻所生之子。

（十九）孟子曰：“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；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；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；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侍奉君主的人，那是专把侍奉某个君主当作快乐的；有安定国家的人，那是把安定国家当作快乐的人；有不在职位而保全天理的人，那是知道‘道’能在天下推行了然后来行道的人；有圣人，那是端正了自己而外物随之就端正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 天民：朱熹《四书集注》云：“民者，无位之称，以其全尽天理，乃天之民，故谓之天民。”

（二十）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有三件值得快乐的事，用仁德统一天下不包括在内。父母都健在，兄弟没病没灾，这是第一件快乐的事；抬头无愧于天，低头无愧于人，这是第二件快乐的事；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，这是第三件快乐的事。君子有这三件快乐的事，用仁德统一天下不包括在内。”

（二十一）孟子曰：“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；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睟然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”

孟子说：“广阔的土地，众多的人民，君子是想得到的，但他的快乐不在这方面；站立在天下的中央，安定普天下的百姓，君子对此感到快乐，但他的本性不在这方面。君子的本性，即使他的理想完全实现了，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增加，即使窘困隐居，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，这是由于本分已经确定的缘故。君子的本性，仁义礼智植根在心中，它们产生的气色是纯正和润的，显现在脸上，充满在体内，延伸到四肢。四肢不必等他的吩咐，便明白该怎样做了。”

（二十二）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

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，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天下有善养老，则仁人以为己归矣。五亩之宅，树墙下以桑，匹妇蚕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鸡，二母彘，无失其时，老者足以无失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。所谓西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导其妻子使养其老。五十非帛不，七十非肉不饱。不不饱，谓之冻馁。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躲避纣王，隐居在北海之滨，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，就说：‘何不归到他那里去呢，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。’姜太公躲避纣王，隐居在东海之滨，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，就说：‘何不归到他那里去呢，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。’天下有善于奉养老人的人，仁人便把他当作自己要投奔的人了。五亩的住宅地，墙下栽上桑树，妇女用它养蚕，老人就完全能穿上丝棉衣了。养五只母鸡、两只母猪，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期，老人就完全不会缺肉吃了。一百亩的耕地，由男子耕种，八口之家就完全不会有饥饿了。所谓西伯善于奉养老人，（就在于他）规定了百姓的田亩宅地，教育他们栽桑养畜，引导他的妻子儿女奉养老人。五十岁的人，不穿丝棉就不暖，七十岁的人，没有肉吃就不饱。不暖不饱，就叫挨冻受饿。文王的百姓中没有挨冻受饿的人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”

（二十三）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财不可胜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，无弗与者，至足矣。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（让百姓）种好他们的地，减轻他们的赋税，就可以使百姓富足。按一定时节食用，按礼的规定使用，财物就用不完了。百姓没有水和火就无法生活，晚上敲人门户求水讨火，没有人不给的，因为家家水火都多极了。圣人治理天下，就要使百姓的粮食多得像水火。粮食多得像水火，那么老百姓哪还有不仁爱的呢？”

（二十四）孟子曰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间者难为言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登上了东山，觉得鲁国变小了，登上了泰山，觉得天下变小了，所以看过大海的人，就难以被别的水吸引了，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，就难以被别的言论吸引了。观赏水有一定的方法，一定要观赏它的波澜。日月都有光，细小的缝隙必定都照到。流水这东西，不流满洼坑就不再向前流；君子有志于道，不到相当程度就不可能通达。”

（二十五）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鸡叫就起身，孜孜不倦地行善，是舜一类的人；鸡叫就起身，一刻不停地求利，是蹠一类的人。要想知道舜和蹠的区别，没有别的，只在行善和求利的不同罢了。”

（二十六）孟子曰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”

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。子莫执中；执中为近之。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杨子奉行‘为我’，拔根汗毛就对天下有利，他也不干。墨子提倡‘兼爱’，（哪怕）从头到脚都受伤，只要对天下有利，也愿干。子莫持中间态度，持中间态度就接近正确了。（但是，）持中间态度而没有变通，也还是执着在一点上。执着于一点之所以不好，是因为它损害了道，抓住了一点而丢弃了其他一切缘故。”

【注释】 杨子：即杨朱，见《滕文公下》第九章注。 摩顶放踵：摩，假借为“磨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磨，烂也。”引申为损伤。放，疑为“致”，前人引此多有作“致”者。 子莫：战国时鲁国人。

（二十七）孟子曰：“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未得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？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则不及人不为忧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好吃，口渴的人觉得任何水都好喝，这并没有尝到饮食的正常味道，而是受了饥渴损害的缘故。难道只有嘴巴肚子有饥渴的损害？人心也都有损害。人们能够不把（类似）饥渴的损害变成对心的损害，那么（一时）赶不上别人，也不必为此忧虑了。”

（二十八）孟子曰：“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”

孟子说：“柳下惠不会因为做大官而改变他的操守。”

（二十九）孟子曰：“有为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犹为弃井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做事好比打井，打了六七丈深还没打到泉水，仍然是口废井。”

【注释】 仞（rèn）：同“仞”。古代七尺（或说八尺）为一仞。

（三十）孟子曰：“尧、舜，性之也；汤、武，身之也；五霸，假之也。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尧、舜是本性具备仁义，汤王、武王是亲身实践仁义，五霸是假借仁义。假借久了而不归还，哪能知道他们本来是没有仁义的呢？”

（三十一）公孙丑曰：“伊尹曰：‘予不狎于不顺，放太甲于桐，民大悦。太甲贤，又反之，民大悦。’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固可放与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伊尹说：‘我不亲近不遵循仁义的人，把太甲放逐到桐邑，百姓非常高兴；太甲变好了，又让他回来（作君主），百姓非常高兴。’贤人作为臣，君主不好，本来就可以将

他放逐的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伊尹那样的意图，就可以；没有伊尹那样的意图，那就是篡位了。”

（三十二）公孙丑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不素餐兮。’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白吃饭啊。’君子不耕种，却也吃饭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子弟从之，则孝悌忠信。‘不素餐兮’，孰大于是？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住在这个国家，这一国的君主任用他，便能得到安定、富足、尊贵、荣耀；他的弟子跟随他，便能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办事尽心，讲求诚信。‘不白吃饭啊’，哪样比这功劳更大？”

【注释】 此句出自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。

（三十三）王子垫问曰：“士何事？”

王子垫问道：“士该做什么事？”

孟子曰：“尚志。”

孟子说：“使自己志向高尚。”

曰：“何谓尚志？”

王子垫问：“什么叫使自己志向高尚？”

曰：“仁义而已矣。杀一无罪非仁也，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。居恶在？仁是也；路恶在？义是也。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遵行仁义罢了。杀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的，不该是自己的东西而取来，是不义的。该住的地方在哪里？仁就是；该行的路在哪里？义就是。能居住在仁上，行走在上，（那就连）君子该做的事都齐全了。”

【注释】 王子垫：齐王之子，名垫。

（三十四）孟子曰：“仲子，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，人皆信之，是舍簞食豆羹之义也。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陈仲子，（如果）不合道理地把齐国送给他，他不会接受，人人都相信这一点，（不过）这只是拒绝一筐饭、一碗汤那样的小义罢了。人的罪过没有比不讲亲属君臣尊卑关系更大的了。因为他有小义就相信他有大义，怎么可以呢？”

【注释】 仲子：即陈仲子，见本书《滕文公下》第十章注。

（三十五）桃应问曰：“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则如之何？”

桃应问道：“舜是天子，皋陶是法官，（如果）瞽瞍杀了人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孟子曰：“执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把他捉起来罢了。”

“然则舜不禁与？”

（桃应问：）“那么，舜不阻止吗？”

曰：“夫舜恶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哪能去阻止呢？（皋陶的权力）是有所承受的。”

“然则舜如之何？”

（桃应问：）“那么舜该怎么办？”

曰：“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。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，终身訢然，乐而忘天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草鞋一样。（因此他会）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，沿海边住下来，一辈子高高兴兴的，快乐得忘了天下。”

【注释】 桃应：孟子弟子。訢（x n）然：高兴的样子。

（三十六）孟子自范之齐，望见齐王之子，喟然叹曰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，大哉居乎！夫非尽人之子与？”

孟子从范邑到齐国去，远远地看见了齐王的儿子，很感慨地说：“居住环境改变人的气质，奉养改变人的体质，所处的环境真是关系大极了！他和别人不都一样是做儿子的吗？”

孟子曰：“王子宫室、车马、衣服多与人同，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；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？鲁君之宋，呼于埳泽之门。守者曰：‘此非吾君也，何其声之似我君也？’此无他，居相似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王子的住房、车马、衣服多半跟别人的相同，而王子却是那样（与众不同），是因为他居住的环境使他变得这样的；何况居住在（‘仁’这个）天下最宽广的住所中的人呢？（有一次）鲁君到宋国去，在宋国的埳泽城门下吆喝，守门人议论说：‘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君主，为什么他的声音像我们的国君呢？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所居住的环境相似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范：齐国地名，其地在今山东省范县东南。

（三十七）孟子曰：“食而弗爱，豕交之也；爱而不敬，兽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币之未将者也。恭敬而无实，君子不可虚拘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只给吃而不爱抚，那就像对待猪一样；爱抚而不恭敬，那就像畜养牲口一样。恭敬之心是礼物送上之前就应具有。只有恭敬的形式，却没有诚心实意，君子就不能徒然地受它的约束。”

（三十八）孟子曰：“形色，天性也；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”

孟子说：“形体容貌是天生的，只有成了圣人才能无愧于（他的）形体容貌。”

（三十九）齐宣王欲短丧。公孙丑曰：“为期之丧，犹愈于已乎？”

齐宣王想缩短服丧的期限。公孙丑说：“（为父母）服丧一年，总还比不服丧好吧？”

孟子曰：“是犹或紣其兄之臂，子谓之姑徐徐云尔，亦教之孝悌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就像有人在扭他哥哥的胳膊，你却对他说暂且慢慢扭罢之类的话，（能有什么用呢？）你只要用孝父母、敬兄长的道理去教育他就行了。”

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。公孙丑曰：“若此者何如也？”

有个王子的生母死了，他的老师为他去请求君主，允许他服丧几个月。公孙丑问（孟子）道：“像这样的事该怎样看？”

曰：“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。虽加一日愈于已，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是想服丧三年而无法办到的缘故。即使多服丧一天也总比不服丧好，这是针对那些没有谁禁止他，而他自己不肯服丧的人说的。”

【注释】 以上两句，据《仪礼·丧服记》，王子在母亲（诸侯之妾）死后，因父亲还在，不必服丧，只在下葬时穿穿麻衣而已，因此“数月之丧”也就不是短丧了。

（四十）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教育的方法有五种：有像及时雨滋润沾化的，有帮助养成品德的，有帮助发展才能的，有解答疑问的，有（靠品德学问使人）私下受到教诲的。这五种就是君子施行教育的方法。”

【注释】 财：同“才”。

（四十一）公孙丑曰：“道则高矣，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；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道是很高很好啊，（但要学它，）那就像登天那样，似乎不可能达到的；何不让它变得有希望达到从而使人每天不懈地追求它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君子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高明的木匠不会因为笨拙的徒工而改变、废弃绳墨，羿不会因为笨拙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。君子（教导别人，正如教人射箭，）拉满了弓却不射出箭，只是跃跃欲试（地做示范）。君子站立在道的中间，有能力的人便会跟从他学。”

【注释】 绳墨：木工取直用的工具。

（四十二）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。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天下清明太平，道能被我施行；天下混乱黑暗，不惜为道献身。没听说牺牲了道去迎合别人的。”

（四十三）公都子曰：“滕更之在门也，若在所礼，而不答，何也？”

公都子说：“滕更在您门下学习时，似乎是属于要以礼相待的人，然而您却不回答（他的发问），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挟贵而问，挟贤而问，挟长而问，挟有功劳而问，挟故而问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二焉。”

孟子说：“倚仗地位来发问，倚仗能干来发问，倚仗年长来发问，倚仗有功劳来发问，倚仗老交情来发问，都是我不愿回答的。滕更占了其中的两条。”

【注释】 滕更：滕国国君的弟弟，曾就学于孟子

（四十四）孟子曰：“于不可已而已者，无所不已。于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也。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对于不该抛弃的人却抛弃了，那就没有什么人不可抛弃了。对于该厚待的人却给予薄待，那就没有什么人不可薄待的了。进得太快的人，退得也快。”

（四十五）孟子曰：“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君子对于万物，爱惜而不必施予仁德；对于百姓，施予仁德而不必视作亲人。（君子）首先要亲近亲人，进而把仁德施给百姓；把仁德施给百姓，进而爱惜万物。”

（四十六）孟子曰：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、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缌、小功之察；放饭流啜，而问无齿决，是之谓不知务。”

孟子说：“聪明人本该无所不知，（但总是）急于知道眼前该做的事情；仁人本该无所不爱，（但总是）急于先爱亲人和贤人。尧、舜的智慧不能遍知所有事物，是因为急于去做眼前的大事；尧、舜的仁德不能遍爱所有的人，是因为急于先爱亲人和贤人。（如果有人）不实行三年的丧礼，却讲究缌麻、小功这类（三五个月的）丧礼；（在尊长面前用餐，）大吃大喝，却讲究不用牙齿咬断干肉（这类小礼节），这就叫不懂轻重缓急。”

【注释】 缌、小功：丧服名。古代丧服分为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五个等级，服丧期相应分为三年、一年、九个月、五个月、三个月五等。 放饭流啜（Chuò）：放，大；啜，饮。意思是大口吃饭、大口喝汤。按礼的规定，在尊长面前这样吃喝，是大不敬的行为。 齿决：此指用牙齿咬断干肉。按礼的规定，在尊长面前这样做，是不礼貌的。

尽心下

共三十八章

（一）孟子曰：“不仁哉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，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。”

孟子说：“梁惠王真不仁啊！仁人把给予他所爱的人的恩德推及到他所不爱的人，不仁者把带给他所不爱的人的祸害推及到他所爱的人。”

公孙丑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

“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，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”

（孟子说：）“梁惠王因为土地的缘故，糟蹋百姓的生命驱使他们去打仗，大败后准备再打，担心不能取胜，所以又驱使他所爱的子弟去为他送死，这就叫把带给他所不爱的人的祸害推及到他所爱的人。”

（二）孟子曰：“春秋无义战。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。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敌国不相征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春秋时代没有符合义的战争。那一次（战争）比这一次好一点的情况，还是有的。所谓征，是指天子讨伐诸侯，同等的诸侯国是不能相互征讨的。”

（三）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

孟子说：“完全相信《尚书》，不如没有《尚书》。我对于（《尚书》中的）《武成》篇，就只取其中二三处罢了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凭（武王那样）最仁的人去讨伐（商纣那样）最不仁的人，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？”

【注释】《武成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早已亡佚。东汉王充《论衡·艺增》上说：“夫《武成》之篇，言武王伐纣，血流浮杵，助战者多，故至血流如此。” 策：竹简。

（四）孟子曰：“有人曰，‘我善为陈，我善为战。’大罪也。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焉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；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，曰：‘奚为后我？’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。王曰：‘无畏！宁尔也，非敌百姓也。’若崩厥角稽首。征之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战？”

孟子说：“有人说，‘我善于布阵，我善于打仗。’这是大罪恶。国君爱好仁，就会天下无敌。（商汤）征伐南方，北方的民族就埋怨；征伐东方，西方的民族就埋怨。埋怨说：‘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边？’武王讨伐殷商，有战车三百辆、勇士三千人。武王（向殷商的百姓）说：‘不要害怕，（我们是来）安抚你们的，不是来同百姓为敌的。’（殷商的百姓都跪倒叩头，）额角碰地的声音，如山岩崩塌一般。‘征’就是‘正’的意思。如果各国都有端正自己的打算，哪还用得着打仗？”

【注释】 陈：同“阵”。

（五）孟子曰：“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木匠和车匠能教给人圆规、曲尺的使用方法，却不能使人技术精巧。”

（六）孟子曰：“舜之饭糗茹草也，若将终身焉；及其为天子也，被衿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舜在吃干粮咽野菜的时候，就像打算终身这么过日子似的。到他做了天子后，穿着细葛布衣服，弹着琴，尧的两个女儿侍候着，又像本来就享有这种生活似的。”

【注释】 饭糗（qi）：饭，动词，吃。糗，干粮。 果：通“媿（w）”，侍女，这里是侍候的意思。

（七）孟子曰：“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：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然则非自杀之也，一间耳。”

孟子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亲人的严重性：杀了人家的父亲，人家也会杀他父亲；杀了人家的哥哥，人家也会杀他哥哥。虽然不是他自己杀了父亲和哥哥，但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了。”

（八）孟子曰：“古之为关也，将以御暴；今之为关也，将以为暴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古时候设立关卡，是要用它抵御残暴；而现在设立关卡，却是想用它来施行残暴。”

（九）孟子曰：“身不行道，不行于妻子；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于妻子。”

孟子说：“自己不按道行动，道在他妻子儿女身上也实行不了；不按道去使唤人，那就连妻子儿女也使唤不了。”

（十）孟子曰：“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，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。”

孟子说：“富于财利的人荒年不能使他困窘，富于道德的人乱世不能使他迷乱。”

（十一）孟子曰：“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，苟非其人，箪食豆羹见于色。”

孟子说：“爱名声的人，能够让出大国国君的位置，如果不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让出一小筐饭，一碗汤，脸色也会显出不高兴。”

（十二）孟子曰：“不信仁贤，则国空虚；无礼义，则上下乱；无政事，则财用不足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信任仁人贤士，国家实力就会空虚；没有礼义，上下等级关系就会混乱；没有政事，国家财用就会不足。”

（十三）孟子曰：“不仁而得国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仁的人得到一个国家，有这样的情况；不仁的人却得到天下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

（十四）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诸侯危社稷，则变置。牺牲既成，粢盛既，祭祀以时，然而旱干水溢，则变置社稷。”

孟子说：“百姓是最重要的，土谷之神次于百姓，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。所以得到许多百姓的拥护就能做天子，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，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。诸侯危害了土谷之神，那就改立诸侯。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，谷物是清洁的，又是按时祭祀的，然而还是干旱水涝，那就改立土谷之神。”

【注释】 丘民：众民。

（十五）孟子曰：“圣人，百世之师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闻柳下惠之风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宽。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。非圣人而能若是乎？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”

孟子说：“圣人是百代人的师表，伯夷、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，听说过伯夷的道德风范的，贪婪的人会变廉洁，懦弱的人会有立志的决心；听说过柳下惠的道德风范的，刻薄的人变得厚道，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广。百代之前（奋发有为），百代之后，听说过他们事迹的人，没有不振作奋发的。不是圣人能像这样吗？（百代以后的影响尚且这样，）更何况当时亲身受过他们熏陶的人呢？”

（十六）孟子曰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所谓仁，意思就是人。人和仁结合起来，就是所说的道。”

（十七）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去鲁，曰：‘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’去齐，接淅而行，去他国之道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离开鲁国时，说道：‘我要慢慢地走啊，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。’离开齐国时，将淘好了的米捞起来就走，这是离开别的国家时的态度。”

（十八）孟子曰：“君子之于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在陈国、蔡国之间遭围困，是由于跟这两国的君臣没有交往的缘故。”

【注释】君子之于陈蔡之间：君子，指孔子。 ，同“厄”，穷困，灾难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（哀公四年）楚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，而陈、蔡两国大夫担心孔子被楚任用后对他们不利，于是派徒役包围孔子，致使孔子和他的弟子断粮多日，饿得爬不起来。“于陈蔡之间”即指此事。

（十九）貉稽曰：“稽大不理于口。”

貉稽说：“我貉稽被人家说了很多坏话。”

孟子曰：“无伤也。士憎兹多口。《诗》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孔子也。‘肆不殄厥愠，亦不殄厥问。’文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没关系的。士人总会受到七嘴八舌非议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忧心忡忡排遣不了，小人对我又恨又恼。’孔子就是这样的人。（又说：）“不消除别人的怨恨，也不丧失自己的名声。’说的就是文王。”

【注释】貉稽：人名，生世不详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。 以上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。

（二十）孟子曰：“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，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”

孟子说：“贤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清楚明白，现在的人却要用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的道理去使人清楚明白。”

（二十一）孟子谓高子曰：“山径之蹊，间介然用之而成路；为间不用，则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”

孟子对高子说：“山坡上的小路，一段时间内经常去走才能成为路；只要一个时候不走，茅草就会堵塞住它。现在，‘茅草’堵塞住你的心了。”

（二十二）高子曰：“禹之声尚文王之声。”

高子说：“禹的音乐胜过文王的音乐。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

孟子问：“凭什么这么说？”

曰：“以追蠹。”

高子说：“因为（禹传下来的钟上的）钟钮都快断了。（可见人们喜欢演奏它。）”

曰：“是奚足哉？城门之轨，两马之力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这哪足以说明问题呢？城门下的车迹很深，是一二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？（那是年深月久车马过得多了造成的。禹传下的钟钮快要断了，也正是年代久远的缘故。）”

【注释】 追（du）蠹：追，钟钮；蠹，要断的样子

（二十三）齐饥。陈臻曰：“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，殆不可复？”

齐国饥荒。陈臻说：“国都里的人都认为老师会再次（劝说齐王）打开棠邑的粮仓（救济百姓），恐怕不会再这么做了吧？”

孟子曰：“是为冯妇也。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虎，卒为善，士则之。野有众逐虎，虎负，莫之敢撓。望见冯妇，趋而迎之。冯妇攘臂下车。众皆悦之，其为士者笑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样就成冯妇了。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，善于打虎，后来行善不打虎了，士人都效法他。（有一次）野外有许多人在追逐一只虎，老虎背靠山的角落，没有人敢靠近它。（人们）远远看见了冯妇，便跑上去迎接他。冯妇便捋起袖子下车（去打虎）。大家都喜欢他，可是那些称为士的人却讥笑他。”

（二十四）孟子曰：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。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知之于贤者也，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口对于美味，眼睛对于美色，耳朵对于好听的声音，鼻子对于香味，四肢对于安逸，（都是极喜欢的，）这是天性，（但能否享受到，）其中有命的作用，所以君子不谓天性。仁对于父子关系，义对于君臣关系，礼对于宾主关系，智慧对于贤者，圣人对于天道，（都是极重要的，）这都由命决定的，（能否得到它们，）其中也有天性的作用，所以君子不谓命的作用。”

（二十五）浩生不害问曰：“乐正子何人也？”

浩生不害问道：“乐正子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孟子曰：“善人也，信人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是个善人、信人。”

“何谓善？何谓信？”

（浩生不害问：）“什么叫‘善’？什么叫‘信’？”

曰：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乐正子，二之中、四之下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值得喜爱的叫‘善’，自己确实具有‘善’就叫‘信’，‘善’充实在身上就叫‘美’，既充实又有光辉就叫‘大’，既‘大’又能感化万物就叫‘圣’，‘圣’到妙不可知就叫‘神’。乐正子是在‘善’和‘信’二者之中，‘美’、‘大’、‘圣’、‘神’四者之下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 浩生不害：姓浩生，名不害，齐国人

（二十六）孟子曰：“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。归，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与杨、墨辩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从而招之。”

孟子说：“避开墨子这一派，必定会归入杨朱这一派；避开杨朱这一派，必定会回归到儒家这一派。回归了，接纳他就是了。而现在同杨朱、墨子辩论的人，好像在追跑掉的猪，已经追回、赶入猪圈了，还要接着把它的脚拴住。（这未免过分了。）”

（二十七）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。”

孟子说：“有征收布帛的赋税，有征收粮食的赋税，有征发人力的赋税。君子征收了其中一种，就缓征其他两种。同时征收两种，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了；同时征收三种，就会使百姓们父子离异各顾自己了。”

（二十八）孟子曰：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宝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”

孟子说：“诸侯的宝物有三样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的，灾祸必将落到他身上。”

（二十九）盆成括仕于齐。孟子曰：“死矣，盆成括！”

盆成括在齐国做官。孟子说：“盆成括要丧命了！”

盆成括见杀，门人问曰：“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？”

盆成括被杀，学生问道：“老师怎么会知道他将被杀？”

曰：“其为人也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他有点小才智，但不懂君子的大道理，那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 盆成括：姓盆成，名括。

（三十）孟子之滕，馆于上宫。有业屨于牖上，馆人求之弗得。或问之曰：“若是乎从者之廋也？”

孟子到了滕国，住在上宫。有一双还没织好的草鞋放在窗台上，旅馆里的人来找而没有找到。有人问孟子：“跟随你来的人怎么竟像这样乱藏人家东西呢？”

曰：“子以是为窃屨来与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以为这些人是为了偷鞋子而来这里的吗？”

曰：“殆非也。夫子之设科也，往者不追，来者不拒。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大概不是的。先生订了规章条例（接收学生学习），走了的不追究，有来的不拒绝。只要凭着求学愿望来的，就接收他罢了。（这可难免会有手脚不清的人混进来呢！）”

（三十一）孟子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无穿逾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，无所往而不为义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餽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餽之也，是皆穿逾之类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，把它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干的事上，就是仁；人人都有不肯去干的事，把它推及到他所肯干的事上，就是义。一个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扩展开去，仁就用不尽了；一个人能把不愿扒洞翻墙（行窃）的心理扩展开去，义就用不尽了；一个人能把不愿受人轻蔑的心理扩展开去，那么无论到哪里，（言行）都是符合义的了。士人，不可以交谈而去交谈，这是用言语试探对方来取利；可以交谈却不去交谈，这是用沉默试探对方来取利，这些都是扒洞翻墙一类的行径。”

【注释】 尔汝：尔、汝，都是第二人称代词，古代尊长称呼卑幼时用如果平辈之间用来称呼，则是对对方的轻视。 餽（tǐn）：取。

（三十二）孟子曰：“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；守约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而道存焉；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”

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轻。”

孟子说：“言语浅近而含义深远，这是善言；把握住的十分简要，而施行时效用广大，这是善道。君子所说的，虽然是眼前近事，而道却蕴含在其中；君子所把握住的，是修养自己，却能使天下太平。常人的毛病在于荒弃自己的田地，却要人家锄好田地，要求别人的很重，而加给自己的责任却很轻。”

【注释】 不下带：带，腰带。古人视不下带，即只视带之上。此处比喻注意眼前常见之事。

（三十三）孟子曰：“尧、舜，性者也；汤、武，反之也。动容周旋中礼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为生者也。经德不回，非以干禄也。言语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尧、舜的仁德，是出自本性；汤王、武王的仁德，是（经过修身）回复到本性。动作容貌等一切方面都符合礼，这是美德的最高表现。为死者哭得悲哀，不是做给活人看的。遵循道德而不违背，不是用来求官做的。言语必求信实，不是用来修正自己的品行的。君子遵循天然的道理去做，以此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。”

（三十四）孟子曰：“说大人，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数百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般乐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”

孟子说：“向权贵进言，要藐视他，不要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殿堂几丈高，屋檐几尺宽，我要得志了，就不这么干。面前摆满美味佳肴，侍妾有数百人，我要得志了，就不这么干。饮酒作乐，驰骋打猎，让成千辆车子跟随着，我要得志了，就不这么干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我所不愿干的；我所愿干的，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，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？”

【注释】 榱（cu）题：屋檐下的椽子头，这里借指屋檐。

（三十五）孟子曰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修养善心的方法，没有比减少求利的欲望更好的了。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少，那么即使善心有些丧失，也是很少的；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多，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，也一定是很少的。”

（三十六）曾皙嗜羊枣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枣。公孙丑问曰：“脍炙与羊枣孰美？”

曾皙爱吃羊枣，（死后，他的儿子）曾子就不忍心吃羊枣。公孙丑问道：“烤肉与羊枣，哪样味道好？”

孟子曰：“脍炙哉！”

孟子说：“当然是烤肉！”

公孙丑曰：“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？”

公孙丑又问：“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烤肉而不吃羊枣？”

曰：“脍炙所同也，羊枣所独也。讳名不讳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独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烤肉是大家共同爱吃的，而吃羊枣是（曾皙）独有的嗜好。（因此曾子不忍心吃。）（如同避讳）只避名不避姓，因为姓是很多人共用的，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。”

【注释】 羊枣：即黑枣，因形状色泽似羊屎，故称羊枣。

（三十七）万章问曰：“孔子在陈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，不忘其初。’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”

万章问道：“孔子在陈国说：‘何不回（鲁国）去啊！我乡里的年轻弟子志大而狂放，想进取而不改旧习。’孔子在陈国时，为什么要惦念鲁国那些狂放的读书人呢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孔子‘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’。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孔子说过，‘找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交往，必定只能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。狂者一味进取，狷者（遇事）拘谨、退缩’。孔子难道不想结交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吗？（只是）不能一定结交到，所以想结交次一等的人。”

“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？”

（万章问：）“请问怎样的人能称作狂放的人？”

曰：“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像琴张、曾皙、牧皮，就是孔子所说的狂放的人。”

“何以谓之狂也？”

（万章问：）“为什么说他们狂放呢？”

曰：“其志 然 ，曰‘古之人，古之人’。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 之士而与之，是 也 ，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‘过我们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乡原乎 ！乡

原，德之贼也。’ ”

孟子说：“他们志向远大、口气不凡，开口便说‘古代的人，古代的人’。考察他们的行动，却（和他们的言论）不全吻合。（如果这样的）狂者也结交不到，就想找到不屑于干肮脏事的人同他结交，这种人就是狷者，这是又次一等的了。孔子说：‘路过我门口而不进我屋子，我不感到遗憾的，大概只有乡原吧！乡原是戕害道德的人。’ ”

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？”

万章问：“怎样的人能称他为乡原呢？”

曰：“‘何以是也？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“古之人，古之人”。’ ‘行何为踽踽凉凉？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’ 阉然媚于世也者，是乡原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乡原指责狂者说：）‘为什么志向、口气那么大？说的不顾做的，做的不顾说的，却还说什么“古代的人，古代的人”。’（又批评狷者说：）‘做事为什么那样孤孤单单？生在这个社会，为这个社会做事，只要人家认为好就行了。’像宦官那样在世上献媚邀宠的人就是乡原。”

万子曰：“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”

万章问：“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忠厚人，所到之处也表现出是个忠厚人，孔子却认为（这种人）戕害道德，什么道理呢？”

曰：“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‘德之贼’也。孔子曰，恶似而非者：恶莠，恐其乱苗也；恶佞，恐其乱义也；恶利口，恐其乱信也；恶郑声，恐其乱乐也；恶紫，恐其乱朱也；恶乡原，恐其乱德也。君子反经而已矣。经正，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这种人，）要批评他，却举不出具体事来；要指责他，却又觉得没什么能指责的；和颓靡的习俗、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，平时似乎忠厚老实，行为似乎很廉洁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他也自认为不错，但是却不能同他一起学习尧舜之道，所以说是‘戕害道德的人’。孔子说过，要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：憎恶莠草，是怕它淆乱禾苗；憎恶歪才，是怕它淆乱了义；憎恶能说会道，是怕它淆乱信实；憎恶郑国音乐，是怕它淆乱雅乐；憎恶紫色，是怕它淆乱了大红色；憎恶乡原，是怕它淆乱了道德。君子是要回复到正道罢了。正道的形象树端正了，百姓就会奋发振作；百姓奋发振作，就不会有邪恶了。”

【注释】 琴张、牧皮：都是人名，身世不详；有人说是孔子的学生。（xi o xi o）：志向远大、口气不凡。：同“狷”。乡原：指看起来恭谨忠厚，实质上却没有是非原则，苟同世俗，只图博取好名声的人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好好先生。踽（j）踽凉凉：孤单

冷清的样子。

（三十八）孟子曰：“由尧、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，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，若伊尹、莱朱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由孔子而来至于今，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！”

孟子说：“从尧、舜到商汤，有五百多年，像禹和皋陶，是亲眼见到过而知道尧、舜的；至于商汤，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。从商汤到文王，有五百多年，像伊尹和莱朱，是亲眼见过而知道商汤的；至于文王，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。从文王到孔子，又有五百多年，像太公望和散宜生，是亲眼见过而知道文王的；至于孔子，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。从孔子到现在，有一百多年，离圣人的时代是这样的不远，离圣人的家乡是这样的近，这样的条件下还没有继承的人，那也就不会有继承的人了！”

【注释】 莱朱：传说是商汤的贤臣，一说就是仲虺（huì），商汤的相。 太公望：即吕尚，见本书《离娄上》第十三章注。散宜生：姓散宜，名生，周文王的贤臣。

